

德育古鑑

清·史潔瑄（玉涵）輯

[原序](#)

[舊序](#)

[重印序](#)

[孝順類](#)

[和睦類](#)

[慈教類](#)

[寬下類](#)

[勸化類](#)

[救濟類（上）](#)

[救濟類（下）](#)

[交財類](#)

[奢儉類](#)

[性行類](#)

[敬聖類](#)

[存心類](#)

[附錄：三破．七辯](#)

[附錄：立命說](#)

[附錄：淨意說](#)

[附錄：功過格](#)

原序

清康熙．史潔瑔

功過格之書，其來尚已。周濂溪先生云：「正初學入德之門。」邵堯夫先生云：「可以扶經翼傳。」楊龜山先生云：「指點善惡，歷歷醒人，讀之如聞清夜鐘。」朱晦翁先生云：「四書為理，此格為條，初學不可一日不置案頭。」蓋古之君子，未有不從繩趨矩步，日積月累，而克底於有成者也。乃近世悠悠，瞽焉罔覺，甚者非笑而詆毀焉。或則半信而半疑焉；或亦心識其然，因循而廢閣；或又始奮而終怠焉。嗟乎！斯學之棄置於天下也久矣！為是者有本有原，不明其理、不信其事之過也。夫理，幽而難知也；事，顯而易見也。攷之往古，而有其事焉。其事可傳，其理可傳也。採之近今，而亦有其事焉。其事不誣，其理誠不可誣也。就其不誣而可傳者，以為不誣，而不必盡傳之。概以與吾黨共信而明之，則余功過案之輯，所以不病其瑣，而又不虞其漏也。說在乎陳眉公之序世史矣！其言曰：「史者，古今之大帳簿也。」夫作善作惡，小德小過，總之皆上帳簿之人也。二部童子，日游夜游，並世所稱台彭司命，皆記帳簿之人也。上而天帝，下而閻羅，算帳簿之人也。陽報陰報，降殃降祥，結帳簿之時也。而予則間錄其帳簿所傳一二宗，以為天下後世一稱述者也。戒之戒之！鬼神在上，本心難欺。入聖入禽，無非在我。為善縱未必得福，世無可不為之善；為惡縱未必得禍，世無可為之惡。而況為善則必得福，而可有不為之善；為惡則必得禍，而可有或為之惡耶！凡我人斯，庶共勉之。康熙九年二月宜興史潔瑔題於貽穀堂

附紀

先大父手輯《感應類鈔》，載閱寒暑。書成，繕寫三巨冊，躬形弗怠。年五十，始得嗣。又八年，書稿克付剞劂，基月而產先子。後猶及見兩子成立，弗替詩書。先子嘗稱是編為吾家積慶之驗，所以訓誡不肖。崧輩惟恭承大父志是亟。崧不逮事大父，然遺言往行，聞諸庭塾之訓甚詳。緬懷大父蚤棄諸生服，偕先哲碩儒游。循習復七良規，靜中有善無惡。是編諸所纂輯，悉本斯志，從事

其間而獲禔福者，彌復不淺，今亦何能殫述。自雍正癸卯，友人吳中傑紹良氏忽有感驗，為補鐫立命說，請復印行是編。厥後崧家與同善諸子所印行，不下萬本。比因王君瑄、汪君庭槐等願益廣其傳，公捐資費，延客續印；且將囊百千部以行諸遠。崧竊喜大父樂善之志，久而益著；而王君、汪君暨諸相好之同善集慶，尤為無量也。爰略書顛末。至大父與先子昆弟，兩世之文學行誼，則已見吾師儲畫山太史所著之息菴道人傳。又瞿君時夏嘗並撰澹園、禮存兩先生家傳，茲弗復贅云。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十一月朔旦 孫男 崧峻升 字昭 百拜謹識

舊序

清光緒 聶緝槩

《感應類鈔》一書，宜興史玉涵先生所輯也。其書以「功過格」為之綱；敘述往事，為「功過案」以為之目。為類十有二，為條二百九十有六，間以己意評鶩之，終之以淨意、立命、改過、積善諸論說。蓋將以發明天人感召之理，示天下以善惡之分途。其心則釋迦普度眾生之心，其道即宣聖有教無類之道。其旨微而顯，其事信而徵。其語取平易而近人，其理合勸懲而並用。固宜其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歷百世而不易矣；何至於今日，而其不絕者乃如線耶？蓋果報之說，向為儒者所不談。近世發明科學，由理想而進實驗，窮極技巧，至於不可思議，一切吉凶死生鬼神之說，胥不足挂通人齒頰。有語及者，聞之率掩耳走，以為非迂即誕。論者方幸為民智既開，致太平有日；而孰知世道人心，實已墮壞於冥冥之中，岌岌焉不可以終日。有心人所為急起直追，不得不於舉世波靡之餘，係千鈞於一髮。此余所以有重刊是書之舉也。夫余亦豈樂為此迂誕之言哉？良以福善禍淫，尚書之古義；優勝劣敗，天演之公言。人非至愚，固無不喜福而慮禍、好勝而惡敗也。顧喜之者未必得福，而或以之賈禍；好之者不必皆勝，甚且因而致敗。此豈其求之有未至哉？則以未得求之之道耳！夫有求之之道而不知求之者，下也；率其求之之道以為求者，中也；心無所求，而自然中乎求之之道，卒不啻如其求以償之者，上也。上焉者，有是書可也，無是書亦可也。

下焉者，雖有是書而若無焉。其諸其為中人者，不可無是書乎！世界大矣！民生眾矣！聖賢仙佛，既曠世不一覩；元惡大憝，亦戾氣之所特鍾。凡夫園顛方趾，負氣含生，類皆具可聖可狂之質，居近朱近墨之間。誘而進之，可以胥天下而為善人；放而縱之，亦可以胥天下而為惡人。夫至於胥天下而為惡人，則雖有至堅之械艦，至巧之工作，亦豈可一日立於天地之間？吾恐人類將由此而滅絕，而豈僅種族強弱云爾哉？宜興史先生之輯是書也，成於康熙九年。其時鼎革未久，海宇騷然不靖。其蠢頑者，方將嘯聚山澤，乘間竊發，飽鋒鏑，膏原野，以為得志；而豪傑功名之士，亦惟以勘定禍亂、輔佐太平，誇耀其勳績。誰復留意於是書者？而先生獨不避迂誕之誚，孳孳汲汲而為之，以行於當時，垂於後世。其所以有補於世道人心者，功豈在禹下哉？以今之時，視國初之盛，固知其不逮；而世局之日變而日新，愈趨而愈下，其存亡絕續之幾，更間不容髮。吾為此懼，吾益不得不體先生之意，而廣是書之傳。先生有言：「借富貴福澤以使人積德累功，非借積德累功以使人富貴福澤。」固明明為中材者也。天下之人，中材為多，竊願與普天下中材人共讀是書也。其有以吾為迂誕者，吾又悉辭。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衡山聶緝槃序

重印序

民國．聶其杰

德育古鑑，原名感應類鈔，先君嘗序而刊之。民十八予重刊印，改名德育古鑑。其時新潮流正激，有欲盡打倒舊文化之勢，於佛法及感應因果之說，尤所疾視，故將原書中太上感應篇刪而不印，亦由此苦衷也。其書後經印光老法師所稱許，由弘化社重印多版，共數萬冊之多。而原排時訛字極多，殊為缺憾。久思重印，而臥病十年，未能著手。今春以此意函告江陰錢曉 朕居士，居士遂為校正訛字，爰即付刊，並將太上感應篇補入，以復其舊。太上感應篇者，原出抱朴子，述漢世道戒之文。其言「禍福惟人自召，報應如影隨形」，詳列條戒，深切明顯。其中精理名言，多與佛儒經論相發明。比之佛法，雖大小精粗不同，然通俗易解，最便初學，故宋史收入藝文志。宋儒雖多謗佛老，然周子邵子（皆二程之師）及劉屏山先生（朱子之師），則崇信佛法，躬行實踐。周子、邵子、

朱子及楊龜山先生，皆稱美功過格，謂可以扶經翼傳，為初學入德之門。功過格實發明感應篇之旨，引伸其戒條於日用常行之事者，尤為平實切要，宜其為諸大儒所推重也。乾隆時惠定宇先生，以五經四書語註感應篇，自是士林推重，多有能背誦者。予幼時遵庭訓，亦每日背誦斯篇，與經書同。而其能使人崇信者，尤得力於感應篇圖說，於善惡報應，逐條引證事實，易於起信。先君昔年嘗精印數萬冊，於每屆科場，普贈各考生；家慈則於夜間為予兄弟講之。迴思數十年來，有所忌憚，幸免大戾者，此書之力為多也。感應類鈔，則以功過格為綱，以史料事證為目。但取材更精，文雅馴而事翔實，於文學程度較高者更為適宜。在今日一般學生，似為難讀；然吾國文化必有昌明之時，此書終必為世所重。昔曾文正公早年讀袁了凡立命說，遂有志學聖賢，改號曰滌生（見求闕齋日記省克門）。公撰紀氏嘉言序，深以佛氏因果禍福之說為善，謂其警世之功，與吾儒同。晚年日記，猶言生平愆尤叢集，撰聯自警（聯附後）。然則公之學修，始終得力於了凡之學；即因果禍福之說也。故公之為學，務實踐而不託空言，以視一般程朱家之爭門戶意氣，而鮮實效可稱者，度量之相越何其遠也。程朱學者好為高論，動言人不當欣於福而為善，畏於禍而始不為惡，故了凡之說，每為人所譏詆。而不知以欣畏勸人，莫先於孔子。「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非孔子言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文經乎？以文正之賢，猶賴於因果禍福之說以資警策，而謂凡庸之材，不必有所欣畏而自然能為善不為惡乎？范文正公撰竇燕山傳，蓋欣慕其為人，述之以勸世，使人知樂義好善者之終得善報；而公之生平行事，亦即步趨竇氏之所為。范曾兩公之學修事業皆震古鑠今，而其能致此者，則由於確知因果之說有徵，故為善去惡之心出於真實；彼不信因果，無所欣畏之流，能如是乎？至於社會墮落，道德淪喪，以有今日之現象，皆由不信因果報應之所致；則此輩邪說階之厲也。近日佛法雖較前為盛，大抵陳義甚高，而忽於實踐。口常說空，心實著有，非法之想，鮮有能捨；亦由不明因果之義所致。善乎印光老法師之言曰：「因果者，世出世聖人警世之微權也。」又常引夢東禪師之言以教人曰：「凡善言心性者，決不離棄乎因果；好言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竊嘗思之，范曾兩公與袁了凡先生，皆由因果以明心性者也。夫明心性者，不必言之太高。從儒功言之，誠意毋自欺，即明心性之澈始澈終功夫也。夫「毋自欺」亦非大難之事，然未易一遇

其人者，何也？蓋必實有所畏，其毋自欺乃真。故大學言誠意之功，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此所謂天視天聽也，亦即畏天命也。換言之，即畏因果報應也。今日物質學家謂天茫茫無知，故贊美程朱之專窮物理，詆佛法，謂無鬼神、無因果，故相與造惡犯法，為害群眾。而口稱為人民謀幸福，他人耳目所不及，則彼無事不可為。其所以敢自欺欺人者，謂因果無憑、天道不足畏故也。然則今日而言正人心、挽頹俗，舍發明因果之說將何從哉？此書包含感應篇、功過格、了凡四訓諸篇，允為因果感應書之最精者，爰集好善諸君子精印而廣傳之。予所敢斷言者，道德之標準，千古不變，假令有如范曾其人者，復生於中國，仍當以此類之書為入德之門；賢父兄而欲培成子弟之德性，亦必有賴於此書以輔翼六經，庶幾育成美材也。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孟夏聶其杰倚枕力疾草

【附錄】曾文正公聯語：「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為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

謹按同治八年八月求闕齋日記有云：「回憶生平，愆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更無晚蓋之力，乃作一聯。」（如右）公嘗云：「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晚年日記及書札，猶屢言忮心克除未盡，並作忮求詩，以誡諸子，言之痛切。蓋一切陰惡多從忮心而發，此所言災禍，即謂忮心有不可逃之惡果。所言祥和心氣，即從不忮體驗而來。公日記又云：「至淡以消忮心，一樂也。」足見公晚年心氣，無愧無怍。而猶以克除未盡告人者，正其誠意（即淨意）功夫之表見也。聖賢克己功夫至真至切，故心氣有微細之不純，能自覺知；吾輩自恕自欺，雖滿腔意惡，而不自見災禍之來，不知其為自因自果也。此聯是立命說中感應之義，亦即實行俞良臣淨意之說。兩文皆發明佛儒修持之精義，而常合刊於一冊。於此又足見文正之成就，實得力於此兩文也。其杰敬註。

孝順類

顏光衷曰：天下那有不孝的人？雖有不孝 的人，而稱之孝則喜，名之不孝則怒且愧。充此良知，便是大孝根苗，只是習心習氣不能自化，所以依舊不孝也。夫不孝之所以習成者，約有數端：一曰驕寵。為父 母憐愛過甚，常順他性子，讓他便宜，任他佚豫。驟而拂之，則便不堪。人前出言稍有差錯，父不忍唐突於子，而子乃敢唐突其父。積此驕縱，他人處展不得手，獨 父母處展得手。遂真謂老年人無聞知矣！一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肆。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 憶其痛癢。一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室。甚且明以父母兄弟為俗物，不樂相對，則豈有孝弟之念由中而出也？一曰 忘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嘍起；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 之。以親愛為固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以訓迪為聲牙，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為平等，且有強與吾事而怒眈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為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應以與吾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 親。親不能自養，而待養吾財，則益厭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因財相夷者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顧者矣！亦思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錢來，而襁哺無缺 以至今日，誰為者乎？一曰戀妻子。有美味錢財，欲以娛妻寵子；有良辰佳會，欲以擁妻抱子，而悅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為我子，而我為誰子？親子我，而我不 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和好，固是一家樂事，然當呱呱待哺，便溺未分時，妻能顧復我耶？父母看得子成人，娶得媳婦，不勝終身之喜；乃有婦而親，反不得 有子耶？一曰爭妒。天之於物也無私蓋，而栽培傾覆，物自為分；父母之於子也無私愛，而順我逆我，子自為異。若順我者愛多，逆我者愛少，此亦天下之大公也。 人子而失愛於父母，便當自怨自艾，平心靜氣，深思何以失愛之由。縱使大節未嘗有異，而語言氣度、聲音顏色，必有大不妥者。但能起敬起孝，久之自然和順。若 見兄弟之得愛，而眈眈側目，齟齬不平；父母知之，豈不益加嗔怒？因而桀驁怨懟，其不流為大不孝者幾希矣！數者，為人子者所當時時醒惕、事事檢點、念念克 治。勿以親心之慈，我可自恕；勿以世道之薄，我猶勝人。日謹一日，至孝豈遠是乎！若夫前後嫡庶之間，父母或有偏

向，而為子者亦易生猜怨。期於以至誠格之，必得歡心而後已，大略銷化最急。凡人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有時忽略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一言之忤、一事之左，便覺展轉難化。心既不化，則氣色間不覺拂怒，雖百般調娛，不能恬如無事時也。卑幼尚不能化，何況尊長交相責備，嫌隙益生。左右近習，又或構鬥其間，即欲消遣而不能矣！暫時擺脫，觸則復起矣！猛力遏住，發乃愈甚矣！此仁人於弟，所以不敢曰無怒無怨，而曰不藏不宿也。古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母人子之間，原不可一概論理。亂臣賊子，其始皆見君父有不是處，微根不除，遂至橫決耳。豈惟怨怒不可使有宿物，即要父母兄弟從天理上行，要父母兄弟親我愛我，此是好意，亦不可肚腸太急、著手太重。太急太重，則窒而不轉矣！故化人者，化其心而已。化人之心者，先自化其心而已。於至親尤所重云。

又曰：有名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能奉養，而有德色，此猶情之常也。小姓人家，止此一室，父子朝夕團圓，即有語言之傷，尋即消釋，反得率真盡情。乃大家知書者，多有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置之；或憚其執，而託故以遠離之；或厭其眊矚，而不耐以語言色笑親承之。遂至日遠日疏，備物鮮情，意色冷淡，尊而不親。有自謂孝而不可言孝者。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姦私，而得罪於天地。從親之欲，而忘親之身，遂親之惡。孝經以父有爭子，為安親揚名。不然，即身膺貴顯，愈揚親以不義之名，反助親以不義之焰，可謂孝乎？

又曰：五刑三千，固莫大不孝；而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其不孝之罪，特甚他人焉。一曰老。父母當半衰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乃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臥起因人，動遭顛躓。二曰病。纏綿惡疾，歷月經時，遺洩失溺，衣被叢穢，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三曰鰥寡。老境失偶，形影相弔，寒暖誰問，心話莫提。就使兒孫滿前，壯者各擁妻抱子，稚者俱甜寢鼾眠，長夜漏聲不可聽，寒衾如鐵幾時溫。四曰貧乏。撫字力竭，婚娶財匱。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垂首躊躇。望一味以流涎，丐三餐而忍氣。不思身從奚來，常怨有何遺我。此數等之老，其怨氣尤足動天。勸化者，於此便喫緊云。

姚若侯曰：凡人父母得子，極早須二三十歲。子能自家成立，手掙錢財，身登貴顯，極早亦必待二三十歲。然則為父母者，等得子能養時，極早已得五六十歲人矣。譬如持短燭而行長路，奔趨投宿尚恐不及，況敢逍遙中路哉？為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漏盡雞鳴，同衾共枕，寧知堂上白髮眼暗之老人，又復刪除一日耶？妻子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況妻可再續，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返，上天下地尋覓無門，悔何及矣！危乎危乎！幸未及此，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路見於夫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至粟萬鍾，思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蘭公名期，事父母至孝，至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弟王，語蘭公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人，王道為之成。子能孝弟，不久度世。」授以祕訣，竟證仙果。

太和楊黼，辭親入蜀，訪無際大師。遇一老僧，問所往。黼曰：「訪無際。」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黼問：「佛安在？」僧曰：「汝但歸，見披衾倒屣者，即是也。」黼遂回。一日，暮夜抵家，扣門。其母聞聲，喜甚，不及衫襪，遽披衾倒屣而出。黼一見感悟，自此竭力孝親。年八十，誦偈而逝。

徐積，字仲車，淮安山陰人。生三歲，父卒，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幼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既冠，從胡安定學，深得正心誠意之旨。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每日衣冠問候，備物而養，如有所失。應舉，不忍離親，遂徒步載母入京。以父諱石，生平遇石不踐。或告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吾見之，惕然傷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母卒，號慟嘔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廬墓，率合古禮。哀呼問視，一如生時。卒諡孝節先生。淮人至今祀之，比於曾閔云。

姜 詩，廣漢人，妻龐氏。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躍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經其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遺以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顯宗徵為江夏令。卒於官，鄉人為立祀。

唐龍，蘭谿人，性至孝。早失怙，止母在堂。其歷宦也，每早必具衣冠，向拜問安否，然後上堂理事，晚亦如之。太夫人稍有恙，即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憂形於色。所至以活人為心，以祈母壽。仕至冢宰。子汝楫，壯元及第。

崔沔，少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躬親奉養，不脫冠帶者三十年。溫清適時，每美景良辰，必扶持遊宴，笑談陳說於前，母忘其所苦也。後年亦高，官尊重矣，躬與子姪，植果以致敬。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仕至中書侍郎，子佑甫，為賢相。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楊 孝子，武進圩橋里人也。父母貧且病，自念不能供親，乃冒恥行乞。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雇為傭，不受。曰：「吾親病，烏可一日離？」自是行乞亦無空乏。有餘錢，延醫療親。父母相繼亡，乞得棺，脫己衣殮之。時嚴寒，赤身忍凍，弗恤也。殯於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月餘死。鄉有徐道之者，病且死。攝至冥府，立丹墀下。紫袍官入報云：「楊孝子到矣！」

冥王迎入。吏人持公服，前請更衣。道之就視，即楊丐也，因懇為查楊壽盡否。楊登殿，冥王尊之上座，曰：「久仰孝行，玉帝有旨召君，非地府敢驚瀆也。」楊因為徐查陽壽，尚當活一年。道之甦，述其事。

齊僧道紀，道行高邁。於鄴城東講經，往即擔奉其母，及經像等。語人曰：「母必親供者，以福與登地菩薩等也。」衣著飲食，大小便利，皆躬為經理。有助之者，輒拒之，曰：吾母非爾母也。」道俗聞者，多感化焉。

薛包，汝南人。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扑。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悟而命還。

顧 態，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鍾愛之。態每歲束脩，悉以奉父。庚子春，館於張氏。赴館之日，張知其孝行，即具一歲脩金送之，告以：「今日之銀，公父未知也。此間有田欲售，可買之。俟秋成，可得租若干。」態曰：「不可。豈可為幾石米易其心，且欺吾父哉？」卒持以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進士，官翰林。

巴郡杜孝，役於成都。念母平日喜食生魚，乃以巨竹筒盛魚二頭，投中流。祝曰：「我母必當得此。」其婦在家出汲，見筒觸岸，取視，獲二魚。笑曰：「吾婿愛母，以是相寄也。」

常 州有村媼，老而盲，惟一子一婦。婦方炊未熟，子呼往田所，囑姑畢其炊。媼盲無所睹，飯成，誤以溺器貯之。婦歸，不敢言。先取其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近器 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婦若有人攝去。頃之，開霽。乃在近舍林中，懷脅得小布囊一，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餽。明日視囊，米復如故。

任元受，宋人。母老多病，元受遍閱方書。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知，用藥必效。張魏公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以遺母，不以獻公，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

徐一鵬，字季祥，鄞人。至孝食貧，授徒海濱。一夕感異夢，覺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一嶺，猝遇虎當道。季祥祝曰：「吾為父病馳歸，即劇虎牙，吾何怖焉？」虎返顧，曳尾去。歸而父果病憤。季祥至，即急蘇。曰：「兒適歸，將無道遇虎乎？予頃被攝，至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已當終。爾子純孝所感，虎且避不敢前。為孝子故，特延爾一紀。』」

阮孝緒，字士宗。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母藥必須生人葷，舊傳鍾山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隨之至一所，鹿忽滅。就視，獲葷。母立愈。

晉陵城東顧成，娶錢氏女為媳。媳寧母家。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令人神悸股慄，至親不敢過問。成先得是疾，婦及諸子凡八人，俱伏枕待命。媳聞信，急欲趨視，父母力阻之。氏曰：「夫之娶妻，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病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成家明見鬼物相語云：「諸神皆護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受譴非小。」一家八口俱得活，此順治甲午三月事也。

六朝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同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迫。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萬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砍驃，綜抱父於腹下。賊砍綜，頭面凡四創。綜已悶絕，有一賊從旁來，語其眾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父子並得免。

鮑 出，興平中人。三輔亂，出兄弟四人，家居奉母。無食，留母守舍，偕行採蓮實以食母。餓賊數十人略其母，以繩貫手驅去。出歸，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何如？」出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烝噉，用活何為？」乃獨追賊。賊布列待之，出砍賊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跳越圍，又砍數人。賊驅出母前去，出復追擊之。見其母與鄰媼同貫相連，出益奮擊賊。賊問曰：「卿欲何得？」出指其母示之，賊解還出母。鄰媼望出求哀，出復砍賊。賊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鄰媼曰：「我嫂也。」賊復解還之。母不能行，出乃以籠盛母，負之而歸。母年百餘乃終，出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吉 玢，字彥霄。父為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延尉，罪當死。玢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以其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脅誘之。玢對曰：「囚雖幼，豈不知死可畏！顧何忍見父極刑，自延弱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何受人教耶？」延尉以聞，帝宥其父子。丹陽尹王志求，議舉其純孝。玢曰：「尹何量玢薄也？」父辱子死，斯道固然；玢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辱甚矣！」固拒而止。

賈直言，唐人。父道冲，德宗朝，洩禁中事。帝怒，賜酖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直言既持盃，自飲之，立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上聞，減道冲死，流南海。

庾子輿，父卒官巴西，奉喪歸。時秋水方壯，灩澦岡（註）微露水面，瞿塘之流，尤為湍悍；天又將雨，舟人大恐。子輿仰天痛哭，一慟未終，而水勢頓減二十餘丈。舟甫過險，水復如初矣。

【註】灩澦岡：又稱灩澦堆，長江三峽中險灘名，在瞿塘峽口。堆旁水勢湍急，激成漩渦，舟行為患。~出版者註

宋華寶，父戍長安，時年十六。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成親。」及長安陷，父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慟號彌日。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顗宿，衣悉衲布；顗覆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予於諸格每條下，多採古今格言，或先輩名評，半參以管見。此格惟首列顏姚二先生之論，而於每條下，絕不能贅一辭。蓋父母恩同天地，既不可以理論，又難輕以情言。嘗詠六條孝順歌曰：「我今未說淚先零，難報雙親罔極恩。真是斷腸談不得，那能說與眾人聽。」每到古人至性動人處，惟有淚涔涔下而已。

吳二，臨川小民也。母老，事之曲盡其歡。一夕，夢神曰：「汝明日午刻，當為雷擊死。」吳以母老乞救。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清晨具饌白母，云將他適，請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暗，雷聲闐闐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自出田野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竟無恙。亟歸拊其母，猶危疑未敢以告。夜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卒孝養終身焉。

喻氏，鄞邑支祖宜妻也。姑嚴急難事，喻恭順無間言。一夕，夢神告之曰：「汝前生為牟容妻。年三十，病殯殍逾年。汝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時，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死，天乎胡不平！』司命聞之於天，有旨令焚汝尸，而氣已絕。今當結汝宿業，死於雷斧之下，來日俟之。以汝今生孝德，故先期告汝。」喻驚而寤。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姑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具述所夢。炷香立於屋南樹下，仰天祝曰：「婦之死，宿孽當爾，有所不辭。但念姑老夫貧，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為父母辱，二也。身有孕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二事皆不可避，獨支氏無後爾。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陰雲

晝晦，風雷交至。遇梓潼帝君察知其情，奏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遂被雷震；而喻氏獲免。

開封有某翁者，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聯某氏，未娶。適周王選宮女，女家促完婚。翁姑貧，乃典身充聘。新婦入門知之，大慟，曰：「為婦豈忍令翁為傭耶？」遂取簪珥質錢，將以贖翁。長婦不孝而貪，乘間竊錢去。夫疑婦中悔而匿其錢。婦無以自明，又傷翁無可贖，鬱極氣閉而卒。殮而厝柩他所。三日，姑令長婦往祭亡婦柩。俄雷雨作，聞喚門聲，啟之，則新婦也。姑大驚曰：「爾鬼也。」曰：「新婦，人也。我初如睡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止。適聞大震，不覺身乃在此。」眾往柩處視之，棺蓋揭開，長婦跪死於地，原錢在手。

宋世陳廿三者，山居獷悍。父年老，每遭忤觸，至不能忍。數以手加額曰：「願不孝之子，蛇傷虎咬。」父沒後，廿三偕與徒黨，入深山採木，有蜥蜴螫其足。又進而前，遇虎突出。諸人皆奔避之；廿三以足螫獨遲，竟為所噬。

龍游徐姓者，兄弟二人，相距十餘里，五日一輪養母。兄貧甚，而弟稍饒。兄供母，輪內缺二日。語母曰：「食乏，且往弟家，後當補缺。」母往，及門不納。曰：「兄供未滿。」母語以兄意，堅拒如初。母聞飯熟，乞少止飢。弟密令妻取飯置床，覆以被。母乃垂淚還。未里許，雷電交發，妻死於門，夫死於堂。鄰人閱其床，飯尚蒸然在器也。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六日，上海申報載，海通社華沙五日電：「波蘭索里卡村，昨日發生駭人之逆倫慘案。有平民勃里斯圖巴者，年三十二歲，因繼承財產關係，與其母發生口角，竟以利斧將其母砍死。勃甫自家中逃出，即觸雷電而死。鄉人咸謂雷殛逆子云。」

按古書所載雷殛不孝事，多至不可勝數。今科學家曰：雷乃空中電氣，偶被其所觸，非神所使也。幼年學生入校讀書，教師必以此等言教之。謂凡信鬼神禍福因果報應者，乃迷信也。青年受此等影響，肆無忌憚，遂造成今日之萬

惡社會。然雷懲隱惡，見於左傳；至誅擊不孝，古今紀載尤多。豈能以一己之主觀，抹殺多數之事實！右錄波京專電，由外國通訊社所傳，遍載各國報紙。由此可知，雖不信雷神之國，雷亦顯其威神。雷之所以有靈，即自然因果律之表現耳。且逆子出門，立被擊死，報應之速，足證明中國各書所記同類之事。新學家所視為神話者，今可信其非捏造也。己卯夏日聶其杰識（按：此二段評註，係民國廿八年聶其杰居士重印本書時所增入。~出版者~）

胡霆桂，為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答之，政化大行。

丁太學，嘉靖時人。有苟仙姑者，談休咎若券，丁將謁選，問焉。姑不應。固問之，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矣！即臚仕，可唾棄，矧貲郎蓂爾耶！」丁竟謁選，領郡幕。聞訃，匿焉。買舟之任，怪風起，舉家溺死。

【註】談休咎若券：意指談吉凶非常準確。

【註】矧貲郎蓂爾：何況估量你的生命（暗示生命有危）。~出版者~

羅鞏，大觀間，遊太學。以前程禱於神，夢神告曰：「子父母久不葬，已得罪冥司。可亟歸，前程不必問也。」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卒。

葬者，藏也，骨肉得所藏則安。嘗見世俗有兄弟數輩，惑於各房風水之說，以致互相阻撓，遷延歲月，甚至閔子及孫，苟且委棄而後已。夫葬以安父母，父母安則凡所生皆安。青龍、白虎，明堂分管之論，予稽之古昔葬經，並無有之。夫天地無全功，原不可十分求備，若夫一方偏枯太甚者，則此處風吹水走，原非吉地也。一房不利，他房寧得利乎？吾願世之營葬其親者，只一心以安父母為主，則葬自然易速。陰地不如心地好，苟盡孝心，子孫何患不貴盛？若夫吝財惜

費之徒，苟且其親，謬託速葬，而輕棄親骨於水泉蟻穴之中者，斯乃不孝之尤，又不可同日語矣！

沛國民張義，務本力耕。常恐有過，籲天懺悔。既老而病，恍然至陰府。主者示以黑簿，簿中列義所作罪目，皆已句破，惟餘一事不句。視之，乃義少時，父遣刈麥，瞪目而拒父。微有詆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最為深重，不易懺悔故也。義甦，以此切誡後人。

若早知悔悟，而力行孝道，是亦可以句破乎？然二親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是以君子行孝，正須及時。

俞麟，太原諸生也。同社王用予，事帝君甚謹。一日，夢至帝君前，戒諭至切。用予既叩己所就，為問俞麟。帝君曰：「俞麟應得一科，因事親用腹誹法，且谿刻論人，不近情理，而偽以君子長者自命，故黜其科。」用予問：「何謂腹誹？」帝君曰：「彼父母凡語言舉動，麟心輒不謂然，但勉強不露聲色，浮沈順之。真性日漓，偽心相與，是視親如路人矣！假行竊名，最撓神怒。」麟果終身不第。

論不孝至此，纂微矣！然孝為心德，大順大逆，總分乎此。所以言養者，必以養志為主，而口體次之；言孝者，必以愛敬為主，而牲鼎非所論也。

和睦類

楊椿、楊津，兄弟友愛。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未寄，不先入口。一家百口，人無間言。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甚至。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至老彌篤如此。

讀書錄曰：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深人晚年昆季之愛。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通耗問；遇於途則恥下車，閱於牆則思角訟；結異姓為弟兄，迎讒夫為上客；家眾操戈，野鬼瞰室，非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許武，字文長。早孤，有二幼弟。武身事耕種，二弟雖未勝耰鋤，必使從旁觀看。夜則挑燈讀書，坐二弟於席側，口授句讀，細為解說。無刻不訓以道義之方、成人之事。稍不率教，輒跪家廟前云：「自己無德，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啟牖二弟！」二弟號泣請改乃起，終不以疾言厲色相加也。室中止設一榻，三人同寢。有勸武娶者，答曰：「娶妻易生嫌隙，恐傷吾手足之情。」以薦入朝，為議郎。隨解組歸，先與二弟議親，後方自娶。二弟俱學成，並得選舉。

顏氏家訓有云：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矧藐爾遺孤，伶仃困苦，為之長者，所當以兄之友而行父之嚴，又兼母之慈；其教導保恤，尤宜無所不至。論兄弟者於此，固又是一局也。

王覽，祥後母朱氏所出也。祥事後母至孝，而母數欲危之。覽盡心調和其間；每撻祥，覽輒泣涕抱持。嘗置酒酖祥，而覽知其意，作取飲狀。母驚，覆酒。有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卒化母成慈。祥後仕至太保，而九代公卿，則皆覽之後也。

王祥孝，王覽之格親更孝。王覽難得，覽妻之與夫同心尤難得。後母弟至此，至矣！

牛弘，字里仁。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古今論兄弟之失和也，必曰言語之忿、財產之爭、婦女之間。而二者之釁，又多由於婦女。蓋異姓既非同氣之親，閨房曾無遠大之見，纖悉必達諸夫聽，甚有因而緣飾者矣！指揮一任諸婦言，久而恰如根心者矣！弘妻一言至再，應是世俗常情；弘之毫無所怪，固由性有真愛。

薛包，事父母至孝。及父母歿，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奴婢則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心意所戀也。」任弟所願分之。後諸弟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妙在俱與諸弟以可受，絕不矯廉求名。

趙彥霄與兄彥雲，親喪，同居二十年。彥雲浪游廢業，彥霄數諫不聽，遂求分析。分後五年，兄之產業蕩然，逋負盈門，漸欲逃亡。弟因除夕置酒，迎兄嫂飲。告曰：「弟初無分析之心，以兄用度不節，惟恐悉皆蕩盡，不得已而分。今幸守先業之半，尚足供伏臘之需。今日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即取分書焚之。倉庫管鑰，悉付兄嫂收掌。更出所蓄，償諸負者。兄嫂愧謝不已。既受之後，處事謹節，治家勤儉。彥霄與子，其年同登第。

此等處，全要純是一片惻怛至誠，纔得泯然無跡，兩兩相忘。若有纖毫介介，便觸人心目；兄嫂受之，亦決不能安矣！

洞雲張翁，文定公邦奇父也。公為學憲時，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其叔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倍價也，悅甚。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吾想一旦拆彼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為情？」公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曰：「我計其錢已隨手償人去矣！」公曰：「併其價不取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鄭均，字仲虞。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為尚書致仕，朝廷高其義，賜尚書祿終其身。

化兄於善，尤難於與兄以財，斯弟道之至。

陳世恩，夏邑人，萬曆己丑進士。兄弟三人。長孝廉，次即公。季弟某，少好狎遊，率日出晏歸。孝廉輒作色規正，不悛。公曰：「徒傷愛，無益耳。」每夜躬守戶外候之，俟弟入，乃手自肩鑰；問以寒燠飢飽。如是者久之，弟乃大悔，不復暮歸。及公貴，孝廉已卒。有吳三者，孝廉側室之弟也。一日來省其姊，衣帽藍縷，公邀與對食。弟自外至，請問曰：「他所飲食之足矣，何預客座？」公曰：「庶嫂子女俱無，少年孀居，為吾兄守制，吾感之敬之，以及其弟，一對食何傷？」弟歎服。公二子陞、陞，俱登第。

庾袞，晉咸寧中人。歲大疫，已亡二兄矣。次兄毗復危，父母家人皆避於外。袞獨留，不肯去。親自扶持，調理湯藥，晝夜不眠，復撫棺哀臨不輟。十餘旬，疫勢既歇，家眾乃反。毗以得瘥，袞絕無恙。

人當疾病危亡之際，正所賴有骨肉至親之時。乃疫氣漸染之說，世俗惑而不察，遂有父子兄弟亦委而去之者。扶持餵貼既無其人，湯藥饘粥亦所不給，病者斯無復生望矣！隋辛公義，刺岷州。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以故病

者多死。公義命皆舁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寢處其間，捐俸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多起。乃召其親戚諭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風俗為之一變。

孫棘，宋大明中人。時抽丁以戌，弟薩應充。棘妻許氏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諉罪小郎？姑臨亡，以小郎囑君。今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自引，不願兄代。太守張岱疑其不實，分置棘、薩，令吏私察之。各報以從其所請，顏色並悅，甘心赴死焉。岱表上之，詔特原免。

兄代弟，難矣；而出於妻言，尤奇。又妙在從亡姑身上起見，敦睦也，更可稱篤孝矣！

鄭湜，洪武中人。時胡惟庸既敗，人有讎怨告訐者，率指為胡黨。有訴鄭兄弟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認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太祖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擢為參議。

王毓俊，侍御復齋之子也。復齋嘗買妾，困於妒妻。復齋出按時，妻閉之一樓上，飢且死。毓俊時方八歲，給母曰：「飢死，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令其徐死。」母從之。毓俊陰以小布囊藏乾食餉之。半歲餘，產子，得潛鞠他所。及侍御卒，毓俊撫幼弟成立，無異同產。後生子甚多，皆顯達。

吳興莫翁者，婢娠，懼其婦妒，亟遣嫁鬻粉羹者，生男。翁卒，子且十餘歲。惡少視為奇貨，命往哭，興端之計甚悉。子入哭，莫氏長子亟前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又遍指家人曰：「此汝當拜者，此

當受拜者。」既畢，欲去。長子曰：「汝既吾弟，當在此撫喪，安得去？」即與同寢處。群小方聚俟之，聞已納，相視大詫，計不得施。

固由盛德，亦有急智。不然，莫氏之家危矣！嘗論人家流俗相沿，每以親狎侍婢為本分內事。不知侍婢一與主翁親狎，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孕則以主翁藉口。其是己子與非己子，固不可得而明也。於是有蓄愚賤之裔，以玷譜牘宗者矣。況或其妻不容，因而遺嫁，勢必貧賤之家。其子既長，無有不自認為主翁之子，而日睥睨其家之富厚也。專俟主翁去世，便求歸宗分財。又多群小挾之，以行其私，結禍構訟，破家之道也。故袁氏有言曰：「凡有侍婢，不可不謹其始而防其終。」

施佐、施佑，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脣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嚴公名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偶遇施佑於舟中，語及產事。公顰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今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施佑乃惻然感悟，遂拉嚴公同至兄所，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施佐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

袁氏君載世範云：「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爾。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自然不異平時。」觀此益信。

鄭大郁有云：「大凡吾人處兄弟之間，偶有不相愜處，即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看大舜待傲象，只是不藏怒、不宿怨，所以為聖。今人外假怡怡之名，而中懷嫌隙。至於陰妒明結而不可解，是自乖其天性也。」愚按此論最佳，陳幾亭所以極言張公藝忍字之非也。然忍不必定是藏蓄不發，當如俗說耐得事一般，或加我所不堪，便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耳！失誤耳！此其所見小耳！其利害能有幾何？不使之入於吾心，則雖日犯

我者十數，可不至形於言而徵於色矣！是謂善處忍者。此說本司馬 溫公，足救忍字之誤。

劉 徹，家頗饒，學亦有聲，累試不第。同邑有朱軾者，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遇一田夫，械繫悲泣。問其故，曰：「貸青苗錢，無償耳。」軾盡以束脩依數納官，其人得釋。時徹以前程禱於神，夢神告曰：「汝有微祿，奈德虧不可得矣！」徹問所虧，神曰：「爾弟負官錢，坐視不少助，幾致死，非虧德乎？」徹曰：「弟自不肖，某復何罪？」神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爾乃同氣，何不動心？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將獲陰德之報矣！」徹覺，詣軾訪之，果有此事，惘 然自失。軾生三子皆顯，而徹終身不第。

不濟兄弟者，舉世多劉徹也。其以兄弟不肖為辭者，舉目盡劉徹也。亦思兄弟誠賢，豈復須汝濟乎？兄弟而甘心窮困以死，冥責固無所逃，其不甘心窮困者，外而為非致禍，豈不貽累一家；內而釀怨積嫌，甚至寇糴同氣，可不鑒哉？！（以上輯兄弟）

王僧虔，攜諸子姪到郡。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為之廢寢食。諸人或慰諭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之子，更逾所生。吾懷其心，不異古人。亡兄之嗣，豈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兄子尋愈。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伯叔父，其妻謂之伯叔母。蓋以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以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 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或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尚有因其無父母，而併兼財產，百端侵害者，何哉？！

宋燕泰肅王，輕財厚費，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宗詔給者屢矣。御史沈邈，謂不可以常典奉無厭之求。上曰：「御史誤矣！太宗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為養；數歲之祿，何足計焉！」

標出如許分誼，旁人再開不得口矣！嘗論：己之伯叔，父之分形同氣也。薄待伯叔，即是薄待其父。然世容或有因父之兄弟不和，而遂以為失禮於伯叔無傷者。不知父之兄弟不和，父之過也。為子者於此，所當婉轉勸諭，以合其歡。尤宜委曲彌縫，以補其闕。若竟曰本父意而為之，恐其父但一目擊，無有不歉然於中者也。

張士選，幼喪父母，依叔以居，恩養如子。叔生子七，祖產未分。叔曰：「吾當與析產為二。」選請分為八，叔固辭。選固請，卒如選言。選年十七，入京應舉。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遍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同館斥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少年滿面有陰德氣。」揭榜，果獨成名。

士選誠賢，叔亦古君子也。讀之，覺一家和氣藹然，反似被士選大占了便宜。

扈鐸早孤，事伯父如所生。伯老無子，鐸為買妾。伯卒，遺腹生一男，鐸誠其家謹視之。自處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有疾，鐸夜禱北辰曰：「吾父子可去一，勿喪弟，使伯父無後也。」弟竟愈。（以上輯伯叔侄）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子；未幾，自舉一子。弟偕妻請曰：「嫂既生子，盍以所抱與我？」兄以告妻，妻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謂之何？且新生安必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重拂叔娣意，寧以吾生子與之。」娣不敢當。嫂曰：「子固吾子，為姪亦猶子也。何異之有？」後二子又各生二孫，六進士。

金生某妻，溧陽施氏女也。某生家貧，遊學金陵，為上元庠生，因贅一小妻而居焉。氏獨養一子，與伯叔一姒居溧陽。某生歲止一二歸，氏從無嘖言也。金固窘乏，伯叔俱力農，家費半出某生。氏不敢挾為己貨，自紡績春爨，以及收場治圃，無不盡瘁；視姒又加勞焉。一日，某生歸，氏謂之曰：「爾在省安樂，予在家勞苦，盍買一婢，少代我乎？」某生與之十金。氏因持謂其姒曰：「念娣豈堪伏役者哉？顧思叔尚未有室，可與伯經營二三載，或可勉強娶也。」其伯常語人曰：「吾弟妻之賢，闔邑宜一二數矣！」

予嘗往來瀨水間，親見其事如此。嗟乎！豈獨一邑哉？是可以風矣！

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資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唐張孟仁妻鄭，弟仲義妻徐，共處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有所饋，俱納於姑。臨用則請取之，不問孰為己物。徐母家富不驕，鄭貧不諂。鄭歸寧，則徐乳其子；徐歸亦然。郡表其門曰「二難」。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以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鬩牆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為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事四姒，執禮甚恭。姒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姒者，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為之。」母家有果肉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姒不食，未嘗先食。姒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答之，尋以告姒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姒兒，適便溺，姒急接之。少娣曰：「毋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姒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為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袁君載有云：「家不和，多由婦搆，其原又多出於婢妾。蓋此輩愚賤無識，以傳遞他人背後之言為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則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成讎隙；而彼且揚揚得意，自睨處於心腹也。」足徵蘇氏四奴之相爭，各以女奴語。而少娣不答女奴以告奴，女奴之語，豈遽肯已也！

迪吉錄曰：「人家不和，每因婦女。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者，皆人合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自覺。於是有親兄弟子姪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恤者；有為小姑則譖嫂於母，為嫂妯則譖姑於夫者，事難殫述。不知我既入人家，長與此家傳世，則其親者，乃我之親也。待舅姑處，即是兒婦待我樣子；待伯叔妯娌處，即我兒婦相處家法。日與人親厚，好恩情，好禮數，豈不快活？！終日與人作對，赤面拌舌，懊惱爭競，有甚佳趣？要不過放寬些肚腸，時帶些忍耐，略讓些便宜，就人人和好矣！我以好意待人，人必知；一時不知，過後必知。縱彼人不知，旁觀諸親感我盛德，亦必加親加敬於我也。但要實心相愛，積久自能感動，不可以我有好意，遂責望於彼。一不見答，而遂謂好意無用也。蓋感動自有漸爾。」

福建漳浦衛氏，妯娌三人，最不和順。日詬悖相勝，各以惡言唆鬥其夫。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化為牛羊犬三畜，惟頭面不變。雷神現於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畜見人，口不能言，惟低頭垂淚而已。久之方死。時陳瀛為令，圖形刻傳其事。（以上輯妯娌）

鄒 侯，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荊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侯私以己食繼之。母苦役荊，侯必與俱。荊有過誤，侯不令荊知，先引為己罪。母每扑荊，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為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蹙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答侯。侯曰：「願為嫂受答，嫂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為士人妻，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床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侯曰：「吾臥於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嫂悲悔不食。侯不哭，

為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否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卒勸母成慈。僕嘗病，嫂為素食三年。僕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歐陽氏，廖宗臣之妻也。嫁甫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加厚焉，女以為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愧悟，諸凡讓姑，而自取其餘。宗臣後判清沔，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己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鄰人。」卒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妝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歿，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以上輯姑姪）

鮑宣，漢渤海人。娶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讀，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執侍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答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先輩有云：「余嘗見娶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丈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臧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橐俱罄。其夫始雖得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并為其下而不辭矣！」若少君之謙順，鮑宣之志節，得數數見哉？

劉廷式，定鄰女為婚。俄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雙瞽矣；家又不振。廷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帚？」廷式竟娶之，生二子。及倖高密，盲女得疾死，廷式哭之哀。時蘇軾為守，慰之曰：

「予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廷式曰：「某知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盲。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妻耶？」蘇為歎服。盲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文紹祖，福州人。有子，聘柴氏女。尋柴女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怒曰：「我有兒，當使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禮傷義，是為速禍。」即娶柴女為婦。次年，子即登第；柴氏風疾竟痊。生三子，皆登第。

全副道理，幾句樸實話頭說盡。

南昌有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俱以嘉靖歲饑，遷湖省金沙洲，比鄰親戚，至厚也。李有姪名喬者，依於叔，工文章。劉視其命當顯，為作伐，聘段女。隆慶庚午，喬當應試，欲娶女偕歸，而段妻忽中變，謂富貴未可期，奈何舍愛女遠適乎？遂以假女代行。喬與劉媒，皆不知也。喬歸，即聯捷。擢守成都，過湖省，餽遺段父女甚厚。段女適蕭氏子，習為賤工，日至貧瘁，私羨膺者榮顯，鬱憤而死。

漢王駿，為少府，喪妻。或勸其更娶，駿曰：「昔曾子喪妻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吾德非曾子，子非曾元，亦何娶為？」

凡人之喪偶，多在中年。其繼娶者，耽少姿，入巧言，纏愛狃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因而慘酷遺孤，甚至亡人之家者多矣！魏管寧喪妻，亦不娶。或問之，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當嘉之，豈違其本心哉？」

房氏，太守湛女也。年十六，歸魏溥。溥疾病，謂曰：「死不足恨，恨汝少，吾母老家貧，子蒙稚無託耳。」妻泣曰：「妾承先人遺訓，事君子，義在

偕老，今如此，命也。太夫人在堂，弱子襁褓，妾豈以年少抱長往之恨乎？」溥卒，將斂，房刑左耳投棺中，曰：「相期泉壤矣！」姑哭撫之曰：「婦何為若是？」對曰：「婦年少不幸，慮父母未諒至心，欲持此自誓耳。」時子緝，生未十旬。鞠室內，不出戶，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宴席。訓子有母儀，後成名，為濟陰守。疏母苦節，特封夫人。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毋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期百年偕老，奚為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臨終，與陸對父母腹申言之。陸俛首悲泣而已。鄭死，陸竟攜貲改適曾工曹。一日，昏暮獨坐，恍見一卒投書。視之，則鄭手筆也。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攘貲財而遂去。不惜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為人妻，慈不足為人母。吾已訴於上蒼，行對理於幽府。」陸愧駭流汗，未幾而卒。

裴章，河東人。幼隨父裴胄，鎮荊門州。有僧曇炤者，客其父所，能知休咎，甚重章，言其官位過於父。弱冠娶李氏女。數年，父移鎮太原，章從職焉。棄妻於洛，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薄命，褐衣髻髻，讀佛書，飯蔬食。一日，僧復至太原，與章敘舊。僧一見驚曰：「貧道十年前，曾言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啟之，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以罪處君矣！」旬日後，為其下所殺。

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遂恨不得宦家女為妻。因日睽隔，其妻鬱鬱成疾。數歲，堂不一顧，妻深飲恨。臨終，隔壁呼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耶？」堂終不一顧。及妻死，心不自安，乃謀壓勝，束縛其尸而殮。是夕，妻託夢與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壓勝。然彼亦以女故，祿壽皆削盡矣！」明年，堂果卒。

迪吉錄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飢不獨食，寒不獨衣，捨其身而身我，捨其父母而我父母。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處，寒夜鐵衾，豈易受哉？一旦富貴，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予。噫嘻！何待人以不怨也。長舌之婦，恣志憑陵，失行之女，忘身撒潑，固宜已矣。若乃事舅姑、睦妯娌、和姑叔，以及前後嫡庶間，人各有心，眾皆為政，其於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而衣食不充之家，最夜無炊，鍼黹自活，種種艱苦，又有不能殫述者。豈其終身望我，甫得出頭，遽中道棄之，其情理謂何哉？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校尉夫出，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汝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念彼愛妻之至，乃忍負之，拔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供蔬婦家，鄰里執而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忽累人。」上聞之，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釋之。（以上輯夫妻）

慈教類

柳公綽，字子寬，唐京兆人。世為名家，最有家法。每平旦，諸子皆束帶晨省於中門。公綽出至小齋，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燭至，命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子平時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嘗居外藩，子來省，郡邑不之知。夫人韓氏，亦最嚴整。常以熊膽為丸，令諸子學舍含之，以資勤苦。公綽卒，子仲郢一遵其法。事叔父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過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候馬首。三為大鎮，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私居未嘗不拱手。郢子玘，復述家訓以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所可畏

也。門高易驕，族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眾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公著長子。正獻公家居，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教子事事循蹈規矩。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雖甚熱，在父母前，不得去巾襪褲。出入不得入茶坊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有焦千之者，方正士也，正獻公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焦端坐竟日不與語。諸生恐懼畏服，焦方略降辭色。時希哲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道如此之篤，故德器成就，大異眾人。

顏光衷有云：「凡家世茂盛者，必以仁厚謙謹立教，故能保世滋大，不為造物所忌。有父兄令儀令範，而子弟漸以趨時、漸以輕脫，便是漸以衰替之道。然亦由少年不早教，使成性子來，故大來教，不若小時教。教貧家兒，稍寬猶可；教富貴子弟，切須痛繩。何則？彼其驕貴癡養，頤指氣使，種種已積之胸中，非嚴父良師共加追琢，鮮不敗也。乃有一種人，極知要子弟學好，一時上心，便急厲迫切，嚴撻毒楚，頃刻欲其成器。一旦放下，便任其悠悠蕩佚，夷然不復記憶。如此豈能有成？不知教子弟全同養子弟一般，不可寬懈，而又不可性急，必須依規蹈矩，循循漸進，使之日就檢束，而全然不覺其苦，自然成得好人。又有一種人，只思教子弟作文，而不教子弟作人，所學止知有章句吟誦，且時常以聲色貨利、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氣，而自以為善教也。就使遂志居官，必傲桀貪婪，思以償其初願。名廁衣冠，心忘禮義，曷足貴乎？苟未能然，即為下流不肖人也。君子愛子，但教之以孝弟忠信其日用持循，則惟習之以小學灑掃應對進退揖讓之節，以默化其乖心戾氣，使之鞭向入微。夫然，故才高學瞻者，固可望之輔主庇民；即才學鈍劣者，亦自成一端人善士，於以寢熾寢昌何有哉？」

程母侯夫人，大中公恂之妻，明道、伊川之母也。事舅姑盡孝，治家有法，而性謙順自牧，雖小事，必稟之大中公而後行。不喜鞭扑侍婢，或諸子小有呵

責，必戒之 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恕僕妾之色，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母生男六人，所存惟二，珍惜非不至矣！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急前扶抱，恐其驚譟。母未嘗不呵之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 常置之坐側。嘗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故二程夫子少時，便於飲食衣服一無所 擇，絕無惡言罵人。及長，遂成大儒。

顏氏家訓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 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此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云為，恣其所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 宜誠反獎，宜訶反笑。至有知識，謂法當爾。驕傲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為敗德，亦可惜哉！」

劉忠肅公摯兒時，父居正督課極嚴，動必繩以規矩。或謂曰：「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忍縱也。」

家訓又曰：「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思勤督訓者，豈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司馬溫公嘗語人曰：「光幼時弄胡桃，女兄年亦尚小，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代光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長者言云：「凡小兒嬉戲，殺蝶蠅蟲蟻之類，俱宜禁之。非惟傷生，亦將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同一慎微之論。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李亦人曰：「凡人日用行常，及古人單辭片語，皆有一至理寓於其間，特習而不察，遂視之貿貿耳。若為父兄者能處處指點，俾為子弟者在在思惟，道理有不日熟，見解有不日開乎？」

王沂公教子弟，求館賓必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曰：「先入者為主。」

王陽明先生訓蒙大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烏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難之，則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諷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也。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若牢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明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忤，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禮貌習熟，德性堅定矣！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

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其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舒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陳幾亭，龍正，有子曰略，時年十二，以扇請書。為書之云：「問：『如何是孝弟？』曰：『父母言語，逐句遵依；兄弟姊妹，從不爭鬥，此名孝弟。孝弟之人，自然合家喜歡。』問：『如何是惜福？』曰：『人人愛惜，不輕怒罵；物物愛惜，不忍破壞，此名惜福。惜福之人，自然壽命延長。』問：『如何是勤學？』曰：『讀書時不帶白相，白相時常帶讀書，此名勤學。勤學之人，自然科名易就。』」

【註】白相：俗謂嬉遊曰白相。～ 出版者註～

淺淺說給，最與童子相宜。其所訓舉業數則，尤切中學者之病：「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宴安遊戲，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粗疏，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用；為一事，必奏一事之功。博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效為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讀書不可有欲了心，纔有此心，便只向背後白紙上，去了無益。須是緊著功夫，不可悠忽。又不須忙，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如讀得二篇，只讀一篇；卻於一篇中猛施工夫，仔細理會，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此，即沒有記性人亦記得，絕無識見人亦理會得。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為己意思。或騁其記誦，或恣其臆見，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飯食之暇、散步少頃，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為貴，以默想為神。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挨編日月，逐時登記，飯後相對，一一參考。既明了者，隨即勾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早成者，大都一頓奮發；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歲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

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迨不能及，鍛羽而止：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勤劬矣。只因不并在一時，終於不熟不進；較一頓并用，愚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深切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鮮涉俗者能幾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無幾人。勞半功倍，必然之理。目前延緩，曰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爾歲年，望後堪懼。撫今能不惜哉？

朱文公教子曰：「事師如事父，凡事必咨而後行。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己，而事業賢於己者，厚而敬之。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傲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多飲，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力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勿答。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則借來熟看。或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此可令初學者佩服。

謝賀與賓客談人之長短，其母在屏後聞之，心甚怒。客去，笞責一百。或勸之曰：「臧否亦恆情，何責之重也？」母曰：「孔子愛兄女，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註）。今我獨有一子，乃出語妄議人之長短，此豈保身之道？」因涕泣不食。賀懼，痛自改悔，卒為名儒。

【註】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集注：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出版者註~

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是制之使不言也。程明道云：「德進，則言自簡。」是自然能寡言也。朱晦翁云：「覺言語多，便檢點。」是言而可不至失言也。昔人謂人生喪身亡家，言語占了八分。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

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人之愛子，常有過於愛其身者，但遜此母幾先之識耳！

沈文端家居，將律例中極輕條款盡數摘出，與家塾子弟閒中講解，使彼知世俗所謂無傷者，皆法之所不能為也。而懷然不敢肆矣！甚為檢身一助云。

韓山子云：「吾人生於世間，士農工商、男女貴賤，日用祇有二路：曰禮、曰刑。出於禮，則入於刑，更無別徑容身。可不慎諸？！」

胡文定公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深夜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

規家日益曰：「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弈之事，得以誘其失德破家，則拘束之。嚴其出入，絕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樸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況拘束既久，無所用心，私下密為不肖，與外游何異？不若出入程以時候，遊接盡是端人，其事之不肖者，耳聞目見，自能識破，不為小人所搖蕩矣。」

又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安貧者，不自覺其貧，即真貧者亦不肯自言其貧也。惟不貧而求富無厭者，乃惟見己之貧而常言之，其人品卑鄙已甚；又有一種人，欲訴己之貧，而更張人之富以形之，其心術益不可問矣！

疏廣為太子傅，受賜金歸，日賣金置酒，與族人故舊娛樂。或勸為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令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

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並此金者，以惠老臣耳；吾與族黨共享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昔賢有云：「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事業作產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殃之。」乃古人於人怨，尚避而不為，今人於天殃，竟趨之若鶩矣！昔賢又謂非分得財，是留冤債與子孫償，留冤債與子孫償，尚自以為愛子孫乎？

宜興萬古齋公吉，子士亨、士和，同舉進士。貽書戒之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嗟乎！為好人與為好官，竟不並行若此哉！古者論賢授職，其所謂好官者，好人也。自世以制舉取士，而士之所日從事者，不復求之道德仁義，而徒習之學庸語孟。夫學庸語孟者，誠聖賢教人為好人之方也，而士子舉以為朝廷，用我為好官之資。讀一章一句，必不曰此義理如何行，而惟曰此文字如何做。言及於為好官，則津津然有喜色；言及於為好人，則淡然無味；往往有迂怪而詆毀之者。復何望登仕以後為好官而為好人哉？然誠以好官而為好人，比尋常好人當不啻十倍；若不為好人而惟求為好官，更藉為好官以為不好人，天下事尚可言哉？尚忍言哉？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相繼登朝。每謂子弟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後以冢宰歸養。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韓億知亳州，次子為西京判，謁告省覲。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倖貳

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眾賓力解，方已。

為朝廷成得好臣子，為百姓成得好官府，就家言之，則為「慈教」。究其量之所至，則功德莫大於此矣！若夫為善積德，而子孫享之，豈非「慈」之最深者乎！立身行己，使可作楷模，豈非「教」之最切者乎！此又原本之言，愛子者所尤當加意也。

雋不疑，為京兆尹。於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無平反，活幾何人。如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陶侃，母湛氏。世貧賤，侃就學，母紡績給之。侃少為縣吏，監魚梁。以鮓遺母，不受。責之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為悅乎？是增吾憂也！」後侃所至，以廉幹稱。

財非從天降，不由地出。夫仕宦而多財，非取之於官，即取之於民也。崔玄暉為郎，其母盧氏誡曰：「吾見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或聞貧不能自存，此好消息；若聞貲財充足，裘馬輕肥。此惡消息。』吾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財以奉親，而親竟不問所從來。必是俸祿餘貲，誠善；如不然，與盜賊何別？縱免大咎，獨不內愧於心乎？」又一陶母哉！

楊士奇，為四朝元老。而其子楊稷，怙勢行惡。士奇溺愛之，不及知。或以實告者，則以為誣而疑之，其諛其善者，則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稷惡日甚，致干上聽，乃付法司。而特旨慰士奇曰：「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士奇感泣，乃論其子殺之。

姚若侯云：「嗟乎！楊公，聰明慎密人也。而稷能使之溺愛而不知，是其才必有大過人者矣。凡權貴子弟，不幸而不才，徵歌買妓，縱酒呼盧，其禍止於敗家。尤不幸而有才，其智術足以結納官府，豪華足以延致賓客，聚斂足以增

置田產，而專於收養姦猾以為爪牙，攫取小民以恣魚肉，其父兄且倚之為家幹，同輩且羨之曰能人，一旦禍至，則殺其身而危其親矣！若轉其才而善用之，則國之賢能、家之麟鳳也。」許氏家則云：「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當豫加防檢，陶習謙厚，禁絕浮誇誕傲者與之遊處，庶可成遠大之器。」陳幾亭云：「累盛之家，子弟多渾厚。忽生一雕巧自喜之人，衰象萌矣！」知言哉！

芒山有盜，臨刑，其母來訣。盜曰：「我今死矣！願得我母乳頭一含。」母乳之，盜嚙斷乳頭。血流，母死。盜對眾曰：「我少時無知，偷得一禾一菜，我母見而喜之，遂積漸做賊，以致有今日也。」

此種愛小便宜光景，村媼每時有之，其子自多不肖，或幸未至盜耳。然今富貴之家，多有見其子儇薄而喜其聰明，見其驕縱而稱為官樣，皆盜母類也。幸推類可也！

寬下類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此亦人子」，全從己之以力給子為自愛其子說來，十分體貼近情。「亦」字如此下落，後人截來實用，遂幾忘此原委。魯文恪公鐸為舉人時，遠行遇雪，夜止旅店。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間閭我卻誰。事在世情皆可破，恩從吾幼豈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腹聯亦用此語。文情既好，厚道更確可傳。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即起，詣廚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

也。清晨寒冷，須使腹中有火氣，乃堪服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子以哺吾子，是何心哉？」三子皆登第。

顏光衷曰：「奴婢亦人子，少於我者惟錢耳。以乏財故，委身於我。業已頤指氣使惟吾命矣，又從而殘忍之，酷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飢寒之，錮蔽之，使窮愁無訴。至婦女虐婢，有炮烙夾指之刑。然多起於妒根。誰致之縱之？則丈夫不得辭其責矣！亦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窮胎，得免此光景耶？試設身思之。」

昔有賣男女詩二首，一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娘邊。」又曰：「哭盡眼中血，淚灑身上衣，業緣如不斷，猶望夢來歸。」詞甚淒惋，讀之惻然。

魏齊謙之子道讓，好施贍恤，言語無虧。家居僕隸，對其兒女，不撻其父母。生二子，便免其一。僮婢不施重刑。每謂家人曰：「此輩俱稟人體，縱極愚頑，從容教道，自然曉悟，何忍動加鞭撻？」

袁氏世範曰：「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舛錯違背，不會有便當省力之處。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為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寸。所以致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咄叱。其性不改，其言愈辯，其主愈不能平，於是有以輕罪而忽致重責者矣！為主者於此，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則婢僕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

座右銘云：「凡使僮僕，耳聾其半。先顧飢寒，後從呼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妄鞭撻，致生他患。」

沈心松，袁了凡之姑夫也。了凡敘之，有曰：「公為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怒詈之聲音顏色，不加於婢僕。嘗赴宴浦氏，夜

深，僕從皆醉，公自操舟而歸。既登岸，命諸僕之妻，各扶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汝何獨今日晏起乎？」公曰：「恐諸僕見我而慚。且俟其下田作業，吾徐起未晚也。」我姑亦厚德，未嘗疾言遽色。予偶作廚中半晌，見所行三事，不愧古人。時表兄有疾，姑親攜好酒一碗置桌上。僕文成自外入，覆之於庭。姑詢其故。曰：「我將謂茶耳！」姑曰：「汝不知，原無過。自今凡事當仔細，千粒米難成一滴酒也。」其人愧悔可掬。蓋耿耿數言，嚴於捶楚。又有小童持盤，盡覆廚下，其母自責之。姑望見，急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得責之？但棄其碎者，勿留以傷人之足，可也。」一田保附舟問病，姑為具酒食，且送舟金；復度所送二物，加厚答之。語予曰：「貧人問病，大是好心，豈可令其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生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陽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與公事若相類。然公煦煦之意，但覺寬和，而城未免縱弛矣！若夫人所行三事，何其厚也。然平心思之，事理原祇合如是。且其中有許多節制在，與矯情市寬者不同。陸文定公樹聲云：「大凡臧獲，當御之以正，撫之以恩。平居則恤其飢寒，軫其疾苦。使令則均其勞逸，程其勤惰。如此則感恩知勸，無不盡心矣！」最得御下之體。

按格所稱寬下，蓋為尋常服役者言之耳。若夫宦家豪僕，倚勢作威，呼僮引類，橫行街市，漁利撒潑，肆毒鄉村，隸胥串為羽翼，簿尉憑其指揮。遂使鄉愚小戶，忍氣吞聲；即遠族疏親，亦屏息側目。為主者當著意防閑，痛加懲究。苟執寬下人之常說以優容之，是蹈縱豪奴之大惡而不自知也。予統為之說曰：「失誤愚戇之罪，可原也；豪悍狡黠之罪，不可宥也。得罪於己，可寬也；得罪於族親鄉里，不可恕也。」庶折衷之法云。

松陵計舉人有僕，家累三千金，將死，子方十歲，請獻其半於主以保孤。舉人曰：「我受之無名。但汝下人，而致富若此，豈無刻事？且享福過分，致

損爾壽，安能善後？當以半為汝子種德耳。」僕感泣長逝。主人盡散其半，行種種方便事。延名師，與己子同學。後僕子與己子同科。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嘗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偽也。而其僕旋死，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與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其家暴貴。

司徒馬森之父，年四十始得子。生四歲，眉目如畫，夫婦寶若拱璧。一日，婢抱之出外，從高處失手跌下，傷左額而死。馬公見之，即令婢奔匿，而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者。」婦驚痛，撞公倒者數次；索婢撻之，無有也。婢走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左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

子既死矣，雖殺婢，豈能復生哉？然一時哀痛之深，決不肯作是解也。真人情所難！

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修德不耀，家甚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以惠不望報。有善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限至矣！如何？」元溥涕咽曰：「夫壽夭，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厚，度量尤寬。且有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相者行。元溥乃為身後計，將以女適人，求女奴資嫁。買得一婢，名蘭蓀，風骨姿態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乃對曰：「某代為名家，居本河洛。先父卑官淮西，遭吳寇跋扈。緣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淹沈，無處告訴。骨肉俘掠，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又及此。」言已潸然。元溥太息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汝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吾若不振拔，神明必誅。」詢其親戚，則外氏劉也。乃收為甥，以家財五百緡，先其女而嫁之。後數日，夢一綠衣懷簡者謝曰：「予蘭蓀父也。感君厚恩，知君壽限將盡，已力

請於帝，許延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子孫。」元溥猶未甚信。後相者復至，迎而賀曰：「君壽延矣！是有陰德動於天者。」元溥始以蘭蓀父之言告。

按格：「占用良家流落子女，百過。」蓋良家流落，多由其祖父不幸，適遭冤橫使然；或由其祖父作孽，子孫受報所致。夫冤苦固所當恤，即孽報亦自堪憫。且極盛之家，必有衰時，苟非常修積，代代滋培，一朝凌替，為奴為婢，亦非甚異常事也。世乃視為固然，而下賤指使之。或且矜為異種，而故狎昵玩侮之。其情理謂何哉？

憲副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己為辛卯鄉科，以污兩少婢，被主科名神削去。遂誓戒淫邪，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為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為原字。旁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鄉試第二十九名，會試第二名，殿試二甲第五名。疑夢中名次之爽，徐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

姚若侯云：「嗟乎！污婢者，其勢順，其事易，人幾以為家常茶飯矣。乃主科名之神，如是之嚴刻，何耶？不知人家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強半由此。蓋人賤則逢迎必工，地近則口舌多有。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脣而叛主。況負妖淫之質。處骨肉之間。至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薦寢。傷風敗檢，所不忍言。」愚謂此論誠深悉其害矣，疑未見所損於陰騭也。吾友吳振夏云：「按格：恃財淫人妻者，百過。恃家主之勢以行無禮，使彼夫先無完體之妻，其恃其淫，不更甚乎！且主號義父，婢稱義女，顧名思義，尤宜悚然。」看來於理於情，鑿鑿不可。神人之嚴刻，不亦宜乎！

勸化類

郭泰，字林宗，好獎借士類，多所成就。茅容避雨危坐，勸令就學。孟敏破甑不顧，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學。拔申屠蟠於漆工，識庾乘於門卒。其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賈淑性險仄，為里邑患。泰遭母喪，淑

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泰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泰遽追謝曰：「賈子原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感愧，卒為善士。後黨禍作，名士俱被禍，而泰以隱惡揚善，獨免世網焉。

何慎吾曰：「凡惡之初作，只緣一念之差，未必不可勸禁；惡之既熾，猶有一念之明，未必不可解救。但世每拒絕如讎，而渠亦趨死如鶩。及淪罔赦，悔恨無及。任世道之責者，所當引為己辜，奚啻憐憫而已也。若善則人我所同得，人每妄分彼此。高者惟欲善自己出，卑者亦不欲善自人行。甚有誣詞以抵瑕，陰計以敗美者矣！亦知樂人善者之為善更多乎？矧能樂善者，不獨誘掖於事始，獎勸於當機，善自我成者，為吾善也。即彼之善已完滿，吾力能登籟，固以發潛德之光，即言可播揚，亦以鼓好修之趣，使已善者益者益加堅信，未善者聞風興起。與人為善，君子之所以大哉！」

管寧，字幼安。嘗避地遼東，公孫度設館待之，不就，而廬山為室。鄰有牛暴田，寧為牽牛著涼處牧之。牛主人慚。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鬥者，寧多買汲器，置井旁待之。既聞，乃各自悔責。所居故舊鄰里有窮困者，家不盈擔石，必分贍救之。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與人臣言忠。貌甚恭，言甚順，名行高潔。望以為不可及，而即之熙熙，能因事以導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龐統，字士元，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或咎之，士元曰：「方今雅道凌遲，善人常少。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寡矣！今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興起，不亦可乎！」人服其言。

卓然自命之器，世所實難。獎誘之，無不成就；沮抑之，無不摧敗。齊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閭粗有文章，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嘗令其草讓表以示朓。朓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雖所取止在文藝，然可為前輩汲引後進之法。

陳瓘，字此錫，性甚謙和，與物無競，對人議論，多取人善。雖短，未嘗面折，微言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勵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者，即譽美傳揚，謂已不及。官至宰相。

王陽明先生有云：「大凡朋友固以責善為貴，然必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先輩又云：「語人之短不曰直。」深足破人似是而非之見。

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為恆。

昔馬伏波誡兄子曰：「吾願汝曹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至龜山楊先生則曰：「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也。」與衡山所操，同出一頭地。又先輩有云：「捏造歌謠，非惟不當作，且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田中，亦下一不清淨種子矣！」此言最為入微。

祝期生，好訐人短，又好誘人為非。人有貌陋者，譏笑之；俊美者，調嘲之。愚昧者，誑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訐其陰私，士友發其隱曲。見人奢侈，譽為豪士；見人狠毒，讚為辣手。人談佛理，目為齋公；人談儒行，嗤為偽學。人言一善言，則曰：「渠口中雖如此，心上未必如此。」人行一善事，則曰：「這件事既做，那件事如何不做？」亂持議論，顛倒是非。晚年忽病舌黃，必須針刺出血升許乃已。一歲之間，發者五七次，苦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

姚若侯曰：「嗟乎！期生之舌，美舌也。使竭其舌才而善用之，必能宣揚大教，勸化無邊。其舌上青蓮花，且彌天蓋地矣！天生美才，何可易得，而竟以枯死，惜哉！夫舌有二業：恣殺物命，以供饕餮，是謂入業。惡言邪論，惑人害人，是謂出業。然入業猶曰有味存焉；若出業，則吾不知其味之所在矣！」

陳寔，字仲弓，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輒求叛正。寔為諭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至曰：「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不發，呼之孫訓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為非。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規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此當由貧困。」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

劉莊襄公璲，大父曰仲輔，自少仁恕愛物。與贈夫人初婚之夕，家尚貧，有一偷兒入室。公驚視之，乃所識人。公曰：「乃汝耶！想以貧故為此。」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其後夫人訊之，公曰：「已許不言矣！何見問？」及公歿，有一族子製衰服，頭觸棺，哭極哀。人疑其為偷兒，而有善行，蓋愧而改也。公既以孫貴累封，後甲第不絕。

仇覽，字季智，漢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朝忿，欲致子於不義乎！」母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竟成孝子。

為元惜身名，又為其母惜恩誼，有此惻怛至誠，焉得不化？為陳孝行禍福，其餘事也。

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命取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皆皓然，泣悟交讓而出。

妙處絕不容言！

孫洪，少遊太學。有同舍生得家報，洪索觀之。內云：「昨夢一神人傳登科錄，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洪名下有朱字云：「某年月日，不合，代寫離書，落其籍。」洪愕然曰：「果有之。不意上天譴責乃爾！」及試，生果中，而洪下第。洪歸，訪前離婚者，夫婦俱未有偶，為委曲勸導，復合之。尋亦登第。

賀 燦然，秀水人。萬曆間，嘗以諸生從同邑御史姚思仁巡按河南。時中州大饑，燦然目擊其艱，特草荒疏，力勸思仁急上請賑。思仁嘗歷按山東等處，持法嚴正，多置不法者於死。一日病瘧，被攝至冥司，群鬼索命。冥王詰之曰：「何嗜殺乃爾？」思仁曰：「御史為天子執法，此輩自死於法耳。」王曰：「居官而不體上帝好生之德，不存矜恤而草菅民命，罪孽自重，無從解免。」思仁曰：「當河南凶，某上疏請賑，所活不下千萬，獨不可相準乎？」王曰：「此賀燦然所為也，已注其中年大富貴矣！」思仁曰：「固也非某，即賀疏何由上？獨不可分半乎？」王頷之，命吏訶散群鬼，放還。後燦然四十成進士，官至冢宰。思仁亦登八座。

姚若侯曰：「按格，化豪傑權貴者，功尤倍。蓋豪傑有手，權貴有勢。才勢者，人中之江河也。潰而決之，懷山襄陵。若引歸正道，則通舟楫者數千里；穿為漕渠，則灌田地者億萬頃。其害大，利亦大。是以三教聖人，皆急收才勢之人而用之。幕賓者，名為豪傑權貴所用之大，而實可以為用豪傑權貴之人也。監司守令之幕賓，勸監司守令於善，則郡縣受福矣！督撫之幕賓，勸督撫於善，則一省受福矣！部堂宰相之幕賓，勸卿相於善，則天下受福矣！且居官者，政成而萬民譽之，績奏而朝廷榮之，陽世之福報既奢，則陰司之記錄亦減。幕賓則有德無名，是為陰德，其功最大。推此而論，凡為要路腹心、豪門親戚，及挾一藝一術，遊於豪貴之家者，皆可即此意而善用之。」

楊 詢，性巧媚，善揣人意，慫恿之以得其歡。丹陽尹楊開，性暴橫，果於決責。與詢最厚，每事必訪。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一切贊美而已。開一日盛暑中，杖公吏及繫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盛稱其快。後夢至一處，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罪當坐汝。」數日，果中惡疾而死。

李小有曰：「楊開每事必訪，猶有虛心焉。詢肯一言勸導，必當有救。反稱快以甚之，是殺被杖人也，亦併陷楊開矣！竟以楊開之罪坐之。冥司折獄，固為允當。」

張全義，唐人，治東都。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彩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比戶豐實，稱富庶焉。

按此尚有長民之責也。若後漢京兆王丹，隱居養志。每歲農時，輒載酒穀於田間，候勤者勞之，其惰懶者恥不與。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浮蕩廢業者，輒曉其父兄黜責之。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治。誰謂匹夫無化俗之權哉？

士子某赴省試，文甚慊意。於僧寺訪一神相士，士搖頭不答。揭榜果黜，因再往問終身。相者曰：「以君骨相，豈敢相許？莫如種大陰德，或可以回造化。」士子歸途自思：「我貧士也，安能濟人？但我見近日為師者，多誤人家子弟，我從今只留心教道，以積陰德。」後復與試，尋前相士，再問之。相曰：「君骨相全換矣！」揭榜果中。留心教人，乃莫大陰德，宜造物之默相也。

吳中塾師于明英，力學強記，甚得時名。但惟知自為，不肯講論。時喜遊覽，不加檢束，且善於塗飾。生徒課藝，已恆代草，冀以欺其父兄。屢試棘闈不中，晚遭退黜死，子孫無識字者。

有一友嘗語予云：「騙人財者謂之拐，偷人財者謂之賊，劫人財者謂之盜。三者陽罰苟不及，陰戮必加之。為師而受人束脯，又享人供奉，而誤人子弟，與此三者何異？」余謂：「三者尚專攫財耳，實無他損於人也。為師而誤人子弟，其攫財損人，殆兼人矣！」然而朝廷不聞設一法以繩之者，何也？蓋尊師重傅，立國規模；以賢人君子之禮優容之，亦責其以賢人君子自處耳！若陰司，則專補陽世所不及；陽法所縱，陰律每加嚴焉。然則于生之受報，未知如是而止否也。

嘉興府某庠生，喜隱惡揚善，遇子弟親友談笑閨門事，便正色怒。因作口業戒文，垂訓後學。萬曆年間，年邁無科學。門生多應試者，強邀之同入省。

偶出犯布政鉞，因命題試文，大受知賞。為咨學憲，得與棘闈。榜發前一夕，夢其父曰：「前月有一士該中，為奸室女，除名。文昌奏汝作口業文，勸戒後進，請以汝名補之。來春還登甲榜，務益積德以報天恩。」果聯捷。

宋時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欲人為善。每遇嘉言善行，輒刊刻施人，使世警悟。一夕，夢梓潼帝君語曰：「汝有善念，諸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此三教典藉，不學而曉；子孫悉俊拔，多高第。二程夫子，皆其後也。

黃庭堅，好作艷詞，人爭傳之。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之曰：「公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時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庭堅笑曰：「某但空言，初非實踐，豈亦欲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伯時但以想念在馬，情落不過止其一身；公以艷語動天下人淫心，罪報何止馬腹？一朝絕筆，正恐入泥犁（華言地獄）耳！」庭堅悚然愧謝，自是絕筆。

按山谷以改正實錄竄死，剛方鐵石人也。而好作艷詞，何哉？亦其生來有此一種俊才，不能自遏抑耳。然用以為他述作，何遽不妙？一朝絕筆，虛心勇決可敬。世非山谷之才，而假以風流自命，艷詞未審於山谷何如，泥犁知先山谷獨入矣！

某郡僚，暴卒復甦，命請太守群僚至，告曰：「某被攝，見陰司主者，乞命甚哀。主者憫之，謂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敕予再生圖之。』非諸公為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眾以為妄。過三日，復報某官死矣！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立一簿於通衢，勸百姓願者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望空焚之。少頃，報某官生矣！往訊之，云：「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方怒讓，有吏持一籍至云：『是勸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大喜，准延壽四紀；太守與眾，俱受福無量矣！」

朱在菴曰：「吾人之戒，止於一身一家。固不若作一緣冊，時為捧持，隨身勸化。募緣者不費人一錢、粒粟，而應募者積福壽子孫，奚難慨許？」感應錄曰：「勸百人不食牛肉者，增壽一紀。」

救濟類上

范仲淹，字希文。少孤甚貧，日食蠶粥一角，勤苦讀書，便以天下為己任。每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否？」相士云：「不也。」再問：「能作否醫否？」相士訝之曰：「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也？」曰：「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贊曰：「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舉進士第，為祕閣校理，博通六經。學者多從質問，為講解不倦。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公宴如也。尋為右司諫，歲大旱蝗，奏遣使循行，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仁宗惻然，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奏蠲除弊政十餘事。後參知政事，邊陲有警，自請行邊。麟州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公為修築故砦，招還流亡，蠲其租，罷榷酤予民，河外遂安。性好施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顯時，志欲贍族，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自西帥至參大政，於其里中買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贍族人。日有食，歲有衣，婚娶凶喪有助。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得錢氏南園，將徙居之。陰陽家謂當踵出公卿，乃曰：「一家獨貴，孰若吳中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以其地為學宮。與富鄭公當國，閱監司簿之不才者，一筆勾之。富曰：「一筆勾之甚易，但恐一家哭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此又最得治體，不以煦煦為仁者。卒諡文正，贈魏國公。子純仁，復為相；純佑、純禮、純粹，俱名卿侍。

竇禹鈞，燕山人。年三十無子，夢亡祖父謂之曰：「汝命無子，壽且促，當早行善事。」公為人素長者，於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者，為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為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營運。四方貧士，賴以

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衣帛之妾。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禮文行之儒，以育四方之俊。其貧無供頓者，資給之。賴以成名者，前後接踵。復夢祖父告曰：「數年來，上帝以汝有陰德，名掛天曹，延壽三紀，賜五子榮顯，福壽而終，充洞天真人位。」言訖，復囑公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現世，或報以來世，或受之子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以諫議大夫致仕。年八十二，別親友，談笑而卒。子儀、儼、侃、口、僖、皆登卿侍；八孫皆顯。范文正公書其事於冊，以示子孫。

善惡之報，自有現世、來世、子孫三者不同。三者錯出示報，正天地之大，使人難以捉摸處。世人只看得目下，烏得無報應或爽之疑？因有積疑生惰，積惰益生疑，而為善之念不堅矣！蓋善人獲福，如大賈居貨，豈必日日見錢；只通盤打算，決定有十分便宜。若竇公者，竟三者兼之，則亦其為善之不一端而止也。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鋪中，見靴一雙，類其父殯殮時物。問之，主之曰：「昨一官人過此，令修理者，頃當來取。」士人佇立以待。俄一馬上郎至，乃其父也。取靴逕去，子追呼曰：「吾父何忍無一言教我？」父回首曰：「爾做人當如葛繁。」問葛為何人？曰：「鎮江太守。冥司皆設像焚香禮拜之。」遂不見。士因往鎮江謁繁，具道前事。問平生何修，繁曰：「某力行善事，日或四五條，或至一二十條。今四十年，並無虛日。」士問如何為善事？乃指坐間踏子曰：「如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某為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幾微言語動作，皆有可以利益於人者。自卿相至乞丐，皆可為之。惟行之攸久，乃有利益耳。」後葛以高壽坐化，子孫富貴不絕。

朱在菴曰：「今人不肯行善，非諉之財力不足，則曰時勢有所不可也。抑知時時處處俱有可為之事，自上至下，原無限量。有如是之簡便直截者乎？自踏子杯水而推之，可矣！」

合上二條：范文正，貴而得行其道者也。竇禹鈞，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葛繁雖任太守，然其所言善，乃至纖至悉，即貧人婦女俱可為之。故首列以為濟人統概。而兵刑食三者之中，尤以濟人有無量功也。雖原格所不載，亦類輯，以望慈惠官長鑒其一得。其所行一事者次之，所濟一人者又次之，而以愛物終焉。

鄧禹，字仲聲。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嘗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厥後子孫侯者三十人，二皇后，顯爵不可勝數。

曹彬，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從攻蜀，破遂州，諸將欲屠城，公不可。有獲婦女者，悉閉之一第，令密衛之。泊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凱旋還京，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閣門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句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族弟曹翰亦為將，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盡載其金寶以歸。彬子瑋、琮、璨、繼領旄鉞。祀追封王，子孫昌盛無比。翰死未三十年，子孫乞丐於道矣。

顏光衷曰：「兵主殺，而以救民止暴，則生機在焉。故能以生用殺。則功無在將上者。何也？拋一死，救萬生，視尋常行善，固有不同。若以殺用殺，則罪亦無在將上者：第一、無事生事，以百萬枯骨博封侯印。第二、鏖戰屠害，敗則多殺己，勝則多殺敵。第三、冒殺平民，攘功首級，又軍無紀律，縱其劫掠，至有木梳賊、篋機兵之謠，痛何如乎！何怪世之為將者，多不良死哉！」

正統間，鄧茂七倡亂福建延平等處。張都憲楷，計擒賊首；復委布政謝都事，搜求東路賊黨。謝求賊中真黨之外，凡可疑及脅從者密授白布小旗，約搜路兵至，各插門首為信，仍預戒兵丁，不得妄殺；全活萬人。後生子遷，狀元名相。孫丕，復中探花。

姚若侯曰：「都事領兵，自是苦差。然都事，小官耳。非此苦差，安能活萬人？子孫之狀元探花，何自而來哉？都事積德如此，受福如此。則上而監司以及督撫，偏裨以及大將軍，苟以都事之心為心，其子孫之狀元探花，豈一世再世已哉？」

人不幸當亂賊竊發之際，廁身其境者，豈得自主？苟一不從，未死於官，而先死於賊矣！故脅從一項，誠為可憫。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夫以虞詡之賢，而尚有冤殺之服；世之濫殺脅從以為功者，其無冥責哉？」

狄仁傑刺豫州時，越王兵敗，其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臣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至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詔得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三日乃去。

言言囁嚅畏慎，自然使之傾心入聽；若侃侃執理極談，恐反未必從也。

建州章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智識過人。太傅出兵，有二人違令，欲斬之，練氏密使亡去。二人奔南唐為將。後攻建州，州破。時太傅已死，二將重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二白旗授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練氏返金帛，併旗不受。曰：「君幸念舊恩，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也。」二將恐亡練氏，又感其言，遂止。夫人所生八子，皆登第。

大慈悲，真膽智，鬚眉男子尚且難之！

劉大夏，為車駕郎中。成化間（或言宣德時），有人言先朝遣鄭三保至西洋，獲寶無算。上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為尚書，使吏檢舊案。

劉先入，檢得藏之。項笞吏，令復檢；三日不得。劉終祕不言。會有諫者，事遂寢。後項詰吏，以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劉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追究有無耶？」項降位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劉果至其位。

後又議征安南，傳旨索永樂中調軍冊籍。公尚在前職，故匿其籍，不以予。尚書余子俊，為榜吏至再。公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余乃悟，力阻其事。兩次匿籍，不知陰救多少生靈。何等智術膽氣！他人縱有此仁心，豈能有此妙用？洵乎做好人不可無才！

王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眾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有刁景純者，前輩學佛。一日，逢於寺，韶復舉前問。刁曰：「但打得賢者心下過，便是無妨。」韶曰：「今自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歲餘，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欲令開眸看眼色，韶曰：「安敢開？斬頭截腳人，有許多在前。」洞見五臟而死。

顏光衷曰：「當其熱腸圖功時，不知也。一旦灰冷，真心自現，不必問天證佛，已知端的矣！」

人於勢位炎赫，事業謁忙中，切須穩提住，平心一觀。（以上輯用兵）

王賀，漢武帝時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後世其興乎！」後至一門五侯，諸女為后，榮貴震天下。

此與于公高門待封，同一自信，似有意望報矣！然其言竟若左券；人只要真正為善耳，亦無嫌有意也。

崔篆，王莽時為新建大尹。至治，見獄犴填滿，垂涕曰：「陷人於井，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固爭，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卒釋之。

仁心剴論，可泣鬼神！

史弼為平原相。詔舉鉤黨，郡國承旨，連至數百；弼獨無所上。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善良，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無以詰之。

不訟黨人之冤，不言他郡之枉，就郡說郡。與鮮于侁為利州運副，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部民不願，豈能強之？」同妙。得守土官之體。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誠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姚若侯曰：「寬一分二語，可為黯然。然寬一分者，較寬十分者更難。昔人所以論徐有功在張釋之之上也歟。」

歐陽觀，廬陵人，有學行。歷泗綿二州推官，留心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對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夫人鄭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求之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生子修，未及成

立，而觀卒。母夫人嘗以是語修，且曰：「吾不能必汝之有成，但知汝父之必有後也。」修果及第，為賢相。追封觀鄭國公。

理刑官肯發如此心，肯用如此功夫，則雖殺人之中，皆是活人之仁。不然，刑曹真不可為也。

屠康僖公勳，浙人，為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其無辜者若干人。不自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尚書。後朝審，尚書摘其語以訊諸囚，遂釋冤抑十餘人，一時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兆姓，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而平反之。」尚書為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神告之曰：「汝命無子，減刑之議，深合天心，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實生應埴。次應坤、應竣，皆顯官。

世言刑官不可為，據此，則刑官乃求富貴、求子孫之捷徑矣！范文正公言：「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予於刑官亦云。

王安石，嘗與其子雱，議復肉刑，雱尋死。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乞屏左右，言：「昨夜恍忽至陰府，見待制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拔。某恐相公不信，遲疑間，待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安石悟其事，不覺大慟。

肉刑雖未復，而立心慘虐，天必殛之。與上條一福一罪，頂針對照。

程仁霸，為眉山參錄。有盜蘆菰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財，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盍訴冤？吾為直之！」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殺之。公因罷歸，尉掾暴死。後三十餘年，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為公擔荷而往。暫時即生

人天，子孫祿壽，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子孫富貴壽考，果如其言。

顏光衷曰：「盜竟以受誣死，則仁霸於盜，未霸有功也。而其全活人之心，繫其肺腑，至死不忘，可見恩怨自有真也。」

巡撫閻公蒞南京，有誣鎮江民周志廉主盜者。廉富民，畏刑，以貨屬諸權貴請間。公反以此疑其真矣，竟杖殺之。已而鎮江郡丞盧仁上謁，公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茫然不省。公復厲聲曰：「皂隸傍邊立者，廉也。」即日昏仆。自是廉常在目，未幾卒。

顏光衷曰：「閻之殺廉，以其行賂疑之，可謂公正矣！然實非其罪，冤死為厲。可自恃無私，遂妄決斷乎哉！」

謹按張南軒有云：「為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扶弱仰強，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若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顏光衷又云：「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性，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其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讞獄之難也。其難，其慎，又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二訓，居官者宜日讀一過。

陳洎，為開封府功曹。章獻太后臨朝，有族人杖殺一卒，當洎驗屍。太后遣使諭旨，欲宥其罪；諸吏請以病死聞。洎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豈可懼太后之威，而不以實奏乎？爾曹弗預，我獨任咎。」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既而太后原其族人，亦不罪洎。夢一人謝曰：「某冤非公不伸。陰司以公有陰德，注位貴顯，生子孫賢，故來相報。」洎官臺省副使。孫傳道、履常，皆以文學顯仕。

此伸死者之冤，與平反而活人命似異。然幽憤所在，不堪沈沒。苟其公正，讞罪亦屬生理也。彼受賂賣放者，能逃冥責乎？

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驗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夢神告曰：「明旦本府魏推官過此，前程遠大人也，可預識之。」明日伺之，果至。徐乃修敬而謁款焉。魏去不數日，徐復夢神曰：「可怪魏釗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祿壽矣！」徐甚嗟訝，遣人濟跡其事，果然。未幾，丁母憂。起復候補，卒於京邸。

人命至重，得賄而入人死者，非喪盡良心，必不至是。得賄而出人死者，世或借言罪寧失出，且事近好生，因以得便已私而為之矣！抑知冤死不伸，與受誣冤死，同一性命乎！此公以四百金易卻大大官，并數十年壽，惜哉！然則世之受賂滅福者多矣，帝君豈得逐一詔之？故沒世而不自知也。悲夫！

冤死固宜急伸，乃世有借屍圖詐一節，極為慘酷。顏光衷嘗極論之曰：「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殺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為圖賴之根，指富家為甘脆之貨。至有儒紳親奴婢，衣冠族乞丐，官告私和，朝怒夕喜。甚而略借事端，拋根濫及，貧冤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難以殫述。官長每以為屍場一檢，足辨冤稱快；而孰知虎噬狼吞，魚糜肉爛，已不可言乎！此弊不革，不惟啟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為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既難概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實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為圖賴之本者，勘明抵罪。有乘亂搬搶，冒認索詐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誣賴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羊道生，為邵陵王參軍。其兄海珍，任澧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別祖送。見縛一人於樹，乃故部曲也。見道生，哀請云：「澧州欲見殺，乞垂救濟。」道生問：「汝何罪？」曰：「造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拔佩

刀，剗其眼睛吞之。須臾，海珍至，又囑決斬之。坐席良久，方覺眼睛在喉內，噎不下。索酒嚙之，頓盡數杯，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終席而別。在路數日死。

造意逃叛，可死也，道生自可不救也。乃人既死矣，又從而慘虐之。在道生不過逞一時剛忿，或借此以威其眾耳。然與其求憐故主之心，竟何如乎？情上去不得，即理上去不得矣！若直死於刺史之法，無從為厲也。

楊自懲，鄞人，為縣獄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撻一囚，流血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楊叩頭對曰：「如得其情，哀矜弗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為之霽威。家甚貧，私餽一無所受。遇囚人乏食，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沿途忍飢，菜色可掬。」遂輟己之炊，而煮粥以食囚。生子守陳、守陞，南北吏部侍郎。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按察使。

此一獄吏耳，而積德獲福如此。舊傳朱子之訓僚役有曰：「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搶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得民隱，上知官情，艱苦孤危之際，扶持寬假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唆打，無知情故枉，無舞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長久，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而狐假虎威，自負權勢，作姦犯科，爭誇膽智；而一罹憲網，身命頓捐。縱或倖免，而子孫受之，來生償之。怨毒之財，豈有安享者哉？」

明池州邵道，充郡皂。索取財物，滿意則喜，否則拳毆之，官命行杖，極力施刑。力斃杖下者，不可勝數。後得異病，手足窘束，遍體腫決如板痕，片片爛下，痛不可言。因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盡，餘骨在床，方絕。（以上輯用刑）

韓韶，字仲黃，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農桑。流民入韶縣界，韶憫其飢困，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李膺、陳實等立碑頌焉。

民命至重，人心不泯。饑饉流離之苦，目擊者鮮不動念；特難得首任其責者耳！故自汲長孺矯制發粟以來，如范忠宣之擅發常平，洪文惠之擅留運米，以賢見稱者多矣！其得罪而死者，未之聞也。景泰中，徐淮大饑。王竑為巡撫，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先是大饑疏至，上大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及得竑奏，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矣！」此又為君之仁。聖明在御，諒皆如是，當事者何憚而不為此乎？

富弼，字彥國，為樞密副使。坐謗，謫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入境。弼乃撫所部豐稔者三州，虛己以請，勸民出粟，得十萬斛，隨處貯之。括公私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擇待缺官吏廉能者，給其祿，使循行問老弱疾苦。書其勞，約為奏請。率五日一召獎勞。委曲勸諭，出於至誠，人為盡力。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主不得禁。死者大塚叢葬之，至者如歸。或謂弼非所以處危疑。曰：「吾豈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乎？」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又各以遠近受糧而歸。仁宗聞之，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尋召相，封鄭公。壽八十，諡文忠。

顏光衷曰：「處危疑而盡職，反以得君，禍福何常之有？」

趙抃，知越州。熙寧八年，吳越大旱。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待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於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人三萬餘。故事，歲廩窮民，當給粟三千石。抃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石。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男女異

日，人各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以祿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諸州皆榜禁米價；拊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自解金帶糴米以施，為吏民倡。又發官粟，平價予民，凡五萬二千餘石。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明年春，人疫病。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死者使就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止。是歲五月止。事有非便文者，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應上請者，遇便宜輒先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故大旱而繼以疫，州無失所。卒相神宗，為名臣。

救荒諸條，惟此最為詳盡。更為綜古策而約論之：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謂過往上供糧米，截留平糴，疏請以價歸朝廷。或至冬糴米補解，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三曰自出米，及設法勸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糴賑貸。五曰興修工作賑貸。令飢民有工食可食，而官府富民且易於集事也。然皆城市之民得蒙周恤，而鄉村山僻實惠難敷，所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旬給升斗，官不勝勞，民不勝病。坐而仰食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道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邵興，蓋用此法。又李玉治鄱陽，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糴。既先救附近之民，欲以此錢給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作數日之糧。此二策者，俱可行也。又所當慮者，上人一圖賑濟，則付里正抄割，實未有定議也。村民望風扶攜入郡，官司未即散米，裹糧既竭，餓死紛然。濁氣熏蒸，癘疫隨作。曾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先印榜四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不可輕動，以免飢貧雲集之弊。然後於各鄉分立給粟之所，按里照籍分撥，使各以便受之。壯者不去其故鄉，則生理依然；老弱不艱於遠涉，可無裹糧露宿、奔走負載之苦。第給發之際當覈姦，造報之中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為之。視為萬命生死所在，應不憚勤勞矣！其義倉米用平價，恐不足以給。更借庫銀，於多米地方循環糴糴。則於貴米時，減價四方之一，而民

已有 所濟。然必須多設糶所於鄉郊，以免無力者壅擠轉運之艱。更人定所糶之制限，以杜有力者轉販專利之害。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抑之則閉糶，而民愈急，勢愈 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仰價，則客米不來，縱盡發富民之粟而平糶之，能得幾許？昔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為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增 價。商賈爭利齊集，米價頓減。蓋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文正所見，過人遠甚也。至於糞子有收，老病有恤，強糶必禁，盜萌必翦。此又慈祥之所自 至，弭防之所最先者矣！

明道末，吳遵路治通州。值歲大饑，使民採薪芻，官為收置，以為直，易官米。至冬雨雪時，仍以原價易薪芻與民；時米價大減，而薪直則倍矣！官不傷財，民再獲利。

歲方大荒，即有減價之米，貧民何處得銀錢來？薪是將來所必須，取於野而甚足。似此調度，迴越意表，然實亦從興修工作想出。當事者更體此意而推廣之，無不可救之荒矣

浙 西大饑，范文正公為杭守。縱民競渡，與僚屬日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僧謂曰：「歲歉，工直賤，可及時興造也。」時舟車伎樂、貿易飲 食、工技服力之人聚者，無慮萬數。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諸郡惟杭民不流徙。

馮子猶曰：「凡出遊者，必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活者，不知凡幾。往時蘇郡大饑，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為樂，而遊船數百人，皆流徙失業。不知隨時方便者類如此。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哉？蓋令以率民，不若身先之而使之樂從耳。」仕至平章事。壽八十二，贈司空。

為糜乃富民事，非官長職也。然能以之率民，便有作用在。

葉夢得，在武昌。值水災，既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由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為籍記。凡活三千八百人。

亂離之時，所在居民，奔匿山谷。有被嬰兒啼聲，賊得其處，故皆棄路傍。有教之為綿毬，隨兒大小，縛置口中。或預以甘物浸入綿內，使兒啞之。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不閉氣；又綿硤不傷兒口。此法亦不可不知。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歲祲，貧不能納者，生子多不舉。允文為置荻蘆稅，以補添丁錢，由是生子並舉。先是允文無子，明年妻妾雙誕二男。

按賈彪為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盜劫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北行，按致其罪。竊嘗心擬其所坐，而不可得。後讀文昌化書，則知陰司直等之殺人償命矣！蘇東坡先生與朱鄂州書中，載神仙鄉百姓石揆妻，浸殺兩子。後一產四子，痛楚不堪，母子皆斃。又潤州陳氏，因子多復孕，心甚惡之。有談媼者，以藥為陳氏下胎。後復孕，再謀下之，藥方合而未服。夢一小牛曰：「我與汝何讎？汝必欲殺我，我將因而殺汝也。」寤而未解，竟下之。血崩不止，痛楚月餘。見小兒繚繞床頭乞命而卒。蓋其年在丑，則子屬牛，夢中之牛，乃其子也。未幾，談媼亦暴死。報應如此，不可殫述。乃近世淹殺其子者，百難一二；浸殺其女者，比比有之。不知男女雖殊，生命一也。昔何慎吾作戒淹女歌，予為節其文而廣其意曰：「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鯁嚙盆水中，良久聲乃止。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若本應死者，養之聽自死，何須行惡念，所爭歲月耳。若不應死者，天神注籍矣！違天及殺人，冤

罪豈放汝。靠男與靠女，豈能料到底。柔順兼親近，女或反勝子。若還慮遣嫁，有生自有所，荊釵與裙布，隨分又何愧。我故勸世人，毋為殺其女。」

王僕射，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乃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有紫衣象簡者，以一綠衣童子遺之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為宰相子。」尋生一男，王後果拜相。

林 機，淳熙初為給事中。司農少卿王曉，嘗平旦訪之，尚在省。其妻，曉姪女也，垂淚而訴曰：「林氏滅矣！」曉驚問故。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敕，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滅門。悸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曉慰以夢未足憑，無為深戚。因留食，待林歸。從容叩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歉，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尋有旨如其請。機以為米數太多，蜀道不易致，當酌實而後與，故封還敕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與其半可也。』只此一事耳。」曉輦蹙而去。未幾，林以病歸，至福州卒。有三子，繼踵而亡。遂絕。

此等見識，似欲為朝廷省費，且凡事必期覈實耳。而孰知竟以滅門。乃孝宗既不從機言矣，而米竟減半。可見財利之於人，無不吝惜。故聚歛之言常易入，而恩澤每難下逮也。然此等臣，亦究為林機之續耳。洪熙時，有使南京還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上立召楊士奇，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請傳諭戶部，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取紙筆，令士奇就前書詔。呈覽畢，用璽遣使齎行。因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尺寸計較耶？」真萬世法矣！

耿壽昌，漢宣帝時大司農丞也。時歲穰，穀一石五錢。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濟貧。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賜昌爵關內侯。

顏光衷曰：「此法原無歲不糴，無歲不糴。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是無歲不糴也。小飢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是無歲不糴也。夫然，故不患積久成埃塵，亦不患侵用徒文具。乃後世循行，愈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追比鞭撻，甚於賦稅。名埃為和糴，其實害民。又至救荒之時，慳吝不發。既發亦多衙門有勢力者占之，不能遍及鄉村也。釐而剔之，惟在良有司矣！」

隨開皇中，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儲之當社，是仍藏之民間也。委社司檢校，則官制其籍，故人不得而短少侵盜焉。其以濟凶年，無異發諸故廩而食之也。後世併歸州郡，已不免有申請反覆，給散艱阻之虞；漸而罄為貪官污吏所挪移侵沒。苟欲行之，是於籍外又生一調矣！原其初意，豈若是乎？

朱文公熹首立社倉法。其自敘云：「乾道戊子，余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時大饑，予與進士劉如愚，勸豪民發粟減值賑濟，里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近境，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則以書請於府。知府徐公，即以常平粟六百石泝溪來；予率鄉人迎受之。饑民以次受粟，歡聲動傍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王公准來代守。適豐登，民願以粟償官。而王公曰：『歲有豐歉不常，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倘後艱食，無前運之勞。』予奉教。又明年。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積，新陳未接，雖樂歲，猶稱貸豪右。而官粟積無用，將紅腐。願歲一收斂，收息什二。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儲、

廣積蓄。即不欲者勿強。歲少 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捐之，著為例。』王公報可。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乃捐一年之息，為倉三間以貯之。十有四年，已將原米六百石還府。其見 管三千一百石，則累年所收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予與鄉官士人同其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 十里內，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花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 願。願者開具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置籍以貸之，以濕惡還者有罰。淳熙八年，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他處，令隨地擇人，隨鄉立約。 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上布其法於諸路，民甚賴之。」

此真鄉先生事也。今歲頗豐稔，民猶艱 食；一有水旱。將何以堪？救荒之策，前論詳矣！而常平之基，鞠為茂草；存留諸倉，蕩如懸磬。發粟以賑，知無由也。屬以軍餉旁午，鞭扑催科，旋徵旋解，尚恐 不及，借銀以糴，是可望乎？截留上供，勢頗難行；即肯以身命殉之，亦未必有便。興修工作，工既無幾，而邇來州縣役民，從未嘗給食也，況敢望直乎？若官自出 米，豈非至幸！然廉者欲出而不能，貪者能出而不欲，惟有借賑富民，似可實有其事。而勸諭則徒付空文，抑勒必致生變亂。且各佃之田產，既燬沒無餘，則上戶之 稅糧，其賠償豈易？勢必難貸，貸亦不多。即有慈惠之有司，請之督撫；慈惠之督撫，請之當宁。而待奏待報，已淹月旬；議折議捐，奚補目下？望潤東海，勢索枯 魚。計惟先事以圖。在一二鄉紳富戶，糾合同志，乘粟賤之歲，或百石，或數十石，率千倡輸，其小富善良，願助十石數石者咸聽。設法掌管，倣朱子之法以行之。十年之外，獲粟十倍。一鄉有之。一鄉永不饑矣！一邑有之，一邑永不饑矣！此種功德，視輸金輦粟以飯僧塑像者，何啻倍蓰也。所拭目望焉者矣！

余於辛亥之春，為變通其意，作放貸賑 說，附記之。玉涵子曰：康熙九年，吳越大水，吾宜為甚。吾鄉名東村者為尤甚，予有田頃餘在焉。去冬偶過之，行其巷，寂無人聲，非鎖門而他出，則闔戶而就 寢，余深訝焉。或告予曰：「凡鎖門者，殆舉家行乞他所；闔戶者，殆絕粒而僵臥不起耳。」予大驚曰：「然則

不皆將死乎？」曰：「但未至是也。凡吾村之困守家居，而不遠行丐乞者，類皆以網罟作本，以蝦魚為資。每得蝦魚一斤，可買米半升，輒得一日活。數日來，雪大冰堅，無可施網。又今年巨浸，蘆葦亦淹沒無遺，雖欲採薪以沸水，亦不可得耳。」春二月，復過之。忽有言曰：「昨有某者，三歲兒餓死矣！」余駭甚而問其狀，曰：「吾地邇來，惟割野菜馬蘭，雜煮而食。雖得些少米，不敢以為糜也。惟粉之而入於草湯中，可以得膩，藉以稍充飢腸耳。是家無撮糊入爨數日矣！兒幼不能草餐，母絕粒許久，豈復有乳？是以遘死耳。」予淚泫然下，不能收。思上年之水，凡隸吾地者，真極難矣！計予業田二百餘畝，得租不過十七石有奇。因漕米緊急，盡數輸倉；所存欠數，謂當賣產借貸以入矣！忽遇天恩，准以水災蠲折，反領米四石九斗有奇以歸，豈不可譬之未嘗蠲折乎！此村立就危亡，吾家尚日三餐；又三日粥，輒欲一餐飯。見此光景，而私此四石九斗有奇者以獨豐，義不忍。時二月二十四日也。中夜以思，余持此米，將何為而可乎？欲施以煮粥也，則余見煮粥之弊矣！煮粥者，環一二十里而設一場。飽暖者未必不近，飢寒者未必不遠也。飽暖者不宜食，其無恥者未必不食也。聞粥一熟，群相鬩然。吾見有大桶小碗，而攜歸以飼其工人者矣！又取多積剩，而臭腐以及夫犬豕者矣！遠方飢民，在十數里外，扶老抱幼，衝風冒雨，顛蹶而至，則鍋已罄空，相向一慟，枵腹而歸耳！夫少壯者得以自達矣，衰樗婦女何以自達乎？晴天暖日不難早候矣，雪霜泥濘豈能早候乎？況今春作方殷，農務正急，若捨一日之田功，而往返十數里之遙，以就二三碗之薄粥，將來秋收，寧復有望？性命旦夕苟延，活計愈加斷絕矣！故愚謂不如計口分賑，領歸自煮之便也。出米以賑者，誠莫大之功；然人皆吝財，誰肯竟捨？有出無入，事實難行。雖有官府臨之，急之而嚴戒切責，勸之而禮貌溫文，終莫肯應也。即有十分好義者，吾知其出之亦有限矣。今使有人於此與之米一升，明日即無以繼。有人借之米五升，至冬要還一斗。二者不可得兼，其人必寧借五升矣。蓋與而無繼，究必餓死；借重利之債而可以得生，將來秋收一熟，奚難此一斗乎？故愚謂勸賑不如勸借之便也。然今日之借，不患利息重，而惟患不肯放。放債者，富人之所樂為，而在今偏不肯為。巨萬家貲，錙銖以積，連廩積囤，群視眈眈。一人可借，十人豈得辭乎？一升可借，十升寧便已乎？歲荒民歉，借去尚肯還乎？擁粟借錢，如負重責；囁囁群口，竟同敵仇。幸天下太平，眾皆明妒暗嫉，摩掌嫉視，雁行相

持，而莫敢輕動也。一旦有變，彼堆千累萬者，負之將安往乎？然以今之勢，苟不力為斡旋，亦未必保能無變也。富人齒肥，貧無半粟；富家厭羅綺，貧者衣百結。尋常亦諉於命而安之矣！同是人耳，竟甘心獨槁餓以死哉？且不借者，將謂其必賴乎？灶冷煙空，朝不謀夕，藉此救命，奚忍負恩？計口而給，不過升斗；秋收一熟，等之鎔銖。崔子曰：「惠不在大，濟人之急可也。」濟人只在急時，凡衣食不缺之家，不過暫值荒歉耳！若肯竭力節省，豈無一石五斗贏餘？省得一石出，即可救百人三日之飢；省得五斗出，亦救百人日半之飢矣！吾米尚不滿五石，欲以出放濟貧，豈不令人齒冷？然只要與吾輩作一榜樣，做一前驅耳。計熟矣，恨不即曙！黎明即起，書片紙曰：「史八房有米五石出放。其米作價，至冬償還，其息加二。凡本村極貧之家，論丁分借。此白。」時余僕莊四在傍，余語之故，且備告以作價加息便宜事。莊四曰：「僕幸邀主庇，積省得米一石，不須自食，亦可搭放以濟人乎？」余喜吾術之得行，而此法之果可以行之人人也。急領之曰：「是極善。」遂續書其下曰：「下人莊四，亦放一石。」時值清明，余以執事祠祭，無暇過彼，而已有先余而告之者矣。相與踴躍稱快。晡後余至，則益相與歎息致感。余愈愧赧不自勝。因挾前片紙，不敢出。忽一人大聲言曰：「審若是，我等窮人，今茲或者尚有命乎！我等平日借貸於人慣矣，雖加六加七，而未嘗一負也。乃今者過之，而俱謝無有也。無已，以倍稱許之，而益謝無有也。豈其無有，咸以為今歲非放債之時也。今秋寧再大水乎？若其有收，奚至負此擔石活命之債也；若其無收，吾將視其擁此陳陳者而獨食矣！無非怕有富名耳。官人寧富者哉？」余曰：「眾等皆在是，此紙可以無貼矣！」眾曰：「豈官人是為要欲令通邑式也。」竟實貼之通衢。因請余出放之期，余曰：「今米尚在城中。廿九即月盡，其次月初一乎！」眾散去，獨有一人尾予後，私請曰：「官人能有米在此間乎？」余曰：「前者因築圩埂，給發飯米，尚存數斗。又板瀆圩佃該我給數斗，今還當問我家人周百福耳。」其人曰：「官人放米，前後等耳；余家七口，三日無粒米下鍋矣！遵官人論丁分借法，當得二斗有零，今可以一斗先惠予乎？」余曰：「吾應汝，然勿令他人知。」余先歸。俄而此人至，余視剩米約有三斗，即以二斗與之。其人向天連叩首曰：「官人積德如此！皇天皇天，你必速報！」余急扶之起，謂曰：「我放米與汝，又作價要利錢，非捨汝也，何至作如此狀乎？」其人曰：「如余等人，今者孰肯借余一勺

乎？雖加十加廿，亦萬感也。余有一媳，十九歲矣，有娠。因合門將餓死，欲出脫一人，兼可得眾人活。媳請曰：「當此荒年，身居貧賤，廉恥之事，固不足言。獨恨婦有重身，已五月矣！將持此誰適乎？只待相向同死耳。」今得官人米，又再挨過去矣！」俄而又有一人至，曰：「見彼尾官人後，似有所私者；吾家極慘之事，且不及言，尚有餘剩，即惠余乎？」余罄量，具及一斗，急與之。比余入城，則前此四石九斗有奇者，已為內人買薪市鹽雜費，用去二石矣！急省飯米一石補入，而尚少以一石也。且下鄉再圖之。初一日，眾等將來領米。余先令人告曰：「不須皆來，只二三人領去足矣！」俄而五人棹一破舟至；內二人，即前日之先支二斗一斗者。外又同一人，乃余舊佃；余識之，遙問曰：「汝非此村人也，何以至是？」其人前致辭曰：「某實不住此村。頃來飢腸欲絕，聞官人放米，特來相央耳。」余謂曰：「吾前許五石，今不意自缺一石，而無從措也。寧尚有餘，能及汝乎？」其人力懇添彼一丁，以與此村人均分。五人者辭曰：「吾村已論戶照丁派定，雖勺合曾不相假也。吾等雖欲便汝，真無由。若官人此處能多出，必與汝矣！」其人淚懸懸欲下，歎息以視。余命先將四石量訖，喚周百福取前所收板瀆圩米來。至則帶陰元米六斗，命傾之盤中；則熱氣蒸蒸欲爛矣！蓋余收租，必用官斛，故每得佳米。而彼人見今歲米貴，雖稍收，亦屬貧艱，故不覺攬水重耳。余曰：「今無奈，只得湊與汝去；但不須利。」有二人者喜曰：「是竟與我！吾視之，亦甚甘，而可以免息也。」餘少四斗，則前已發過三斗矣，止缺一斗。余入內細檢，得一上年藏米舊囤，糶後尚有少剩也。余悉取出。見中有空蛀及草屑，余命篩之，又簸之，併歸盤中。在傍者咸笑曰：「是殆一斗有餘。」暗察前佃面，忽欣欣有喜色。余命量清一斗，再量得八升。前佃急前請曰：「是寧得不借我乎？」余曰：「是畀汝。」而前領過二斗者，忽愀然曰：「吾此行，吾家所分不過數升矣！今地下有狼藉及蛀屑空頭，可以施余乎？」余急命盡掃以去。彼四人者出一紙，上細開三十三家，共一百七十六丁，止分所借米共六石耳，悲哉！夫余之此法，既詳且穩矣！作價以償，防秋熟而米或賤也。加二起息，以週年計之，即加三也。既可獲利，又救人性命，天下無此兩便事也。吾輩要大修行積德，舍卻此等時，再無此好機會也。而繼余者尚鮮，何也？意皆實處于不足耳。夫下人莊四，寧有餘之家乎，亦放一石。毋論一石，即一斗二斗，皆可濟人。苟其出之，必有受其惠者。若自己偶乏，而轉借以放，尤見

至心。吾輩遇此歲年，錢糧賠累，食指繁多，自難尚有餘剩。惟是平昔行誼，苟足信人，但一開口告貸，代人生息，人之與余，不待卑辭而苦口也。借來放去，仍討來償還，不過以一擔當轉換間耳！無損於己，而大有濟於人，何惜此點點面情、幾許筋力，任人展轉垂危，而不一援手耶？因義倉社倉之不能旦夕復，而欲使出者不傷財，受者立有濟，愚謂此放貸賑法之切實可行，可以人人行之，為甚便也。

高玉立曰：毋論社倉難復，似此隨地為社倉，隨時有社倉，不用收貯，又無侵盜，真前此未有之議，後此必傳之法。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有長。通地為村，村有長。一圖為坊，坊有正。其人必擇地之公平有信行者為之。一人不能獨任，再擇一二人分任之。甲內飢民，甲長村長結報，鄰甲鄉村查核，達之坊正，坊正勘實入冊。男子全給，婦女及七歲以下半給。其三歲以下，及無行之士，與從來乞丐者不與。計丁分借。其米色必論高低，會同牙行，三面作價。至冬還，亦如之。其斗斛，出入同用流圖。其息加二。放米之家，借戶書與借券，甲長村長作中，坊長照數入冊。本坊之米，即放本坊。其本坊米少而借之鄰坊者，借戶書借券外，坊長村長另立收領。任與追清，務期有放必還，有米樂放。或曰：「其利不可以已乎？」曰：「此又子貢贖人不受金、子路救溺而受牛之說矣！凡立法要使久而可行，其刻待借者，所以廣勸放者，而加惠貧民，實所以安富民也。」（以上輯救荒）

救濟類下

黃汝楫，越人。宣和中，方臘犯境，乃盡瘞其財，將逃避。聞賊掠得二千人，閉之空室，邀金帛贖之。否則殺。黃乃悉發所瘞，直二萬緡，輸之賊營，以贖其命。二千人皆得歸，詣黃謝。歡聲如雷。夜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曰：「上帝有敕，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登科。」後其子開、闔、閱、聞、閭，俱登甲第。

真會該前人，真會使錢人。不然，瘞定二萬緡不用，與一堆瓦礫何異？又焉知不遭人之發掘哉？甚有因而賈禍者矣！即竟可以貽之子孫，而賢者則無所事此，愚者反益其花蕩。財有聚必有散，聚之愈久者，其散之必甚速。吾未見粟紅貫朽之家，曾有與其子孫，歲衣日食逐漸空乏而後貧困也；還望其散得不十分出醜為佳耳。

姚若侯有云：「兵荒者，世界一劫運也，救劫者，順天之心，逆天之運。天心好生，順以承之；天運行殺，逆以挽之，人道之所以與天地參也。人欲一日而行千百善，一人而救千百人，舍卻此等時，無處著力矣！」創論！快論！至論！足空千古。

伏湛，為平原守。更始時，倉猝兵起，天下紛擾，歲又大歉。乃謂妻子曰：「天下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贍鄉里。後官至司徒，封侯，子孫世爵。

不必論所分多少，只此一念，便堪侯封數世。

全琮，字子瑾，越人。父柔，簡默沖退，好積聚。使琮齎米千餘，至吳市易。值旱荒，琮皆以賑饑貧，空船而返。父責之，琮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故因便賑給，不及啟也。」父深奇之。琮仕吳，封錢塘侯。

袁了凡曰：「凡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敘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他日陸氏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為九卿，其言若為左券云。」

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謙即對眾焚券。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復竭家財，設粥以濟；死

者復為瘞之。或曰：「子陰德大矣！」謙曰：「陰德猶耳鳴，己自知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足為德？」謙壽至百歲，子孫多顯。

謙之施濟大矣，何可復議？但遇歉而破券，誠盛德也；大熟而爭償，是亦可以受乎！受而遇歉再貸，可為鄉人長備此千石粟矣；不受，便不可繼，後雖竭家財，止能設粥以濟耳。若其所論陰德，則發微之言也。

黃兼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報西門黃兼濟至，見幅巾道服入。真君降階接之，列坐詠上。至旦，訪得之，果夢中所見者。因問平生所行何善，以致真君禮遇如此。黃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時糴之，價值不增，升斗如故。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張公歎曰：「此宜坐吾上也。」令吏掖而拜之。黃後無疾而逝，子孫大顯。

此常平倉遺意也，匹夫可以行之矣！誠欲濟人，豈必勢位乎？然持此三百緡歲糴歲糶，其為民辛勤也，豈易易哉？愚以為是難於不受千石粟者。

魏時舉，北魏鉅鹿人。值歲歉，穀價騰貴，因發廩出糶，價惟取人之半。嘗語人曰：「凶歲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而又何損？使不遇歉，將求贏乎？」生子收節，累官僕射。

紹興丁卯大饑，流民滿道。饒州富民段廿八，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價低昂間，正幸踊貴，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室，段遂為雷震死。倉所貯穀，亦為天火燒盡矣。

顏光衷曰：「慣理錢穀者，便伏此根。段其甚者耳！人不可不自勉。」

祝染，延平沙縣人。遇歲饑，輒為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慧，應舉入試。春榜將開，鄉人夢黃衣使者馳報狀元，手持一旗，上有「施粥之報」四字。

開榜，子果狀元。又倪閃，字奏夫，穎悟嗜學，用儉好施，屢試弗遇。人議之曰：「君以濟貧為事，何屢屈於春官？豈造物有未知耶？」閃聞，益自勵。紹定四年大饑，道殍相枕，閃以糜粥濟之，活者甚眾。次年赴試，人多夢豎旗於閃門，上書「饕餮陰功」四字。果大魁天下。

朱冲，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時，以給凍者。冲壽九十餘，子孫多顯。

崔子有言：「惠不在大，濟人之急可也。敝衲之所直無幾，而寒雪時凍者得之，不啻重裘之溫矣！昔陳璘家本清貧，每急於行義。常戒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人可以財力不及自諉哉？」

薛西原先生好施，嘗解綿以衣寒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又曰：「天地間福祿，若不存些憂勤惕勵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去。」至言也。

顏光衷曰：「匹夫存心濟人，於人必有所濟。凡救性命，所損無多。但足衣食者，不知飢寒之苦，視為可已，泛泛置之。菜色時既不留意，及有病臥危篤者，又以為不能復振，遂坐視其死。即有心人，慨歎焉耳。其他則側目之、屏逐之矣！不知緣餓得病，病既不能得食，則愈餓愈深。此不過一二升米調護之，累日便能求趁。既能求趁，便有生意，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若託生非地，與此何殊？幸得自足，乃享豐席盛，又為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文不捨。亦觀昔所稱富豪，今存者幾乎？彼其子孫不終享也。豈由前人好施而不為遠圖也哉？世間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稍稍福分，亦是天庇之；寧一吝嗇錢癖，能致然乎？」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為愈哉？」

楊少師榮，建寧人，先世以濟渡為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

愚。逮少師父 生，家已裕。有神人化為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即今白兔墳。」生少師，封三代皆一品，累世貴盛。

孫三，居涑水西涯。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孫每冬用板七片渡人，二十餘年。因病到冥，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橋，當延一紀。」後享壽八十，無病而卒。

楊 雍，洛人也。兄弟六人，以傭賣為業。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沒，葬無終山。長慕追思，悽愴欲絕。乃賣田宅，徒居墓側。山高八十里，大道峻阪，往來患渴。公晨夜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屨，不受其直，累年不懈。天神為致白璧一雙，錢百萬。以娶北平徐氏女為妻，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

張仲和，善用張仲景法療治傷寒，活人甚多。二子相繼登科。張行甫亦行醫救人，貧者不取藥直。子孫顯宦數世。

許 叔微，毗陵人。省試不利，禱於神。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乃精意學醫，久遂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貧者厚與藥，不受其 直，所活甚多。復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以第六名登第。因上名不祿，升第五。上則陳祖言，下則樓村，方省前夢 也。

醫人劉太初，治薛司法妻，差誤致死。後數年，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稱薛司法妻，來求醫。劉偶不在，家人實告。遇於路，敘前病症，數其用藥之誤。劉驚駭回家。入門而死。

姚若侯云：「按律，庸醫殺人，有故者 斬；誤者以過失殺論，無死法也。太初亦誤耳，而死於此婦，何也？意其人必忽於審病，輕於試藥，其心幾以人命為兒戲矣！陽罰可逃，冤鬼肯釋之哉？竊歎醫道之 衰，同於貿販。視金如命，

視藥如金；恃己專功，嫉妒同道；高抬體面，忽略貧窮；讀書草率，切脈粗浮；藥味不精不全，製度或假或減；以病試方，送生入死。皆太初類也。乃有詐輕為重，恐嚇錢財。甚而故用毒虐，使之沈苦，而徐收其功，以大索其酬。多至無術挽回，遂致不救；真罪不容於死矣！」

寧崇禮，性好善，常造棺施人；貧不能葬者，又助以錢米。終身不變。壽八十餘。沒後，其家小奴丁貴童，夢禮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與人住，積累陰功，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嗣後登科者常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光也。次年果預薦，自是殆無虛榜。

李之純，為成都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民王彬，死復甦云：「見冥官曰：『汝以誤追，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洩露，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功，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宣傳與世間。』」後李以直學士知成都，徐子果貴。

欲使人知者，冥官之心也；而不可洩露者，陰司之禁也。然則冥官間一使人知，亦幾冒禁而為之矣！世乃以盡知，遂併可知者而亦不信，不深負冥官一片熱心哉？！（以上專行一善事）

周必大，廬陵人，監臨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法吏曰：「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除為民。」必大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門外雪交下，童子掃於庭。婦翁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及見必大，歎曰：「今掃雪，乃迎失職官也。」必大歸，刻苦讀書，赴博學弘詞試。至京，寓一班直家。遇其攜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入試，適命此題，遂中式。歷官至宰相。先是必大夢入冥司，見一判官掠一捻胎鬼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宰相鬚。遂起摩必大頰，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後罷相家居，一相士來謁，邂逅於門外。相者問：「相公安在？」必大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

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氣色愈和，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如初。相者審視，起捋 必大鬚曰：「真宰相也。」必大驚服。蓋前此種鬚事，從未以告人也。

以一官可換一人命，平心思之，原得算也。以一小官竟換一宰相，此番交易，竟何如哉？誠共詳之。

台 州應太猶，習業山中。夜鬼嘯集，應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客久不歸，翁姑逼嫁之。明夜當縊於此，吾得代矣！」應急潛賣田，得銀四兩。乃偽作其夫 書，寄銀還家。其家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遂不逼婦。後其子歸，夫婦相保如初。應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 此秀士壞吾事！」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安得禍之？」應果登第，官至尚書。

張 福州，農家子。幼時，父使持錢入山市斧柯。經行林莽，見其間有人自縊者，急扶而下。詰之，則為官逋所迫耳。盡以所齎錢贈之，其人泣謝而去。張少憩於磐石， 俄有操瓢者問云：「將無渴否？」傾瓢內漿以飲之，曰：「不惟止渴，稍有益也。」歸而頓覺異香遍體，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詩，久而仙去。

農家之錢，來處甚難。其子固未嘗學問也，矧在幼齡，竟能傾手以付，知其具大根器矣！竟以得仙，非倖也。

新 建里長某者。丁亥大饑，甲內一貧人居窘，計無復之，乃以木桶易米數升炊飯，和以毒藥，欲與妻孥共飽而死。里長因索丁糧過其家，遇飯欲噉，貧人急搖手曰：「此非君所食也。」泣告以故。里長大駭，曰：「何遽尋死？吾家尚有五斗穀，與汝負歸舂食，尚可少延也。」貧人受穀而歸，則五十金在焉。貧人曰：「此必里長 官鑷也。」急持還之。里長對以無有，貧人曰：「此殆天以報若。」遂各分二十五金，則兩家稍稍饒矣！

賑穀，宜報也；還金亦宜報。均分天賜，最妥。

高郵張百戶，以公事渡湖至淮。其返也，望見一舟浮沈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救。張心憐之，呼漁舟往救。不肯。張即解裝，出銀十兩與之，乃行。救至，則其子也。父子抱持慟哭。問之，曰：「因有事，候父而來。遭風被溺，稍遲則葬魚腹矣！」

正德初，徽商王志仁，年四十餘無子。遇善相者曰：「數月內當有大難，不可逃矣！」王素神其術。亟往他郡斂貲歸，途寓旅店。時梅雨暴漲。晚霽，散步河濱，見一少婦抱兒投水，乃急呼諸漁舟曰：「救此，與二十金。」漁舟競出之，遂如數與金。叩婦故，則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販豕者來，值夫他出，以價贏，遂自鬻之，不意皆假銀也。夫歸，必怒楚；且無以聊生，故謀死耳。」王惻然，問豕價多少，而倍周之。婦歸，其夫亦至，泣告其事。夫挈婦詣王謝，已闔戶就寢。夫令婦叩門，王拒之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夫悚然曰：「我夫婦俱在此。」王乃披衣起。方啟戶間，聞室中轟然。回視之，則屋牆因久雨而頹，正壓碎臥榻。非此婦呼之出，則立斃矣！復遇前相者曰：「子氣色迥異，是必曾救幾人命者，後福未可量也。」果連生十子，九十六而終。

使當時不再遇相者，必以為相術之疏耳；誰知轉移之速，有如此乎！弘治甲寅，有呂琪者，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今又充東岳役夫，奉批提人，汝亦有名。我為汝熟識，安忍相逼？汝當幹畢家事，俟我於各處提完，將一月，至矣！」琪歸，以是故語諸子。且曰：「吾平生三事未了吾願：某五喪未舉，欲代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年傾圮，欲葺未能，三也。」亟出囊，命諸子畢此三事。繼治後事，杜門俟死。歷數月無他異，諸子悉意其妄也。後除夕，復遇前卒云：「向勾攝至中途，忽接免提牌，云汝近來有三善，加二十年壽矣！」琪後康健勝前，果越二十年方卒。禍

福之變正同，然人縱有呂君等念，都泄泄不為，到得勾攝來時，欲為必無及矣！安得盡有一舊識府隸，而與之先通信一聲哉？

江西舒翁，假館於湖廣二年，偕諸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人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吾以償。吾去，幼兒失哺必死，是以不勝悲耳。」翁曰：「舟中同載者，皆江西塾師也。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而告諸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脩盡與之。未至家三舍，貲糧已竭，眾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抵家，語婦云：「吾忍飢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鄰家借之。」婦云：「借已頻，專俟汝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吾有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攜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既就枕，聞窗外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歲產狀元。」亟同起，披衣向天拜謝。明年生子芬，果中狀元。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嘗以一罈積錢，十年罈方滿。有鄰人犯徒，擬賣其妻。妻生三子俱幼，翁慮其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乃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神人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子孫相繼登科。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戶，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歎曰：「伉儷中道相背，何以為情？吾幸不至飢寒，且力尚能輾轉措辦，顧袖手以觀人離拆乎？」為曲處代完。後數年，尋地葬親。擇一地，乃百戶產也，復倍價買焉。當時尚葬高一穴，忽雷雨送下一穴。即生都憲兄弟四人，皆巍科。

王曾，字孝先。咸平中，以鄉貢赴試禮部，居京師。一日，過甜水巷，聞母女二人哭甚哀，因詢其鄰，云：「其家因少官逋四萬錢，止有一女，鬻於商人，今當遠離，無復相見矣！」曾因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一見。」遂以原價與之，令償其客。約三日取。踰期不至。訪之所館，而曾則行矣！是年禮部廷試皆第一。

脫然竟去，省得一番感謝；辭卻幾許稱揚，少了多少纏擾。君子施恩而不望報，行善而不居功，大宜如此！

馮商，鄂州江夏人，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與銀數錠，調曰：「君未有子，以為買妾之貲。」至京，買一妾，立券償價矣，問妾所自出，涕泣不言。固問之，乃曰：「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賠償。」商惻然，不忍犯之。送還其父，不索其錢，不望其報。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是夕生子名京，弱冠舉三元。

鎮江靳翁，年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釧，買鄰女為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鄰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為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頗赤俛首。夫人謂己在而翁赧也，出而反扃其戶。翁踰窗而出，告夫人曰：「汝用意良厚，不獨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常提抱之，恆願其嫁而得所。我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謁鄰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產子，名貴，十七歲發解，聯捷，為賢相。

此非乘人之危，及抑良為賤也。然自己一段初心，卻不忍負，即此便是惻隱之至者。發念甚真，故其獲報甚速。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疾劇，霖鄰之，因請所託。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歸河東，為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如生，泣且拜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為力請於帝，今得為公子矣！」是夕，霖妻果孕。誕期，復夢尉曰：「某明日當生。」翌日果然，因名曰穎。及長，敦厚篤孝，官至大理寺丞。

宣城沈少參，卜葬地。啟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急掩之。懼復有發者，立碑識之。夜夢一官峨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

況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為公嗣。」已而少林生，弱冠及第。（以上救一患難人）

趙素，華亭人，往青浦探親。夜行舟次，見一人立舟上。視之，則亡僕也。驚問之。曰：「見役冥司，今追取三人耳。」問三人為誰？曰：「一湖廣人，一則其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問：「莫非趙某否？」曰：「然。」僕忽不見。至所探親門首，則已聞室中哭聲矣！趙駭甚，促棹歸里。復遇僕曰：「無怖也。於路見有為君解者，以君闔門戒殺故也。及夜吾不至，則免矣！」趙後二十餘年方卒。

人於眾生，能遇物即慈者，上也。戒不肉食者，次也。舉家戒殺，併不食四等肉（自殺、特殺、聞殺、見殺者，又其次也。乃有一等人，在外結會放生，而家中宰殺不禁；是猶見人殺人，則請釋之，而自己卻持刀殺人也。苟知放生，當先戒殺）。

介葛盧，朝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讀此，可見禽獸之戀情愛子，何異於人。且時時以其冤情痛苦，向人告訴，人自聞之而不解耳。其就死時之聲，更不知作何言語也。可為怵然！

【註】介葛盧：春秋介國之君也，能通牛語。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碾一蝙蝠為末。及和劑，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面目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為灑淚。

每閱一過，便為黯然不怡者竟日。「母氣」二字，極慘極摯。心與性，又落第二義矣！先輩有云：「世界之慘，莫甚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就死而無罪。」予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線縛兩足，懸籬間，急鞭復緩，緩鞭復急。

予心惻惻動，若繫予足而鞭之也。長入市，見屠縛豕，刀尖從項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噴盡，聲乃徐絕。予更惻惻動，如刀在予腹盤旋而刺也。偶經廚下，見庖人置足於鰲腹，努出其頸，斫之。餘頸不能入，而四足與俱出，仰天而顛。嗟嗟！此何景象！靈蠢雖殊，怖死無二。常思及此，一塊肉其能下咽耶？凡物就死之慘，無不皆然。一經寫出，便不堪竟讀。

放生戒殺之報，不可枚舉，而所輯止此。蓋其事雖約，其理已甚備也。閱者更取二放生文而詳玩之，亦可以惻然有所動於中矣！謹錄於左：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蟻蝨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蛄尚且貪生。何以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檻籠，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剗戮。憐兒之鹿，舐創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于成湯，畜魚興于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鱗蟲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而長年，書生易卑名為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鰲，廚婦之篤疾瘳焉！貿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超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燬口之危，卜葬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銜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壁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堅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矣！（蓮池大師放生文）

夫 靈蠢者性，軀命奚分；貪怖者情，生死各一。凡人臨疾病，罹水火，莫不號呼爭命，目不瞑不休。間遭盜賊，臨刀鋸，筋縮股戰，齒擊毛豎。見主者意色稍改，輒驚 輒喜；有人出一語從旁解救，即感激生悲，銘刻至死。一旦捕致生物，此情都忘。震慄惶遽，既不遑辨；哀鳴愴悽，亦復罔聞。不知四生輪轉，物或為人；此施彼 報，易體相噉，豈不痛哉？！所以仁人動念，智士鏡機，損未用之餘貲，買垂死之肌骨，使斷魂殘喘，續命回生。其為公德，蓋可知也。然有三無常放，兩不必放； 有物生物，有人生放，有我生放。世人放生，多刻定時日，廣購生命。射利之夫，因網羅釣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為放也。途間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 是謂放無常期。世人放生，鑿池置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豫且之網，旋作校人之羹，是以放為殺也。江河林藪，地利隨宜，監以善信，攸然而往，是謂放無 常處。世人放生，外買生物；家中之畜，宰割不疑。語云：「經營還債，勝於布施。結會放生，何如戒殺。」以至草木斬伐，有礙生機；蟻蝨蟲蛾，都關佛性。或壞 垣而傷蟄，時覆巢而毀卵。種種傷生，道不一途，皆當避忌，豫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也。若乃遭噬觸網，顛墜束縛，應手而放，未必有生。更宜調養， 使其平復；即不全活，因而瘞之。又有猛獸毒魚，惡蟲鷲鳥，雖困厄可憫，而吞噬成性，救彼一生，實延眾毒。是當較喪全之多寡，量功過之重輕，聽其自生自死， 比之不見不聞。此二種者，不必放也。凡若此者，隨緣隨力，相機相宜。毋以殺小為無傷，毋以放小為無益。毋憚勞而阻善念，毋爭價而廢善緣。所謂有物生放，盡 於此矣！物既有之，人亦宜然。凡柄國主家，蒞官當事，或遇詿誤可憫，或遇冤困莫救，或厄盜賊水火，或遭疾病阨危，或營求失利而忘生，或逋負莫償而欲死，此 能資以物力，開其生路，惠之周旋，圖彼解脫，人生我放，其視物生尤為關切者也。故念我困厄望救心，自然形骸不隔；推我感恩救護心，自然功德有歸。若乃我放 我生，倍當喫緊。凡人未生時，面目何在？既無四大相纏，安有一切苦厄？一入凡身，骨肉為吾陷阱，軀殼為吾牢籠，絡我以恩愛之網，牽我以得失之餌，供我以腥 穢之豢，驅我以功名之策。無火而焦，不疾而災。是故拘累鞭撻，匍匐勞役，便是驢馱生。牽策在途，行與死近，便是屠牛生。集羶逐臭，附勢趨炎，便是蠅蛾生。 爭長攘臂，相啗相噬，便是鷹鷂生。毒螫害人，怨怒作孽，便是蛇蝎生。淫情熾蕩，不擇男女，便是鴿雀生。驚網觸法，

游魂湯火，便是雞鶩生。偷食頑睡，癡伏一室，便是圈豚生。光陰瞬息，轉盼生死，便是蜉蝣生。又有疾病水火之虞，重以饑饉盜賊之苦。前魂未安，後腸復斷；人禍未已，天刑洊至。甚者宿怨今業，難解難分，阱上加阱，縛更添縛，沈淪展轉，化為異物。真是眾生，真待人放矣！倘能六時打磨，一切透悟；斷世諦之網，撤塵勞之網。一條灑灑，不係去來；無迫無拘，逍遙自在。則非人非物，打出四生之中；不德不功，永超福報之上矣！（陳薦夫「廣放生論」。以上輯愛物。）

交財類

劉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傍先塋，讀書其中。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常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

深明天理，尤歷諳世故。

裴璞，韋元方外兄也。卒後，元方客隴右，道逢武吏躍馬來，視之，乃璞也。驚喜拜曰：「兄去人間，任何武職耶？」璞曰：「吾職山川掠剩使，專主世間財之盈縮。世間農勤得穀，商勤得財，士勤得祿，只得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不勤，則併本分失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敢厚。」

勤得本分所有，不勤併失本分，可以消經營者之妄心，又非怠縱者可藉口，天命人事，兩得其平。陸象山教家，每晨揖，三撾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二訓相參，真治生不易之理。陳幾亭云：「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雖曰治生，抑亦通於學矣！」又云：「貧者多高，富者多劣，亦為古高隱而概言之也。其實，家業日落，未

必賢；產殖漸滋，未必不肖。如公子荊日增一日，勤儉所致，無損於品。若汰侈成性，入不供出，墮盡祖宗之業，彌彰其不肖耳。豈得自附於灑落，以不問家人生產為高致耶？」愚按凡所貴於有財者，為其能用財也，毋庸視財太重，亦毋庸視財太輕。視太重者，必欲藏之朽蠹，是為守財；視太輕者，一逕蕩費浪用，是為棄財。然凡彼蕩費浪用者，一使之濟人利物，卻又不勝吝惜也。以此自負輕財，其惑不益甚乎？

四川資縣張御史，語其親鄧給事繼曾曰：「予按雲南日，丙夜獨坐，有緋衣人至前，曰：『某為公守錢神，待公久矣！』予問金何在，神指坐下示之，果見白金布地，數當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攜此，爾能送我家否？』神曰：『不難，但要鄉貫帖耳。』遂寫焚之，神即隱。比復命，有同年某，託薦一官，強納二百兩。歸而夜禱前事，神復至，獲八百兩。問何以減二百？神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

姚若侯曰：「嗟乎！人之好利無厭者，為貪多耳。奈何明增暗減，如江畔沙洲，東長西塌哉！凡為官者，前世必有功德，今世乃有福祿。腳跟所到，皆必有守錢神以供之。然而不聞丙夜相見者，何也？蓋人多性急手癢，遇財即攫。其同年之金，不待納於復命之後；且所納者，又不止二百金，以及千金已也。則守錢神，亦安事以赤手空言，相見於燈燭之下哉？昔李景讓之母，早寡而貧。嘗掘地，得金數斛。拜禱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憐氏母子貧苦，故賜此。若然，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金不願取也。』遽拚之。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貧，嘗得地埋金，而不取也。已而為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埋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細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貪廉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所得原同，而罪福則若霄壤焉。人宜何從哉？！」

徐孝祥，吳江人。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夕，散步後園，見樹根一坎坳，諦視，有石甃。啟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弗取。後二十餘年，歲大饑，民不聊生。乃曰：「是物當出世耶！」啟穴，日取數錠，收糴散貧，

全活甚眾。時有女出嫁，惟荊布遺之，於藏中物，鎔銖無犯。子純夫，發解，官翰林承旨。

收糴散貧，較不取者更進一籌矣！又其日取而無犯最難，真有坐懷不亂手段。

兵部員外李約，嘗舟行，與一商舟初相次。商忽病革，邀約相見，以一夜光珠遺之，因以二女為託，二女皆絕色。明日商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於官，二女立為擇配。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後商屬來理財，約請發視，夜光在焉。咸為稱歎。

太師楊公博，蒲州人也。其父服賈淮揚，眾商服其行誼。推為鹽祭酒。有關中鹽商，急於還鄉，將橐中千金寄公處，二年不返。公取埋花盆中，上值時卉。遣人於關中物色之，則商已謝世矣！止有一子，不知有金寄公處。公邀之至，指花盆謂曰：「此若翁所寄千金也。」其子愕然不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其子叩謝攜金而去。後生太師，歷官吏部尚書。孫俊民，戶部尚書。

如二公，真可以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矣！骨肉親故間，能由斯道者，曾有幾人？奚論泛泛哉！

舟師，姓吳，餘干人。與其子載商至瑞洪，商遺金一袋於舟而去。吳理船艙得金，懼子見之，乃收置灶灰中。子欲發舟去，吳故遲延半日。商反覓金，吳舉以還。商請均分，吳堅不聽。商籲天拜謝而去。其子恚曰：「橫財入手不能享，乃舉以還人！」吳笑曰：「吾父子終日棹舟，尚不能飽煖，橫財豈易享耶？」命發舟去。其子不用命，吳自運舟。舟旋轉不動，如有物礙其舵。吳乃入水驗之，得一皮箱，內盛二百餘兩。遂成富室。

秣陵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一江浦人，假火於哈，遺銀一袋而去。哈九見之，自思此人失銀，未必能記在此，遂追至江干還之。其人大喜過望。

隨渡江至江浦，見大風覆一舟，可二十餘人。其人自思：「譬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將來做些好事？」遂呼漁舟，救得一人者，謝銀五兩。漁舟爭撈，止救得一人。問之，則哈九之子也。」

其還處，更真而切；其報處，尤大而奇。

還遺之報，自裴晉公而下，舊錄有廿餘條，不勝載也。且其人多士人君子，讀書明理，無足深異；今錄舟師飯店，下及僮僕，而凡人可以知所自處矣！」

袁尚寶，家居時，有友蓄一童子，甚韶秀，且機警。尚寶相之，以為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乃遣之。童無所歸，往來寄食宿古廟中。一夕，見有牆角破衲裹銀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惟命薄，故為主逐；今更掩有此物，天益不容矣！」遂守之以待失主。旦見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傍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犯罪當死，某指揮治之。妾賣產併借貸，得銀若干，將以獻彼。過廟少憩，不覺失下，吾夫死矣！」童歷問皆合，遂付還之。婦人欲分謝，不受。攜去，夫得脫。念童子之德，遍以告人。某指揮聞而異焉，訪致之，育於家。悅其美慧，年老無子，遂子之。數年襲職，歸拜故主。主嘆曰：「袁君之術，乃疏如此乎！」留之。俟袁至，乃使素服捧茶。袁一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致此！」主謬云：「逐出無依，今又來矣！」袁笑曰：「君毋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豈嘗有善事以至此乎？」此子備述前故，其友益歎袁術之神云。

此童草草數語，竟通身講出一個知命畏天，說來恆似極淺道理，守定便是絕大學問。

羅倫，永豐人。成化丙戌，赴試禮闈。僕於途中，拾一金釧。行已五日，倫偶憂路費不給。僕曰：「向於山東某簷下，拾一金釧，可質為費。」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毋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

其家。果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疑婢所匿，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授，根求詈罵，忿欲投繯。倫出釧還之，遂全兩命。當時見者，即咸以鼎元期之。急復趨京，已三月初四矣。倉皇投卷，竟得中式。廷試果狀元及第。

此亦還遺耳，似無足為羅公異者，仰思羅公之心何心乎？捨己功名，憂人性命，豈尚區區釧上起見哉？且他之還遺，往往揆之天命，多出於不敢；此之還遺，念念發之至誠，實出於不忍。不敢不忍之間，安勉之別？亦仁與義之分也。

閩中春元林某，萬曆間，會試過杭州，謁房師理刑某。有一窩主在獄，願以千金釋罪。理刑屬意林，林曰：「縱虎傷人，於心何忍？誓弗敢為。」理刑甚重之，更許言一事。乃富家妻以孕亡，而內翁誣以人命，令出二百金為贖。林訪知其誣，慨然曰：「伸冤理枉，正吾輩事，何必計謝！」即言於理刑，釋之。夜夢神語曰：「君卻非義之財，救無辜之命，上帝已賜汝第矣！」是科果登第。

邇來遊客為害地方，安得盡以林君之風，耳提面命之？

定遠狄令。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叔欲之。不與，告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立拘其嫂，嚴刑考訊，悉追出之；狄果得其半焉。其婦積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持一小團魚，掛於床上，倏然不見。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頭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皆生此疽，相繼而亡。止一孫僅免，無立錫之地矣。

姚若侯曰：「嗟乎！病死者，世所謂考終命也。乃有如此患病，痛楚號呼，鑽心澈骨，經年累月，求死不能。病之慘，固有慘於刀鋸鼎鑊者矣！乃其子訃狀，不過曰『某月某日，終於正寢』而已。愚者橫者遂曰：『某某且得善終，天道

何知哉？』死者如啞人受杖，無處說苦；生者如盲人傍聽，但聞杖響，不聞號聲。直臆曰『官刑不痛』而已矣！」

錦衣衛王佐，其知友陸松亦掌衛篆。後松子某襲居松職，勢焰甚張，而佐子不肖。有一別墅，極雄麗，不欲得之，不可，乃陷以罪，捕及其母。其母膝行前，訴其子罪過甚詳。其子恚甚，呼母曰：「兒頃刻死矣！忍助彼為虐乎？」母叱之曰：「死即死，何說？」指陸坐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為？」陸頰赤汗下，趣遣之出。事遂寢。世徒見宦家子為勢要所魚肉，莫不恨彼而憫此；而不知宦家子被人魚肉，原是宦家之報。然今日魚肉人者，他日又必有人魚肉之，所謂後人復哀後人也。悲夫！

紹興府一布政，巧於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良田千頃，富甲一郡。其祖父屢見夢，言冥譴將及。弗信。有一子一孫，縱慾嫖賭，殀死。布政公尋染癰瘕。子媳孫婦，頗著醜聲。利其有者，趨之若鶩，公猶目及見之；垂死，家已罄矣。臨危。忽張目大呼曰：「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說畢而死。

陳探塘曰：「前輩樊知縣毅、王司訓輔，予少時聆其言。樊曰：『吾歸，囊貲僅五千耳，金繪不及一千。』王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元。』樊意恨六千為少，而王且喜六百為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私藏，輒不顧養。樊取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五尺童。客至，老婢供茶，恆戚戚焉愁。比卒，葬不成禮。今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歡，暮年惟花竹為樂。客至，留飲盡歡乃已，無日不開口笑也。今諸孫且岐嶷濟楚，家聲駸駸未艾。夫樊財十倍於王，而王受用顧十倍於樊；子孫賢不肖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者經營宦橐，身且未必能享，況能謀子孫乎？靜言思之，可以一悟。」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瑁。每營產，必減其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以微貲取之。嘗置一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兒曹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掖愕然，自此少悟。

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上元有姚三老者，貲甲間右。嘗買一別墅，池館甚盛。一日，邀王大癡遊酌池上。酒酣，大癡曰：「翁費直幾何？」曰：「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曾觴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奈，只得賤售。」大癡曰：「翁當效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奈，不宜賤售。」其旨與此正同。

馬氏家訓曰：「人之賣產，或缺食，或負債，或疾病死亡，或嫁娶爭訟，故至于此。為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拒陰漠之，以重扼其價。既成其契，則姑予以直之半，遲延累日。或以些少，或以米穀他物高價補償。而賣產之家，所得零星，隨即耗散；向之准擬以辦此事者，今不復能辦矣！而又往來催取，跋涉之費，出乎其中。富家方自喜以為善謀，不知天道好還，其子孫自能為之破壞，以與他人復糴。諺云：『富家更替迭相報。』詎不信夫？！」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眾已償價七百金，將售矣。翁閱房，竟酬以千金。子弟以為言，翁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眾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眾口？且欲未饜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產，彼之望已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從此為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虧價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凡寬厚者不占便宜，占便宜者不寬厚，所行殊路，宜畢世而不相謀矣。此則步步為己便宜地也，而其法只是用一寬厚。知寬厚之為占便宜，斯善占便宜；知占便宜之在寬厚，亦可不疑於寬厚矣。

弘治時，有淮民陸氏，富而姦，計奪其鄰鄭氏之產。撤其居以為園，所餘惟嘉樹一本。晚得子而啞。一日，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問之，則啞如故也。及長，荒淫賭蕩，家罄乃死；蓋鄭氏後身也。至今里人尚能徵之。

陸氏家本富，而奪鄭氏之產。除鄭氏之產外，其家所固有；及他所營趁者，正尚多也。鄭氏轉身來索，亦應償其所奪之舊耳。乃直至家罄方死，還先所奪，竟不知幾倍矣！人間未必有此重利息也。且陸氏百計圖維，持之何其艱；鄭氏口都不開，安坐淫賭，用之何其逸也哉？！

隴右水門村有劉鑰匙者，以舉債為業。善規取人貲財，如執鑰匙開人箱篋不異也，故以此得名。鄰家有借其債者，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即積累數倍，併其貲財物產皆盡。後鑰匙死，鄰家生一犢，有其姓名在賺肋之間。

方通判乳媼周氏，性樸直，不慮人欺。有蔡翁者負其錢，每督取，率託以他故。經數年，媼呼責之，妄答云：「欲償婆錢，輒為官事所蕩，願寬今歲。如背約，當為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媼嘗戲呼曰：「汝是蔡翁耶？」即掉尾而前，十年乃死。

如此業報，只是開口一愿耳！不愿將如何？曰：「童安珩、解奉先、竹永通之設誓變牛，固已。他如宜春姥、王稍同一變牛，王珍變羊，高瑀家之馬，皆以負債變償，均未嘗設愿也。且蔡翁口中既不說變狗，心中能不說負債乎？負債必須要償，心所自知處，便見真報應。既與設愿無涉，亦不待問之轉輪王也。

李玉，廣陵人。少隨父販糴，父老，玉繼之。人與糴者，授以升斗自量，不計貴賤，每升只取兩文，利以養父母。歲月既深，衣食自足。父異之，曰：「吾輩之業，每用升斗，出輕入重，雖官府治之，莫絕其弊。吾早悟，用一升斗出入，自謂無偏。汝更任之自量，吾不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乎？」八十餘，不改其業。值宰相李玉節制江南，乃避諱，改名寬。李相夢入洞府，

見彩雲瑞靄，瓊樓玉宇，石壁上有金書「李玉」字，甚喜。俄二仙童出曰：「此姓名非相公，乃廣陵部民也。」寤而訪之，得寬舊名玉，遂輿入府。因請平生何修？寬辭無有。固問之，具以販糴對。後年百餘歲，尸解而去。

高忠憲公有言：「善須自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升斗自量，所惠有幾？而守此不變，竟證仙果。誰謂販糴中，便無修仙之路哉？」陳幾亭云：「貧士不執一業，無以為生。即為工商賈，何害？言必信，行必公，操市井之事，絕市井之心，工商賈真士品矣！若夫避市井之名，而奇贏詭詐特甚，則一工商賈而已，而又加賤焉。」

宋時南城陳策，有人從買銀器及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帑有之，何靳耶？」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久，絲力靡脆，恐不堪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或得非真者，故為公驗之。」危整，亦南城人。買鮑魚，其駟舞秤權，陰厚整。漁人去，駟請留，曰：「公買止五斤，已為公密倍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漁人數里而返之，酬以直。又飲駟酒曰：「爾所欲，酒而已。何欺窮人為？」呂南宮作不欺書，述其事。

瞿嗣興，常熟人，仁慈篤厚。歲歉，有貧人糴粟，受其錢五百，佯忘曰：「汝錢十百耶？」倍與之。凡負販者，必多償其直。家人怪問之，曰：「彼胼手胝足，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自少至老，為善之念未嘗少怠。壽九十八，二子一孫同登科。

世間負販一流，誠為可憐。蓋其乏商賈之資，鮮農夫之力，無百工之功，而恥為貧丐之行。借本營趁，冀覓錙銖。一條扁挑上，舉家父母妻子衣食在焉。間嘗設身代處一番，每思瞿公之言，深為有理云。凡吾所輯交財者，謂非己有而不苟取云爾，此則微近於能與矣！然不常存此能與一念，則事事定要公平，究竟已稍傷刻薄矣！公平為本，寬厚行之，取與之大致也。

周婦，信州人，賢德能幹。翁才美，將以家政付之。諭以斗斛秤尺各二樣，并出納輕重便宜。婦不悅，拜辭翁姑，不願為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為妾之所出，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何遽如是？」婦曰：「翁所為，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曰：「約二十載。」婦曰：「必欲妾留侍奉，若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妾即願留。」才美感悟，欣然許諾。婦生二子，皆少年登第。

二十餘年輕出重入，亦二十餘年輕入重出，前後只合得公平耳；而後來便宜已特甚。但世人偏只要目下小便宜耳。人人皆要便宜，而彼蒼視之，莫有此肯吃虧者，二十年秤頭斗頭，換得進士兩個。便宜乎？吃虧耶？

俞翹者，專造鑽鉛假銀。正德戊戌，至晉陵貿易。經賣羊處，欲以銀一兩三錢買四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明日主人他出，復來，增價一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經（註）死。夫痛其妻，亦經死。不數日，翹被迅雷擊死，陳於湖濱，所存假銀在手，遠近稱快。

【註】經：上吊也。~出版者~

姚若侯曰：「嗟乎！俞翹所知者，用一兩八錢之假銀耳，豈知畢其夫妻二人之命哉？乃夫死妻死而翹亦震矣！每人一命，約止值假銀六錢也。悲夫！世之貪官污吏，橫紳土豪，虐取人財以快己欲。或虛聲恫嚇，或設計羅網，未必即有殺人之心也。然而被害之家，財命相連，有以驚怖死者矣，憂憤死者矣，飢寒死者矣。殺人者豈必盡以梃與刃哉？陰律甚重，概從抵償，不拘陽間真命致死之例也。請以俞翹為前車。」

奢儉類

范文正公嘗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若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夜不能安枕，明日必求以稱之者。」勳名德業，卓越古今。

嗟乎！盡如公所云，吾人盞粥亦豈能消也耶？天下農工商賈之子，無不自食其力，而我輩泛泛一編，飽食終日，勞心勞力，兩無所居。外既不能有益於時，內斷不可有歉於己，端修清操，質之衾影而無慚，庶幾亦是一種消食方法。先輩格言云：「受享知慚愧。」能知慚愧者，差可受享矣，自不敢厚享矣！

又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為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時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為樂耶？」

人俱以有諸己為樂，應只樂有諸己耳，未必能實享其樂也。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公言：「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誰障吾遊者。」正笑盡此輩；而公之園林，直無邊無界矣！本分儉嗇中，煞甚瀟灑快活也。趙普將營西第，遣人於秦隴市良材數萬。及第成，普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不再來矣！陳升之治宅潤州，極宏壯。宅成，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極力經營，何用哉？

胡九韶，金谿人，造詣潔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時，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飢寒。三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邵堯夫先生云：「無疾之安，無災之福，舉天下人不為之足。」至哉言也。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聰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時，天上矣！語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諺曰：「別人騎馬

我騎驢，仔細量百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赤腳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祀廳事已寬矣！」張文節公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常人之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司馬君實曰：「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從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黃魯直在宜州，嘗為人書卷云：「余所僦城南民舍，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間廬舍如是，又不可堪其憂耶？夫方貴而思爵祿之去時，既貴而追思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高景逸曰：「治生之道，只守儉之一字。每事輒思曰：『此亦可已也。』便斬然已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樸素些，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縱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安靜快活？！不但治生，即是寡欲清心之要；力持此法，更加以一勤，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泰然自得，衾影無慚，不勝貪穢之富千萬倍耶？」

張乖崖為令時，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顏氏家訓有云：「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甘，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夫如此為生，儘可稱豐贍逸樂矣！而盡人勤儉可自致，人生何必求多餘，又何嘗有不足耶！？」

昔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禍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授黃州者死。鄂州為治其後事，祝柩前曰：「我與公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我去；使我今即死，又後七日矣！若有靈，宜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了，故死。公生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須留有餘。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儆悟修省而然耶？

崇修錄曰：「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可得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便可二十日。若縱恣奢侈，一千之數，一日用盡矣！或難之曰：『世亦有廉儉而命促，貪侈而壽長者，何故？』曰『貪侈而壽，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必愈壽矣！廉儉而促，當生之壽少也。若更貪侈，必愈促矣！』」

蘇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曰：「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其在杭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食不過一爵一肉。又尊客至，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廣德守趙次山公崇賢，方崖公大佑之大父也。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為烘足之用。次山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

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於寒苦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方崖謹佩斯訓，官至大司寇。

懷炭夜讀，今縉紳家之良子弟也，而趙公乃斥其過享，前輩之家法如此！祝氏訓子書云：「憶昔吾兄弟當爾兄弟之年，方且戴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黑。吾十九歲始受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我兄弟遠甚。而或勤劬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是且以得讀書為受享矣！然吾輩寒素之子，衣食分心，奔走曠業，負笈無行李之費，求師鮮束脩之資，楮筆艱難，膏火缺乏，種種苦楚，不可殫述。以此而觀，得如祝氏子者，謂之受享，誠宜也。

雪峰、巖頭、欽山，至吳山下，濯足澗側。欽山見菜葉而喜，指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入山，果無名衲。

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不惜，如燈之燄，愈燄愈易竭；將來之福能培，如添炷油，愈添則愈久。」知言哉！

唐乾符初，有朝士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煙氣，難飧。」及被寇亂，昆仲數人與僧同竄。餓伏山莽中，得脫粟升許，手折生柴炊之。甫半熟，爭以杓就鍋而食，以為至味。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為。」朝士慚悔。

原評云：「豈口腹先貴而後賤哉？彼揀擇精好？皆矯奢使然耳。」愚謂矯廉矯儉多矣，「矯奢」二字獨奇。然如此奢法，真奢之不近人情者也。爭靡鬥侈，無可翻新，只於一飯，又生出如許驕貴。寇亂之來，皆自此種暴殄有以致之；而究使斯世亦同被其毒，悲夫！

棟塘陳良謨曰：「正德三年，州中大旱，各鄉無收；吾鄉賴堰水大收。明年又大水，吾鄉頗高阜，又獨收。兩次州官概申災，俱得免糧。因得買各鄉所鬻田產及器皿諸物，價廉而所值三倍。於是諸家奢侈相高，舊時樸素之風盡變。予告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問：『何也？』予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叔兄不謂然。未幾，村大疫。四姓男婦，幾無孑遺。叔兄稍動念，曰：『吾三家畢竟何如？』予曰：『雖無彼四家之甚，耗損恐終有之。』果陸續俱遭回祿。」

姚若候曰：「嗟呼！奢侈之為禍若此。雪竇大師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獨盡為災，眾盡為劫。天以其所甚惜之福與人，人不知惜而天自為惜，則兵、荒、疫三劫生焉。有父於此，以其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授之於子，子不知惜而抵擲之泥穢之中。其父見之，必奪珠收璧而去，加以楚撻乃已。兵荒疫三者，亦天奪珠收璧之法哉？』」

無福消受，斯不可享用。然則將為守錢兒乎？曰：積德以益福而已矣！蓋格之所云儉者，非鄙嗇之謂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固有祖宗錙銖積之，而子孫泥沙用之者矣。大凡人生而有些錢財，亦是前生種下些福分，不可不自惜，而又不可不自用。其半菽不捨，非惜也；矯奢暴殄，非用也。竇禹鈞家無金玉之飾、衣帛之妾，而賴以全活者不可勝數，斯真為善惜！斯真為善用！前輩有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歡娛未許暫停杯。」嗟乎！豈特歡娛也。甚而腹脹膨脝，嘔吐穢藉，思得少減涓滴而不能也。故有富人一盤飧，足供貧人七日飽者矣；一席宴，足供貧人終歲食者矣！究之一人之下箸，曾無幾何，而諧狎之饗餐，婢僕之狼藉，總折算其一人之祿食也；何如少存節省，多作幾年享受，旋行施濟，以留與子孫領用乎？昔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眾，其徒有為御史者謁之，留之饌，惟蔥湯麥飯而已。因口畀一詩云：「蔥湯麥飯煖丹田，麥飯蔥湯也可憐。試向城頭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煙。」噫，意深矣！

性行類

趙清獻抃，貞介絕倫，鉅細不苟。晝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於天。其不敢告者，不敢行也。始終一節，如青天白日，百世可師。

縱不以告於天，天無不知之也。而人恆若以為不知也。故必以告，為持身制行之至訣。

按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便息；實未嘗往也。」可見公之端方，信及廝役，而其得力於克己者誠深矣！

司馬溫公嘗自言：「吾生平無他過人，但未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劉安世嘗學於公，求盡心行己之要。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

妄語一事，極不可解。人於有關係處說謊，還是有意欺人；乃尋常說話，最沒要緊事，亦偏帶幾分虛頭。想來甚是無謂，卻不覺口中道出，自非實曾用力，誠未易免也。

范忠宣公純仁，每戒其子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人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有友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養廉，惟恕可以成德。」

鄭子元曰：「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之要。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乎！」

韓忠獻公嘗言：「君子小人之際，皆當誠以待之。知其小人，但淺與之接耳。」凡人於小人欺己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姦，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

此種局量，非大學問不能。然全身遠怨之道，無出於此。

尚書云：「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即勃然怒；一事之違，即憤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李文靖公沆為相，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遽詈之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引退以讓人，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蹶蹶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也。」終無忤意。

薛文清公有云：「辱之一字，最為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嘗考王昶戒子云：「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害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則其道在反己也。」陸文定公云：「或非意相加，度其人賢於己者，則我當順受，待其自悟。其同於己者，大則理遣，小則情恕。（衛洗馬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至不如己者，則以不足較置之。是其道在審人也。」昔賢云：「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斯忍逆之方也。」鄭孟發云：「有以橫逆加我者，譬如行草莽中，荊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雲游齋錄云：「凡有橫逆之來，先思我所以取之之故，隨思我所以處之之法，潛不動氣，而靜以守之，則患消而禍遠矣！斯處橫逆之道也。」合數言，而可無難於涉世矣！

夏忠靖公少時，有人觸犯，未嘗不怒。初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不覺俱化。故知量亦從學問來。

唐一菴嘗語弟子曰：「人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曰：「何謂？」先生曰：「顏子持己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有不是加他，方說得是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來，必是自取，何曾是犯？我輩未須學『不校』，且先學到『犯』字。」

高景逸曰：「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己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不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為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宜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多少氣力，長了多少識見。小人所以為小人者，只是別人不是而已。」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常語人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但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真自棄也。」

受橫受謗，所以降伏火性，為反求諸己地耳。若一逕淡漠置之，便易流於悠悠任放；故須豎起脊梁，著實奮勵一番，方是君子為己之學。程伊川自省云：「農人祁寒暑雨，深耕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宴然為天地間一蠹。」古人云：「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樂則淫，淫則惡心生。」孟子以飽食煖衣，逸居無教，為近於禽獸。然馬牛尚能引重致遠，直豢豕而已矣！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歎善難而惡易也。朱子云：「要做好事，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可不畏哉？

武 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廷相王公為臺長，一見即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履。轉入貴城，漸為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其言，終身弗忘。

蘇叔黨過，讀南史。東坡因語之曰：「王僧虔居建業中馬糞巷，子孫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與王公此喻，同一真切微婉，得風人之遺。

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卻不受，曰：「士當貧苦，正是做功夫持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欲心生，廉恥喪矣，功夫何在？」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晝若未嘗與人作一方便，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

西域有脅尊者，年八十出家，少年誚之。尊者聞而誓曰：「我若不通三藏，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脅至席。」乃晝則研窮教理，夜則靜慮凝神，三年悉證所誓。時人敬仰，號為脅尊者。

蓮池師云：「世間即一技一藝，其始學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若置而不學，則終無成矣。故最初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能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能精進，然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遇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墮，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心。誠能如此存心，何事不辦哉？」

周 孝侯諱處，陽羨人。少不修行檢，常出遊。遇父老，問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也？」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侯問：「何為三

害？」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與子而三矣！」侯曰：「若是，吾能除之。」乃射虎斬蛟，折節好修，就機雲學問。基年，州郡交辟。

人孰無過，過而能改，乃大賢矣！然如此之決捷勇猛者，實罕其儔。顧涇陽云：「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一個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悁忿，渙然冰釋；這便是一個善變化氣質的樣子。」近聞一朝士，生平善怒，其母與一戒板戒之。怒發，便持此戒板擊人。大堪發哂！

李文正昉，丁太夫人憂，起復充職。竇儼責之曰：「魚袋之設，取夙夜匪懈之義。以金為飾者，亦身之華也。子居憂，雖恩詔抑奪，不當有金玉之飾。」文正遽謝不敏，且誌於心曰：「為人子者，喪禮固非預習，然苟不中禮，非惟有虧名教，亦何面目處縉紳之列乎？固知竇兄真長者也。」

【註】魚袋之制始於唐，蓋以為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魚袋。宋因其制，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出版者註~

徐存齋階，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人服其雅量。

【註】顏苦孔之卓：顏回苦孔子之卓然不可及也。揚子法言學行：「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卓之至也。」

凡用古書，須使不覺其為古書方妙。且古書亦自有疵累處。苦孔之卓，入之制義，斷乎不妥。但「杜撰」二字，批得欠確耳。徐公之改等。多只悔己少學，若以能用古即佳。竊未之許也。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攜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既去，若不記其人。定山大服。

邵堯夫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興至，成詩自詠，就事歡然。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驩，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

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觚觚子每教人養喜神。大聖人之申申夭夭與兢兢業業，初非二義。乃有無事而憂，對景而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豈非便是一座活地獄？昔人言：「景物何常，惟人所處耳。」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礙者，即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程明道、伊川，各從群弟子同遊僧舍。明道與伊川自寺門分道，會於法堂；弟子不覺皆隨明道。伊川謂人曰：「此是某不如家兄處。」

楊 翥，字仲舉。篤行不欺，仁厚絕俗，善處人所不堪。鄰人作室，簷溜落其家，家人不能平。翥曰：「晴日多，雨日少也。」鄰人產子，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鬱驢步行。墓碑為田家兒推仆，墓丁奔告。公曰：「兒傷乎？」曰：「無之。」曰：「幸矣！」語田家：「善護兒，勿懼也。」又或侵其址，有「溥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之句。嘗夜夢食人二李。既覺，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利心不明，故至此。」不餐者三日。

劉 寬，字文饒。性仁恕，雖倉猝，未嘗疾言遽色。有人失牛，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一日，當朝會，嚴裝訖，婢奉肉羹，誤污朝衣。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官侍中，封遂鄉侯。

凡寬以待人，而使人慚愧至無可容身，其不寬孰甚焉！此獨替他開解得甚是平常，全然不覺有人之不是，所以為佳。宋元豐六年冬祀，群臣導駕，即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其有意無意，俱不可得而名也。則又渾然無寬之跡矣！

羅循，號雙泉，吉水人。會試時，亡其罽褐。同舍生不自安，物色其竊去者，同循訪之。比入座，故探其囊，出褐示循。循趨而出，謂其人曰：「物偶相類，彼醉語耳。」歸語生曰：「我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為士人耶？」生始謝不及。循是年登第。子即洪先，狀元。

鄭曉為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者，承筐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筐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矣！」授之，令持歸。

清者極易刻，廉者多好名。既無二者之病，而又出之從容謙婉，反覺楊伯起四知，直而寡趣。

慶曆間，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京薦其友於鼎臣，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將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敢出。京妻召吳僕語曰：「我來，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江陰徐晞，由縣吏起家，為兵部侍郎。時同官一主事，少年甲科，每向胥曹，輒罵狗吏，意以辱晞。晞坦如也。未幾，主事沒，為棺殮送歸。人愈服其長者，歷仕至大司馬。

人自薄，我自厚，自處地步甚高。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若何效僻？」同是此種學問。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時已皤然，楊每論事，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大不堪，正色謂曰：「君莫欺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從旁搖手曰：「莫與！莫與！免為人侮。」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為老翁何可得也！

巢道卿為浙漕，以母老求養罷。長子經，從臨江來修謁。方入客次，聞眾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位。」經問：「得報耶？」曰：「傳聞耳。」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眾賓負赧，無可容身。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

宋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北地，館於燕山愍忠寺。見一唐碑，辭甚駢麗，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館，欲矜其能，取筆追書。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肅王視之，即取筆盡補所闕，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語云：「休誇我能勝人，勝如我者更多。」信不誣也。

陳幾亭曰：「君子有二恥：矜所能，恥也。飾所不能，恥也。能則謙以居之，不能則學以充之。君子有二惡：嫉人所能，惡也。形人所不能，惡也。能則若己有之，不能則捨之。」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輕侮之。雨止，驕從入，翁上馬呵殿而去，始知為吏部待侍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物，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楊州工曹。

江陰張畏巖，積學能文，有聲藝林。萬曆甲午，鄉試無名，大罵試官。有一道者在旁，微哂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怒叱曰：「汝烏知之？」道者曰：「聞作文貴心平氣和；心氣如此，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請教。道者曰：「文字固要佳，若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要自己做個轉變，始得。」張曰：「命已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功，而又加意謙謹，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士也，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功乎？」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自此感悟，折節好修，丁酉果中式。

袁了凡曰：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俗云：「有志者事竟成。」蓋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處處方便，自然感動天地鬼神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興到耳！興到則求，興闌則止。孟子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予於舉業亦云。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王文成公示子正憲曰：「今人病痛，大段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字，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足，真能虛以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上糧訖，去布政司取通關。夜夢縣尹至省城南門，撤儀從，止一青衣控馬，謂糧戶曰：「爾且跟我入會議府。」因隨之。一省府縣官皆在：太原、平陽、大同三知府上坐，澤、潞、汾、沁、遼五知州前席，其餘州縣以次列坐。茶畢，俄有符使齎文書至案，曰：「山西新舉人榜

也。」一官開而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為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遵父命，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放重利私債，逼死二人命。」中坐者遂打一叉。至四十一名，縣官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人傭。」中坐者又打一叉。至五十九名，縣官曰：「其人捏寫呈詞，好唆人訟，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者打一大叉。唱名畢，中坐者命眾各舉所知。眾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命寫本者寫訖，復謂符使曰：「月內進場，快去，不可誤事。」糧戶醒而記之。次日領文回，路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為述其事，揭榜果然。

姚若侯曰：嗟乎！天榜已定之後，縣官得以糾舉而除其名，眾官各舉所知而補其數，是陽間所中者文章，而陰間所中者德行矣！自隋唐以文章取士，而周漢以來鄉舉里選之法，陽間不用而陰間用之。蓋幽明二教，彼此相成，佐其不逮，如車兩輪，如鳥雙翼，可偏廢哉？且和順縣城隍，陰間豈少衙役，而必借陽世一糧戶，跟入會議府哉？亦是城隍一片婆心，指引讀書人一條取功名正路，特託糧戶口中說出，即是現身說法活城隍也。此城隍何等苦心，何等真切，而世人只泄泄不信，奈之何哉！

李登，年十八，為鄉貢首。後年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乞入冥勘之。師為叩梓潼帝君，恍見一吏持籍示曰：「李登初生時，上帝賜以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繫其父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嗣後侵奪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長安邸淫良人婦鄭氏，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復盜鄰居室女王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其籍矣！」師以語登，登愧恨死。

顏光衷曰：「使李生不乞冥勘，則少年鄉舉，驕淫橫佚，自以為福分止此耳！旁觀者方且曰：『如此驕淫橫佚，且得少年鄉舉也。』不反謂天道不足信哉？」

林茂先，少領鄰薦，家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得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年登第。

男女之防，人易蔑之。鬼神在旁，吾能不畏之哉？凜凜數言，可為閨室箴銘。

性行之類多端，所堪舉一以例其餘耳。中 惟淫最重，稍廣採以謹法戒云。高忠憲公曰：世間惟色最迷惑人、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為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腳即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入口即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

餘 干陳生善醫，有貧人病怯幾危，陳治之痊，不責其報。後陳薄暮過之，因留之宿。其姑與婦議，令伴宿以報恩。婦唯唯，夜就陳曰：「君生妾夫，此姑意也。」陳見婦少而美，亦心動。隨力制之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不可！」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於桌。最後幾不能自持，又連呼曰：「『不可』二字最難。」迄明乃去。後陳子入試，考官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挑燈復閱，再棄之，又聞呼曰：「不可！不可！」因又閱，決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因錄之。榜後，房師問其子，子不知也。歸語其父，因憶為不淫之報云。

姚若侯曰：嗟乎！「不可」二字最難，誠難矣哉！旅客臥帷帳之間，美人鳴燈月之下，漏長燭短，境冷情溫，難矣哉！無他，忍而已矣！堅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飢不乞虎餐，渴不飲酖酒。陳生之初曰「不可」也，忍之說也。兩鬥奪刀，血流不解；敗軍奪路，中箭不回。陳生之連曰「不可、不可」也，堅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著身，英雄刮骨。陳生之大呼「不可二字最難」也，狠忍之說也。經云：「視老如母，視長如姊，視少如妹，視幼如女。」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女淫佚報。嗟乎！敢不忍乎哉？敢不終忍乎哉？

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是秋中式。先期其父夢郡守送旗扁，扁上題「月白風清」四字，以為月宮之兆，作書貽公。公益悚然。後成進士，仕至參政。

陳生連呼不可，以勇勝。此給疾改期，以智勝；較陳生殊省力矣！然此時再略一些不得，寧以吾之不可，學柳下之可焉。

王海日公華，陽明先生父也。嘗館一富翁家，翁婢妾眾而無子。一夕，一妾就王，王峻卻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即搖筆書其旁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後主人修醮，法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問。法師曰：「適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為誰。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主人疑王薄德，故洩前語；而王果狀元及第。

此事諸家所記同辭，而公本傳不載。意文成公輩體公盛德，特隱之也。將以獎勸後學，須仍表出之。

姚三韭，博學善詩文，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姚岸然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乃作書納其中。姚得之，即託以他事辭歸。袁怡杏作詩詠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姚不受詩，且答書自辯其無此事。怡杏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諶，及孫錫，皆登進士。

浙指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欲發汗，令其子取被。將母臥被以來，誤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床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夜訊妻，不服。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俟門啟，兩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告以主母命，師怒曰：「是何言與！明晨告爾主人，將

治爾罪。」使復強其妻親往，師固拒之曰：「某家東翁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請速回步。」門終不啟。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為述昨宵事始末，謝其誤。師隨登第。

使當時略啟門，即已見殺；在事則誠枉，而論心已非枉矣！此處念頭容不得少差。

應天某生赴京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窺門見生而屬意焉。使婢授意於生，言父已他往，期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領略。同寓一友竊知之，偽為生赴約。婢暗莫辨，引之入。女與就寢，歡洽熟睡。適揮使歸，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明日榜出，此生首列。因告人曰：「使吾若往，已在鬼錄矣！」

生所懼尚遠在陰德耳，豈知現報竟在目前乎？鬼錄、登科錄，只爭些子，可畏哉！

豫章有雙生者，其母坐蓐時，駢肩而下，遂莫分孰兄孰弟。相貌笑啼如一，父母亦莫能辨。及能言，因各命名以別之。至就塾，穎悟文墨又如一。甫弱冠，同補博士弟子。覆試日，主司亦訝其莫辨，遂分之以庠。笑謂之曰：「庠者，序也。府庠為兄，縣庠為弟。」嗣後遂定某兄某弟。暨完娶，父母恐二媳莫辨，命各以衣履別之。踰年又同月生子，再試又同時補廩。里人咸曰：「命同相同，宜其事事同矣！」至三十一歲，又同取科舉，赴省試。寓鄰有麗婦少孀者，私挑其兄。兄正色拒之；恐復挑其弟，乃以婦情語弟，復戒之曰：「爾我貌同，既挑我，必復挑爾。爾慎毋惑，作損德事。」弟面是之，後竟與婦通焉。婦初不知其為兄弟二人也。彼此情稔，因與婦矢曰：「我得中，必娶爾。」及榜放，兄入彀，弟被黜。復誑婦曰：「我今雖中，行赴春闈，待發甲娶爾，尤榮貴。」且以乏資斧為言。婦因以所積盡付之。明春，兄又發甲。婦又以為所私者聯捷，朝夕望其迎娶；而杳不通問，鬱鬱成疾。陰以書貽，遂殂矣！所貽書竟達兄手。

兄驚詰弟，弟不能諱。次年，弟有愛子，即與兄同舉者，暴殤。痛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殤。其兄享福祿，多子孫，稱全祉焉。

命同相同，而心便忽然不同，可見禍福皆人自造，而非天之生是使殊也。（與奢儉類所載二太學生事併參，益知禍福非由天定。）

敬聖類

張九成，字子韶。年四十，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為伍。後舉進士第一，為名臣大儒。

姚若侯曰：若子韶先生者，可謂畏聖人之言者矣！竊怪古人於聖賢書，則肅然敬畏，若與神明為伍；及至覲面見鬼神殊形異相，對之儼然無畏怖心。今人二者皆反是，何也？蓋人必有所畏也，然後能無所畏。能不畏敵者，畏將者也；能不畏刑者，畏法者也；能不畏鬼神者，畏聖賢者也。雖然；畏聖賢者，非不畏鬼神也，不畏之於其殊形異相之時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者，鬼神之德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鬼神之法也。今人見鬼神形、聞鬼神語，無不畏者；而閒居則一無所畏，反疑報應為荒唐，誣神靈為虛誕。問其故，則曰：「我不見也，不聞也。夫不可見、不可聞者，鬼神之常也；其可見可聞者，鬼神之變也。君子所畏者，不見不聞之鬼神也。故顯則畏之於駿奔對越之間，幽則畏之於爾室屋漏之際。庸愚所畏者，可見可聞之鬼神也。故往往畏之於衰敗之候、篤疾之中。然見而後畏，畏而後信焉，晚矣！昔有鬻徐夫人藥匕首者，曰：「以之刺人，血濡縷，立死。」愚人不信也。久乃竊而試之，急呼人曰：「果然！」聲絕而氣亦絕矣。世之待見鬼神而後信者，何以異此？

管寧自遼東浮海而歸。風起，將覆舟，舟中人皆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時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以此為過，則其平日謹身之道宜何如！蓋聖賢學問，莫先於敬。敬之一字，原徹內徹外、可精可粗之言。內而在心，則主一無適；外而容貌，則整肅莊嚴。精之至堯舜之欽明溫恭，粗之及小學之唯諾拜跪。夫唯諾拜跪，未便能敬，而可以習敬。即君子之整肅莊嚴，亦豈便是敬？而程子云：「致敬須自此入。」張南軒亦云：「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禮敬。」程子又云：「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一反觀，益可見。

元珪禪師，唐永淳間，結廬嵩嶽之龐塢。忽有異人峨冠襴褶而至，曰：「我嶽神也。知師有廣大智辯，乞受正戒。」師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曰『否』。能不淫乎？」神曰：「亦娶也。」曰：「非此謂也，言無縱欲也。」神曰：「能。」曰：「能不盜乎？」神曰：「我正直，焉有盜乎？」曰：「非此謂也。言享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能不殺乎？」神曰：「實司其柄，焉得不殺？」曰：「非此謂也，言有濫誤疑混也。」神曰：「能。」曰：「能不妄乎？」神曰：「我正直，焉有妄哉？」曰：「非此謂也，言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能不飲乎？」神曰：「我受祭奠，焉得不飲？」曰：「非此謂也，言不亂性也。」神曰：「能。」師曰：「此佛五戒也。」神曰：「謹受教。」

如此說戒，誰人不可受，誰人可不受？其事似於僧戒少寬，其理於僧戒較精矣！司馬溫公有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鋒鋸；終朝長慙慙，是名阿鼻獄。顏子安陋巷，孟子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道德修一身，功澤被萬物，為聖為大賢，是名佛菩薩。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善言佛理哉！

蜀太子賓客李郾，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謂無以達追慕之意。溫公著之家範曰：「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葉氏問祭禮於朱子：「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何如？」先生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愚按若此，則貧民之盂飯炷香，直可與古聖王之合 萬國歡心以祀其先，同一孝矣！然決不可能豐而不豐，曰：「吾自可盡吾敬也。」能豐而不豐，又何有於敬乎？

王沂公曾，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而燒之。一夕，夢至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耶！恨汝老矣，無可成就，當令曾參來生汝家，顯大門戶。」果生沂公，因名曾。狀元名相。

此事，文昌惜字文特引勸諭。中復載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林，葬字紙而一身顯官。雖不及細詳事實，大略皆昭昭果報云。

宋淳祐中，南昌先聖廟傾圮。知縣李純仁作新廟於縣南，往移夫子聖像，十餘人舉之不動。一士子在旁戲曰：「是之謂重泥。」李令正色責之，其士惶恐而退。至夜，忽被陰司追至一官府，曰：「汝何敢慢侮先聖，決杖二十。」及覺，如痴人，自是便不識一字。

姚若侯曰：謹按嘉靖間，張永嘉以塑像非 古，始奏易木主。今之主，古之像也。二氏之徒，每庵每觀皆各奉有聖像；儒者獨專奉之學宮，則儒之所以報本反始者，舍此公共數椽而外，別無勺水之將、瓣香之 敬矣！乃此數椽，又往往頹敗傾圮，議同築舍；而喜捨樂施，每數數於玉清紺宇、鹿苑招提也。殊為失本末云。

江陰觀音寺，舊有沈香像甚靈。正德中，胥隸咸為觀音會。邑令王某召之不至，大怒，取像焚之。已而王令入觀，中途忽患心痛，迎一戒僧懺悔其事。僧曰：「大士普照十方，幻驅猶捨，豈為一像生恨？但護法諸神，欲彰現前之報，知不免矣！」果不起。

翟林嘗送程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椅，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先生曰：「諸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夫先生非黷佛者，而其敬謹之心自如此；世之謗佛以立異者，亦可不必矣！

或問：褻瀆神明，必有罪矣；祭賽神明，必有福乎？曰：常祀則不可廢。牲牢惡願，格之所深禁也。凡聰明正直之謂神，其福善禍淫之心，豈移於牲楮酒食之私哉？惟所謂修善緣者，則有之矣。然經之所載，皆修身養性之言；懺之為名，乃悔罪省愆之旨。是誦經禮懺，原不越「為善改過」四字也。又必須齋戒至誠，便是洗心滌慮關頭。釋迦、老祖，固宜從而歆之也。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丘之禱，久矣！」嗚呼，盡之矣！

存心類

趙康靖公概，嘗置瓶豆於几案間，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瓶，惡則投一黑豆於瓶。初則黑豆絕多，既而漸少。久則善惡二念俱忘，瓶豆二物，亦棄而不用。

治心之法，先儒有省察、克治二義。趙公以黑白豆分別善惡，似專屬省察一邊；然既省，則自思克矣。初則黑豆絕多，既而漸少，克治之效也。中庸以誠意必先致知；古哲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同旨哉！人非上哲，必須有所借以自檢。固當與趙閱道焚香告帝，同奉為克己楷模。

金陵有數十人渡江，中流風驟，忽聞空中語曰：「黑額者！」黑額者自思：空中既指我，何為累眾人？遂跳入水。舟隨覆。黑額者附一漂木至岸，不死。人異而問其素行，曰：「生平亦無善可紀。每思人生壞一「貪」字；「貪」字纔起念，便以「怨」字壓之，不敢作便宜事耳。」

平常道理，精細學問。

衛 仲達初為館職，被攝至冥司，官命具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僅如箸小。官色變，索秤稱之，則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官善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 橋，君上疏諫止之；此諫稿也。」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雖不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力何止 如是，將乘此而獲度世矣，尚得而攝君乎？奈惡念過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

此君使由此而更行善焉，成就又何可量；若由此而一為惡焉，吏部尚書其復可得乎？善惡之報，節節增減，當無一定之局也。閱者須作如是觀。

孫叔敖，楚人。兒時出遊還，告其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百殃，仁除百禍。」及長，為楚令尹。

方遇蛇時，正憂死之不暇也，而遽為後人計若此，其用心何如！豈止相位，相業所自來矣！

庾亮乘馬有的盧，相馬經所云妨主者也。或語令賣去，庾曰：「賣之，必有買者。寧有己之不安，而可移之人哉？昔孫叔敖埋蛇以免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卒留之，不害其為將軍元舅也。

【註】的盧：凶馬。相馬經：「馬白額入口齒者，名曰『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出版者）

叔敖，誠心自發者也。元規思效之，未免心著於善矣！然其事亦自可傳，苟能為善，不嫌襲跡也。

吳次魯，年五十餘。有一子名國彥，已受室，自念孱弱，欲其父更舉子為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為？」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則羸然病婦也。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元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為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具實以告買者，還其值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忽有身，踰年，產一子。

顏光衷曰：「轉賣亦是常情；一指點出，便覺無限殘忍。」

鍾離仙，初授丹於呂純陽，點鐵為金，可以濟世。純陽問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純陽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為也。」鍾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此一言，三千功行俱滿矣！」

鍾離之丹，本以濟世也，尚不忍以五百年後之人而易現在之人；若思得之以利身肥家者，造物豈容之哉？而世且萬無其術也。江北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嘗苦宦囊不足，延一丹士，信如鍾呂。其夫人頗知書，戲問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不須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耳。」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得金；豈蓬萊仙島有貪財神仙耶？」既而其垆來謁，夫人曰：「垆貧，丹成可分之。」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不肯以丹分垆；君非方士垆，獨肯相私耶？」監司終不悟。一日，方士挈丹鼎夜遁。夫人戲之曰：「夜來方士赴蟠桃會，未知乘黃鶴去否？」監司默然長吁曰：「勿言勿言，吳命應貧耳！」展閱至此，真可輒然一笑。尚有感而不悟者，何哉？

朱文公嘗患足疾，有道人為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似從前勃率翁。」數日後，

足疾大作，追尋道人，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林觀，莆田人。遇異人授一佳地，謂曰：「此地甚佳，但未知汝福可堪此否耳？」觀曰：「吾德薄，將此地與宗人共之，其間或有一有福者。」異人曰：「即此一念，福德甚厚。」觀遂取族二十餘柩，與親偕葬之。生子元美，成進士。孫翰，曾孫廷昂、廷機，玄孫廉，三代四尚書。

異人只說「福」，林便言「德」，異人乃兼言「福德」。勘得「福德」二字合離之義，思過半矣！

元自實於繆材有恩，而繆材深負之。自實不能平，夜往欲殺之。道經一庵，庵主軒轅翁，有道士也。見自實前往，有奇形鬼物數十隨之，少頃回，則金冠玉佩百十從焉。翁甚異之，天明，往詢焉。自實曰：「某恨繆材負心，往將殺之。及到門，思彼雖負我，其妻子何尤？且有老母，殺之何依？遂隱忍而返。」翁為述所見之異，且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隨之；一念之善，而福神隨之。子之事，已知於神明；將有厚福矣！」後自實為廬山令，而材廢絕。

僧某者，焚修關聖祠中，行甚精潔。時土賊竊發。一夕，夢神告曰：「汝明日合死。有賊乘白馬者，名為朱二，乃汝宿世怨，不可避也。」僧夢中哀求曰：「念某今生頗修善事，願垂救護。」神曰：「我不能救汝也，救則惟汝自救耳。」天明，果有賊入山。執僧，問以財帛婦女所在，脅之引導。視其所乘，果白馬也。僧忽自念曰：我業已合死，若更導之掠財物、淫婦女，是業上加業矣！因大聲謂賊曰：「我不導汝也。汝非朱二乎？我合與汝殺，只殺我可也。」賊大驚曰：「汝何由得知我名？定是神僧！」僧具以夢告。賊投杖太息曰：「怨怨相報，將何窮已？神言不救汝，所以救汝也；汝不導我行，即汝自救也。我汝俱解怨，有何不可？」乃向神前再拜而去。

鎮江軍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製藥末餌之，至三十七日，服其腦，當痊。一雀不可減也。」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為也。」開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薄生男，兩臂上各有黑斑如雀形。

放生之類夥矣，然多不忍以生命殉口腹耳；此則幾愿以性命殉生命矣！故其事雖小，其仁實莫大也。陶隱居功行圓滿，已證仙位。以所著本草，參用蛭蝨等物，而久稽上昇。凡處方治病而用生物者，亦烏可不慎哉？

李正，松陵人，業漁，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魚，沽酒獨酌。俄有一人立門外，正曰：「子何來？」曰：「予鬼也，喪此水中數年矣。見翁獨酌，欲覓一杯耳。」正曰：「子欲飲，可入坐。」鬼遂入對酌，後因常至。越半月，鬼謂曰：「明日代我者至矣！」問何人？曰：「駕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駕船來，略無少礙。晚，鬼至。正曰：「何不代去？」曰：「此人少年喪父母，養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亦不能生。故釋之。」又半月，鬼入曰：「明日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來岸，徘徊數轉而去。鬼至，復問：「何以不代？」鬼曰：「此人有老母無依，故釋之。」正曰：「子有此心，必不久墮泉下。」又數日，鬼曰：「明日一婦代我，特來拜別。」次日伺之。晚，有婦人臨岸，意欲下水，復登岸去，鬼又至，正曰：「何以捨此婦？」曰：「此婦懷孕在身，若損之，是二命也。予為男子，沒水濱數年，尚無生路；況此孕婦，何日超生？故又捨之。任予魂消魄散於水中，誓不敢損二命也。」潸然淚下。別數日，前鬼緋袍冠帶，侍從甚眾，來辭正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敕為本處土地。」言訖不見。

顏光衷曰：「寧自忍而不忍人，一而至三，此心不變，善根定矣！墮鬼道者猶能格天，況生人哉！」

燕相薛瑗，持重權，立心褊仄。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人有才能聲譽，疾之如讎。生子皆盲聾喑啞、傴僂顛覆。後遇公明子臯，教以洗心滌慮。盡易前非，幸存一子。

先輩有云：「見人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懷心術耳！」愚謂凡損人而利己，不可為也。至損人而於己無利，則為之甚無謂矣！欲人損而人損，猶有所用其惡也；奈欲人損而人決不因其欲而損，空用此惡心腸，何為哉？

閩將吳某，將向晉安，新鑄一劍甚利。瀕行，禱於梨山廟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可發惡願！吾佑汝，使汝不死於人手。」尋敗績，以此劍自刎。

其以自盡真幸矣！神言非滑稽也。

李生，閩人。善讀書為文。赴試，過衢州旅店。店主夢土地言：「明日有李秀才，科甲人也，宜善待之。」次早，李至，款待甚厚。李問故，店主以神語告。李生大喜，夜思登第作官，但貧陋時妻，不堪作夫人，當易之。去後，店主復夢神曰：「此士用心不善，功名未遂，便欲棄妻。今失舉矣！」竟不第而回。店主復以告生，大驚，愧恨而去。

安福鄒子尹，平生勤行善果。凡救人患難、成人好事，不可枚舉。萬曆己卯病故，至閻君殿前，心中不服，命吏開簿示之。開簿即有「名利」兩大字，凡子尹一生所做好事，戴於「名」字下猶少，載於「利」字下居多。子尹愧服。復甦，有一僧在旁，子尹語之曰：「汝為我遍告親友之為善者，宜淨掃心地也。」越五日而終。

唐詩原評云：「予詳知子尹之為人，好名或所不免；至於利，則子尹輕財仗義人也，何以有此？必其居間請託，初念為善，比及財物到手，偶有挪用之弊。

或始曰『吾暫借之』，後遂久假不歸耳。」愚謂若此，則子尹直一巧於乾沒人矣！是且難以瞞世人，況敢欲以質問君乎？蓋無為而為，是義；有為而為，即是利。小人喻於利，何嘗盡貪貨財；儘是一件好事，他一段私心，只專為有益於己耳！乃子尹勤勞一生，僅博得此兩字，可見隱微委曲之處，陰司分析，甚精甚明，為善者不可不謹也。

浮梁縣令黃木，疑本縣廟神為妖，祭之以酒。醉而執之，果一老猿。將戮於市，猿俄醒曰：「某死固其分，然數年所積，可以備縣中之缺。」木纔問處，則猿已躍身而去矣。後百計蹤跡，竟不可得。

俗傳吳中有一靈鬼，善淫人婦女。崑山正儀民女將被污，女曰：「涇西某氏女甚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曰：「彼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我心獨不正耶？」鬼遂去，不復至。陸象山先生有云：「人惟一心，發為念慮。念慮之正不正，只在頃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皆在人一心自審。」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千古聖賢，不過察諸一念之微；天地鬼神，多於此勘人善惡。張令一動於欲，而老猿已得行其妖，村女一激為貞，而邪魅遂不能犯其節。殆以是夫！

長洲庠生某，赴友家會文。作「知者樂水」一節題，文極得意，同輩稱賞。因醉歸，作妄想：「我得第後，當取鄰女阿庚為妾。為阿庚構造曲房，織成綺麗衣飾。」妄想奢侈，三鼓忘睡。其妻促之；生含茶嚙其面，戲罵：「醋甕！醋甕！」有一傭書人，被土地攝去寫冊。見生冊有朱批云：「想雖逐妄，境實因人。著於正月十七，到松陵驛凍餓一日。」傭書者醒，識於壁。是日到生家訪之。生方拭衣整履，赴姻家之召，將看梅西山。舟過通津橋，觸巡江使者舟，舟人皆被執。生以青衿免縛，拘於船頭。帶至吳江，停舟驛前，始釋之。飢凍幾死。

王氏傳習錄云：「有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這一知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大慧禪師云：「學道之人，苟或照顧不著，偶萌惡念，便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隨他相續不斷，則障道結業，神嗔鬼責矣！」先生、大師之言，要為初學制私者，下手吃緊切實要訣。若夫性體空明，本來無妄，君子誠養得未發之中，則發時只須略一照顧。功夫到得省察，已不老大費力。高景逸先生云：「真體既顯，則妄念自除。」予頃受先生靜功之學於吾友湯世調，覺至人寂然不動光景，實皆吾儒本分內事。而精神一向外馳，苦難收拾。白首聞道，仍復置之。逝者攸攸，每一撫躬，殊深顏汗。此生見色動心，已犯太上明誡，而醒入夢境，歷時滋多，心之放佚如是，烏得無冥譴哉？

歐陽修見老僧誦法華經端坐不動，問曰：「每見古人臨終；有坐脫立亡者，何法所致？」僧答曰：「古人念念定靜，臨終安得有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終安得有定靜？」公聞此語，不覺其膝之屈也。

昨非纂曰：「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主張；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古仙云：「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亦徒然。」起信論云：「心若馳散，即便攝來，令住正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惟在於此。

程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王陽明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中著不得些子沙塵。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也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屑，眼亦開不得了。」

附錄一

三破．七辯

明．顏茂猷（光衷）

一破安不善者之習心習見

讀李登案（見性行門）：課士以十年，其概也，科甲成否之大較也。使登不聞神言，則少年鄉舉，驕淫橫佚，自以為福分止此耳。而旁觀者亦莫窺其微，遂疑天道。不知有根器的人，高才絕智，實天付之以救濟斯民也。其人能用之善，自然大富貴、大壽考；一造惡業，所減便多。世尚見其些小福澤，善者不如，便謂無報；豈識其生前帶來分數實饒乎？薄福者之勉強為善亦然。如本應凍餒，而報以溫飽；本應乏嗣，而報以單丁。夫溫飽單丁，豈覺受報；詎知其生前帶來分數實薄乎？惟大力量、大功德，則自有轉旋手段，不落尋常格式中矣！

讀喻婦案（見孝順門）：課眾以三十年，其概也，人生禍福之大限也。而前業今受，隨受隨脫，變幻不可知如此，何怪世人之難悟乎！況人生大善惡，必自十五歲以上始造之；如是又三十年，則四十五矣。世徒見四十五年內之人，善未必福，惡未必禍，已嘖嘖不信果報，及其天之既定，則或不及見也。即及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尋常事不之察。其大迪吉、大逆凶，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確者以自眩自疑，猶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其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後起者，豪氣正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讀冥責案：近世病危者亦談冥報，夢魂中或受神譴，且以誡其至親，聞之眾人；而眾習不解，何也？曰：此自有說。蓋其過絕浩大，報絕驚心者，既不肯言；即父子兄弟聞之，亦不忍洩。間有一二人備知其詳，轉傳數人，即有詰之者曰：「汝自聽見否？」便把這話頭搪塞。嗚呼！冥報安得人人而顯之哉？就其信者，新猶儆省；數日之後，精神稍懈，物誘復濃，且漸放下矣！譬如士人畏考黜、愛科第，當要時如何憤發，久且忘之。又如淫婦招刑、偷盜被責、色風中

病，豈不千辛萬苦，羞慚刻責；數時之後，猶不禁也。故往往有顯報，習久而忘之，畏談而置之，瞞心而姑犯之，此地獄所以無虛，而濟惡所以不悟也。

一破阻善者之習心習見

讀公善獎善案：善何大乎？與人同最大。今世修善之士，有見一事，則攘臂爭先者。然或用人而成，或用我而敗，彼不解也。有逢一緣，則喋喋恐後者。然或共誘而勸，或私說而疑，彼不察也。有見人喜名，則求其忘名；見人修福，則求其忘福。而不知鼓舞之根，或隨之而塞。有自入世，則厭出世法；自出世，則厭入世法。而不知接引之機，或乘之外隘。又有自家所不屑做的事，便嗤人做。彼實鄙其小也，不知見大見小隨人分量，但有纖毫善根，祇可引，不可沮。又有自家所不能為的事，便破人做。不知人做我做，同歸一善，我若歡欣贊歎，便是助彼為善，不關財用事也。又有善從我倡者即樂，從人倡者即不樂。此益大錯！總之起於有我；有我之善，不能成大善矣！如此者，皆知為之為，而不知不為之為也。

讀救濟案：有泄泄為善，而駕其詞曰：「善在心而已，奚論事？」不知憫人之死而不救，與救之者，孰是？若使如天好生，不以仁政，能平治乎？人有一妻一妾者，夫偕妻眠。妻恨之曰：「子身雖在此，心卻在彼。」夫曰：「然則吾身在妾邊，心來汝處，如何？」此可為心善不用施濟者作一笑柄！又有謂「小惠未遍，焉得人人濟之。」者夫限我以不得為，既謝不為矣！乃若財分得為，損我錙銖，救人當厄者，尚可曰：「吾不能遍及也，姑已之乎？」又曰：「後來值此，將難繼也。」夫我之衣食奢淫等項，據現設施，不盡慮前顧後；至於救濟，直計較久遠，以不能繼為解，是終無行善時也。又有謂「善在無心無意，偶觸為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又大錯！孟子嘗云：「孳孳為善矣！」武王嘗言：「吉人為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嘗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餓者於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即忘；一人用意照顧，日夕不倦。二者孰得？此最現前易曉者也。如是者，借口不為之為，而不知為之為也。

讀口業是非案：有一等人，遇善輒沮。見人放生，則曰「人為重」；見人助喪，則曰「生者要食為重」；見人施濟，則曰「窮親戚賑之為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件完，而後可做一事耶？亦無時可做矣！夫施或因其當厄，時或就其易舉，心或觸其偏到，隨在可行，隨行可滿。必以此難人者，其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又一等人，遇善事，輒求全；見做一事，必更援一事以難之曰：「這件事既做，那件事如何不做？」夫古稱堯舜，不云猶病耶？又遇善人，必求疵。或做某事，必舉其不足者比擬之曰：「莫那事更佳，何必爾爾？」夫人非聖人，豈能盡善？其美者自美、惡者自惡，瑕瑜各不相掩，而必以是沮其上進乎？然則必無過而後可以行善耶？又有一等人，專謂世人薄惡，不可以善化他。遇人為善，不曰：「姑息柔軟，養成人惡。」則曰：「是齋公一流語。」否則又曰：「忠厚是無用表德。」彼將神聖好生處都抹過，刑殺處即取來藉口，而不知其心之已化為嗜殺也。若此者，已不為而又禁人之為者也。

一破飾善、小善、善惡兩掛、善惡雙遺者習心習見

有一等人，明知善之當為，自家亦儘去做；及論果報，則恐人以禍福目之，抵死不肯認。此等人為名根所護，知自利而不知利他。有一等人，專習持齋施經、造像度人，而於自家德行、本來心術，殊不照管。此等人為福德所動，知利他而不知自利。又一等人，以天地為大戲場，視人世無真面目，遇方與方，遇圓與圓，徇眾所趨，甘言泉湧，以自託於宛轉靈妙。此等人善惡雖無定向，然總之成就一個惡德。又有一等人，張設自是，旁若無人；救人救到底，殺人殺見血，酒色財氣，明翻無理之案；是非毀譽，時騁一偏之辯。此等人，名為物小我大，左袒惡業。又有等人，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姦宄而活蟲魚；己自煦煦，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末流種毒者不知。此之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又有等人，懈怠超蕩，專談名理；以有為為跡，以德行為粗，以不思善惡為奇；恐慈悲之縛我，則戒行精進，不甚著力；覺玩好之親人，則喜怒遊戲，駕言自在。此之謂菩薩口、波旬心，夢遊清都極樂，而自卻在廁池上打盹也。

七辯（迪吉錄節錄）

或曰：「業報足信乎？恐皆偶然耳。孰為記憶？孰為分疏之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不可掩，而況鬼神乎！舉心即覺，而況見之行事乎！響應聲，影隨形，惟人自召，何煩記憶？何煩分疏？且行善必自慊，造惡必不安，亦自為記憶，自為分疏。語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稂之不為黍也，稗之不為稻也。此必然，非偶然也。」

或曰：吾見世人淑慝自分，而死生不異；修士或多坎坷，凶頑或終考命。是有不報之善惡，而且有差報之善惡矣！曰：世無數百年之人，而造物有未即結之案。純善純惡之人既少，而可善可惡之機最圓。故有種善未熟而死者矣，有積惡未稔而斃者矣；有陰德陰過，獨甚獨真，冥司覈之，世人不解者矣。其善惡也，非人耳目前之善惡也，則以為不報也；其報也，非人耳目前之報也，則又以為不報也。樂驥之報德在書，樂盈之報汰在驥。顛之倒之，其變多矣，則以為不報也。前生後生，猶之一人；人誅鬼誅，同是一痛。而世不之知也，則又以為不報也。

或曰：王者彰善癉惡，豈貴因循；天道亦爾，曷為不即施行，使人警懼乎？曰：王者不忍，必與矜全。天心至仁，每容悔禍。若情真理當，必不相寬。譬如貸券於人，責償在後，其所限之歲月有異焉耳，報遲則息必倍焉。且以人視之久遠。天視之旦暮耳！

或曰：子罕言利；茲之談報，近於利矣！曰：報必有施，是由本而生，非從貪而得也。且不求利而求害，必非人情矣。蓋甘窮餓以沒世者，君子闇修之素心；降福祿而寢昌者，上天因材之至理。人生所享，自有分際，不能為謀。所堪自種自收者，獨此方寸地耳。捨而不芸，而空言不耕穫、不菑畲，寧不同鹵莽滅裂之報哉？

或曰：報誠有之，然積德而至於動天，如導引而至於長生，皆非常人所能。曰：長生不死，非常也；若百歲內之壽，則常矣！大德受命，非常也；若履順迪

吉，富貴福澤，則常矣！大聖賢、大豪傑可以致非常，實修實踐，獨不可收庶常乎？今夫大富貴之家，其所從出，多販傭側陋，隱德不耀，而子孫忽食其報。非必盡聖賢也，胥靡登高，劍俠凌壁，神各有所極；當其極時，即聖人且多讓焉。患心之不堅，無患報也。

或曰：然則無為而善，與有為而善，孰佳？曰：無為者佳矣！雖然；恐借言無為，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而實行不至，君子懼焉！且引人為善，不妨示以所獲，勉強學問，則德日進。夫所惡於有意者，為其覬報也。覬報而不至，怠將及焉。若時時刻刻主善為師，退託不生，倦勤不作，則與行法俟命者豈異？何惡於意哉？

附錄二

立命說

明·袁黃（了凡）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儒而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余在慈雲寺，遇一老，修髯偉貌，飄飄若仙。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何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余引之歸家，試其數，纖悉皆驗。予遂起讀書之念，禮郁海谷為師。孔為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名數皆合。復為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終，惜無子。予備錄而謹識之。自後凡遇考較，其名次前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算予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為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始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歸遊南雍，即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

只為妄想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予曰：「吾為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吾待汝為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予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為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予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為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家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予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耳。」因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復問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繁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蓋人，且輕信妄談，皆薄福相也。又好潔，善怒，多言耗氣，喜飲燂精，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皆宜無子。其餘過惡，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餓死者，定是應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應將向來不登科、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養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如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能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真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在佛前盡情發露。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

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將所行之事，逐日割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語予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祕傳，只是不動念也。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道，而先曰：『夭壽不貳。』夫夭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夭？孰為壽？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以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夭壽不貳，然後可以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最重。曰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脩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脩』，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汝未能無心；但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予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攸攸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禮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義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愿，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天啟（後改名儼，天啟乙丑進士。）。予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用鵝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愿，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予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編」。所行善惡，纖毫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汝母見所行不多，輒顰蹙曰：「我前在家相助行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夜間夢見一神人，予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予為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驚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予即以夢告之，并問此事宜信否？禪師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況合邑減糧，萬民受福乎！」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

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即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便擔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粹、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立命之學，發自孟子；經雲谷禪師洗發，而剖析無餘蘊矣！然妙在迎頭一喝曰：「吾待汝為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使人陡地一驚。然後將積德累功，以致富貴福澤之理，逐一還他根據，若可計日得，若可操券取，雖欲不為好人而不得矣！至後論修身以俟，直說到無覬覦，無將迎，只此便是至聖至仁。人誠到此地位，更何處用著富貴福澤？然則禪師之意，是借富貴福澤，以使人積德累功；非借積德累功，以使人富貴福澤也。必若是然後為真立命也。故時而為堯舜，天子壽考可；時而為孔顏，不遇早夭可。富貴福澤，於彼何加，天亦不必定以尋常富貴福澤加之也。若夫未能及是而但積德累功，其志只在富貴福澤者，天亦只僅以富貴福澤報之。此如釋家所謂得正果、得福報之殊矣！即了凡先生所自述，亦還只認定第二層做。然誠做到極精純處，雖聖賢亦豈外是，所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也。至若稍稍修持，便思應驗；應驗不至，而遂謂「修持無益」者。此則原未嘗修持，不可謂無應驗也。辛丑夏四月，宜興史潔琨玉涵氏識。

聖賢不許人求富貴福澤，今人只須人求富貴福澤。蓋求富貴福澤之念果堅，則積德累功之事必力矣！天下添一人積德累功，於天下必有所濟。天豈有不以富貴福澤報之，以勸人之積德累功者乎？玉涵又記。

附錄三

淨意說

明·羅楨

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嘉靖時人也。多才博學，十八歲為諸生，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愛之。六歲戲於里中，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寫疏禱於灶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座。自云姓張，自遠路歸，聞君舉家愁嘆，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灶疏，為張誦之。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冥之中，懺善必錄。予與同社諸生，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房裏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汙，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一二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沉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于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但於朋談圓熟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跡，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尚然如此，何況其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實善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仇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諸種種惡意，固結於中，神注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猶祈福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為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

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如種遍地荊棘，癡癡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進入內室；公即起隨之。至灶下，忽不見，方悟為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即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沉。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發誓願善念真純、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聖號百聲，以祈陰相。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利於人、有濟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懽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且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持之既熟，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首輔張江陵居正為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為援例入國學。萬曆四年丙子，赴京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楊公。楊令養子五人出拜，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間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則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雙瞽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為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為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灶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以為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同里後學羅禎記。

篇中云：「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此未能無妄，而得除妄之法也。蓋惟至人為能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學者，定不

能無思；思不善用，遂游移浮動，觸處牽惹，而發之為妄想。欲屏浮游，必須使心先有歸著。歸著便是定，定即生靜。只理會善一邊去，正歸著處也。今學者遽欲返之於靜而使無，不若且實之於動而使有。無則搖搖蕩蕩，極難把捉。這妄拒住，那妄復乘。有心不思，即此便是思；縱強得來，亦是一箇枯寂。有則專意致志，要做人，要行善事，真切圓滿，何等實落！到得念念皆善，自然一念不起矣。然則學者亦止有求誠法耳，豈別有除妄法哉？宜興史潔理識。

附錄四

功過格

費鵝湖云：「功過格甚精微，男女貧富皆可行之。且修事修意，直接上根。受此格者，每日自記功過于曆日上。一功記⊕，十功記⊕，百功記⊕；一過記×，十過記*，百過記※。將功補過，算所餘者為定，朔望焚香告天，至滿善願而回向之。勤修不已，積至百⊕，聖賢可成，神明欽敬，有願必得，無福不臻。前輩范文正、蘇眉山、張魏公，俱受此格，敬信奉行。余尊人得之於會稽陶家，藏室夜光，寶而行之。嘗夢此格化為金字，遂生宏狀元；又夢此格化為銀字，生弟寀進士。惟賤兄弟深懼不類，朝夕虔奉，用特公之同志云。」

一日定有十餘功可修，積至半月，則於本等功外加記十功；貴純善也。中間若有一二事不合格，則不得另記。勸親善，以一大事為十功；外人祇當一功者，重親善、崇孝弟也。一日十功，半月又得增記，則一月可三百二十功，一年可四千功也。積之甚易，獲報甚速。然須嚴自刻責，微過必錄，不得詳功恕過也。所積功皆日用常行，不用錢財，故貧人婦女俱可行之。凡大悖、惡逆、殺人、偷盜、敗倫，及婦人橫淫撒潑，虐殺異生，妒忌絕嗣，俱罪重惡極，不在過限。格內俱家居常事，凡大忠大孝、大節大義，及居官重惠及民，一行可當萬善者，亦不在功限。

孝順格（以化親於道為第一。非生母能孝，功德尤倍。）

一日間，事父母公姑，服勞承歡，親常喜悅。一功 贊成諸善。解怒舒憂。各一事一功 孝順十五日，精進不倦。勸親改過遷善一大事。各十功 化親行仁成德。百功 親倫理有睽，勸化之至和樂。一事百功

勞而怨。驕而惰。致親怒。各一過 為利欺親。忤逆爭競。教善不從。致親驚憂。各十過 阻親善。唆親惡。致親危辱。久淹親柩。各百過

和睦格（以化婦女友愛行善為第一。婦女能自和好行善，功尤倍。）

一日間，兄弟夫妻妯娌姑姪，相愛、任勞、推逸。贊成一善事。各一功 和睦十五日不倦。勸一人改過遷善一大事。各十功 化一人行仁成德。諸親倫理有睽，勸化之至和睦。各百功

不和悅。一過 爭競讒謗。順妻子，廢孝弟。一事十過 阻善。贊惡。終身不睦。丈夫私寵棄妻，妻凌制夫。俱百過

慈教格（自幼教使交遊善人為第一。非所生者能之，功尤倍。）

每日訓子孫甥姪，仁慈一體，不怒不縱。有大事，教導見從。各一功 慈教十五日不倦，見其長進。求得賢師友，化以善。各十功 化一人至成德。百功

各占己子。一過 教打罵人，占便宜。贊成其惡。俱十過 酷虐非己生。縱子孫成惡習慣。俱百過

寬下格（正身以教為第一。婦能使妾媵生育，功尤倍。）

一日間，寬婢僕，和侍妾，體恤艱苦。可怒不怒，善教之。各一功 寬教十五日不倦。十功 同室養僕，一體訓化見從。一事十功 化至忠信慈仁，可仗以救濟。一人百功

咒罵。冤打。各一過 飢寒不恤。酷刑虐使。縱豪奴。占奴婢，怨尊長。各十過 妒虐侍妾。錮奴婢，不嫁娶。殘其肢體。占用良家流落子女，姦淫僕婢。占婢作妾。各百過

勸化格（不言之化，及求賢，為第一。化豪傑權貴，功尤倍。）

一日皆隱惡揚善，常說果報勸人。一功 勸人善見從。每事一功 印施經教，及保益性命經法。每費百錢一功勸化十五日不倦。得一善人，同心共化。解息詞訟。各十功 化人倫理親戚間和好。化一人至仁孝。勸惡人改行。化蕩子成家。力阻一大害人事。刊纂極妙善事。俱百功

揚過惡。訐陰私。欺誑一無識。見人惡，不諫阻。好談淫賭佳趣。各一過 贊惡。唆訟。誣善人。誘蕩子。演淫戲。變是非。各十過 刊纂一傷化詞傳。誘善人為惡。破一人戒行。離間人骨肉。誣人閨闈。為師訓弟子，不盡心力。歲饑，攬掇抬價勒捐。各百過

救濟格（以救未然，（若到將然，必有不及救者矣。況已然乎？故未然二字妙。德愈隱而功愈大矣！）及仁術救眾，（力之所及，雖累百千，終有限量。惟仁術所救無窮，居官治民，尤宜加意。）為第一。善醫、善泐，富商、遠遊，（遠遊則多所遇，富商斯有其資。此種人極須發心，獲報無量。）皆可救人。（善泐，浮行水上也。））

一日間遇物輒救。求借不吝。醫藥急赴。方術療一輕病。留無歸人一宿。各一功 濟飢寒乏絕。一事一功 助造橋、修路，設渡、掘井，建立義塚、涼亭，施棺、施茶、施藥。各百錢一功 賑濟災厄。扶持危病。方術活一重

病。療一客路人病。收養一無依。救免一流離。瘞一無主骸骨。施地同除民一害。白一人冤。救一有力報人牲畜生命。各十功 十五日汲汲救放大命一走獸及大魚鳥，如無，以中小命折之。 中命百、小魚鳥小命千，蟲蝦螺屬全者。十功 拯饑死。救縊、溺、服毒。勸人不溺子女、墮胎，見從。設法救養棄兒。完一婦女節。建設義倉、義學。倡修緊要橋樑、險道。俱百功 興一事，利及無窮。為無量功

遇一患告救，能救不救。見冤得白不白。殺蟲。虐畜。婦人私施僧道。各一過 破一人一婚。拋棄一人骸。淫一原失節婦女。教漁獵。倡殺生。疑病妄藥。各十過 致一人夫婦分散。迫人流離失所。失一婦女節。溺殺子女。教人溺子女、墮胎。見諸瀕死，可救不救。私烹牛犬。偷殺畜物。各百過 興一事，害及無窮。為無量過

交財格（以絕私利便宜根為第一。貧者不貪尤為功。）

一日間，交關賣買，俱從寬厚。早完官稅。各一功 放債、出當、佃田，濟人危急，不論利息。一事一功 還遺。百錢一功 十五日利物不倦。赦貧債。率鄉里平衡度斗斛。俱十功 赦債免人典妻賣子，及關性命者。拾重寶還人。各百功

剋剝利息。濫取非分，不問取一鍼一草。各一過 乘急多取。因公恃勢乞索。巧偽取財。背眾受利。侈用他錢。匿遺。俱百錢准一過 急迫窮債。虧心負財。兩樣秤斗。攙雜假偽。各十過 僥減重債。陰謀破人產業。設局誘人賭蕩。造假銀，及知而行使者。俱百過 借名募化自肥。千錢百過

奢儉格（以儉己能施為第一。富貴不淫，及婦女不爭華飾，功尤倍。）

一日間，飲食衣服，甘淡惜福，行施濟。貧者安心作業，不怨不貪。各一功 十五日絕烹殺，忍嗜欲，男業女工，不虛度衣食。化一人勿奢淫。一家儉僕好施。各十功

享用過豐。覬圖非分。各一過 暴殄天物。百錢一過 婚嫁儀飾過盛。越禮犯分。烹殺多品。各十過 破產蕩業。恃財淫人妻女戲妓俊僕在家，致啟淫邪。各百過

性行格（以受虧辱變氣質為第一。當時時進步改過。）

一日間，敬老慈幼，親愛同輩，忍辱受勞，貴賤平等，報恩解冤。聽逆耳言。受一橫不嗔。受一謗不辯。各一功 十五日不倦。變化一件氣質。大事難忍而忍。各十功 火氣不生，在在歡喜，在在感化。百功

傲慢經侮。謔笑尖巧。惡口咀咒。造一人譚名。捏造歌謠。兩舌離間人。負一約。竊人之美。視事大小，大者其過十倍。 虛言市恩。婦人好佚游。多言、穢罵。各一過 好談閨闈。侵弱欺愚。用機陰圖。造謗污陷一人。毀壞人成功。俱十過 嘗習鬥訟侵侮，魔魅巫蠱，設心傷人。婦人魔制丈夫。俱百過

敬聖格（以常對越效法為第一。）

一日間，敬事神明祖先，或祈親福，求善緣，齋戒至誠。一功 修置梵宇、聖像，供佛、齋僧。百錢一功 拾字紙焚化。百字一功 時存想聖賢仙佛，莊嚴在心，至十五日。十功 至寤寐靈通，時時光明寶相流轉肺腑，若遊天宮、聞神語。闡發賢聖經教。俱百功

褻瀆經典。作穢字紙。泄唾不忌三光。祈福禳災，不修善事，而許牲牢惡願。婦人好入廟院。各一過 戲侮誹謗聖賢。怠慢祖先各十過 打罵神明。穢壞梵宇。倡說叛聖。俱百過

存心格（以忘善無我為第一。）

一日間，言行俱善，存心施濟天下，化導眾庶。一功 善與人同。改過日新，至十五日。十功 私念不形寡思息夢，生意愈惘，至一月。百功 常常如此，惻怛自然，存虛圓應。為無量功

淫念、貪念、惡念、嫉妒念、媚世念，展轉不除。一過 邪念展轉數日，形之動作。十過

頌曰：「不出門，救萬命。」蟲蟻隨在扶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萬人。」贊揚善人，歡喜善事；刊刻善書，興起善念。是謂「不假法，度萬人。」

致東西方宗教學佛學道之同仁

目 錄

佛教協會會長的曲折修煉路

雲游僧人揭示外星人之迷

轉輪聖王慈悲下走救眾生 莫失機緣

彌勒佛和彌賽亞：末劫時期東西方的救世主

安貧小姊妹會六位修女的神奇故事

人神同在的日子已經到來？

六位修女的神奇故事和復活節驚世預言

歷史的天空：東周大道修煉之無極法門

外星人和月亮的故事

外星人爲何研究人類

大陸直連看禁書禁聞禁文禁網禁片禁歌禁曲

佛教協會會長的曲折修煉路

[氣功修煉網](#) 2013 年 01 月 26 日 17:57 [評論»](#)

我今年 45 歲。原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居士，曾任佛教協會會長，省佛協代表。

我于 1985 年 5 月中旬，滿懷修佛的心願，皈依了佛教。我的皈依師父是當時很有名望的高僧。他說，今生要想修成佛，首先要修廟宇，塑佛像，念佛，拜佛，弘揚佛法，普度衆生，做大功德，功成圓滿才能成佛！我把他的話當做修佛的真理。爲了早日成佛，我全身心投入佛教事業中，帶領僧人，居士修廟宇，塑佛像，引導很多人皈依了佛教。每晚念佛，拜佛到深夜，日日夜夜從不間斷。後來聽說磕某宗大頭一萬個，可以消業成佛快。于是我堅持磕大頭，肚子摔腫了，喘不過氣來，痛苦萬分，仍堅持不懈。同時我還持僧人戒律，過午不食，餓的骨瘦如柴。我自認爲這樣虔誠的修行，便可功成圓滿早日成佛了。

幾年過去了，我發現我的一切沒有因爲“潛心”修行而發生變化，我依然是過去的那個爭強好勝不甘落後的常人，超常的境界在我心裏一點都沒有。我時常想：爲了佛教我辛辛苦苦的付出那麼多，廟也修了，佛像也塑了，日夜不斷念經念佛，頭磕了無數，而且還引導了很多皈依了佛教，無論是精神上的痛苦，還是身體

上的痛苦，都吃了不少，應該說是一個大功德之人了。而恍惚之中又覺的我所修行的境界離佛是那麼遙遠。同時我又深深感到，人生的確太短暫了！我不能再這樣修下去了。我要尋找真正的佛法，尋找能幫助我解脫生死的明師。

于是我弃家出走，節衣縮食，到處尋師訪道，跑遍了全國的名山古迹。逢廟就進，見僧就拜。先後拜了臺灣、香港、美國的幾個很有聲望的僧人爲師。走遍天南地北，吃了很多的苦，結果勞民傷財，什麼也沒得到。面對親屬的指責，家庭的破裂，我陷入極端痛苦的絕望中，失去了生存的希望。我苦苦尋思，佛法在哪里？究竟何爲佛法？何爲真理？怎樣才能了脫生死輪回？怎樣逃離人間苦海？帶著這些困惑，我終日徘徊在煩惱和痛苦的沉迷中，感到前途無望。

1994年真是喜從天降，我萬分榮幸得到了萬古難遇的法輪佛法。我再也控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一頭撲在師父的法像前失聲痛哭，泪流滿面，心中不住地呼喊，這才是我多年尋找的師父啊！大慈大悲的師父給我們講了宇宙最高的法理，給人留下一部上天的階梯。師父說：“這個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他就是佛法的最高體現，他就是最根本的佛法。”（《轉法輪》）師父還告訴我們：“作爲一個修煉者，同化于這個特性，你就是一個得道者”（《轉法輪》）。是師父的高德大法喚醒了我迷失的本性，給我指明了一條光明大道。我暗暗發願一定要做師父的真修弟子，專一修煉法輪大法，在大法中早日同化真善忍特性，直至圓滿。得法以後，我明顯的感到我的心性在升華，境界在提高，心的容量也在擴大。我發現自己的思維方法，思想觀念都在發生著根本的變化，自己好像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清靜的境界。同時我看到了師父的法身光芒四射，莊嚴無比：看到了另外空間美麗的亭台樓閣，還聽到了大法輪旋轉的聲音。

1995 年 7 月 25 日，在我的住處發生了一件驚動全縣的奇迹。這天，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勢包圍了整個縣城。我家是一處獨立的土房子，處 于洪水經過的主綫。上游水庫已經決口，後果可想而知。在萬分緊急的時刻，我毫不猶豫的將最珍貴的無價之寶《轉法輪》和李老師的講法錄像帶，錄音帶等，快速用雨衣保好就沖出家門。這時，強大的洪水已經呼嘯而來，瞬間就沖毀了防洪河壩，直奔我家小土房撲過來。我心裏默念著師父的名字，只希望能保住我修煉的小土 房，那裏邊有師父的法像啊！就在這緊急關頭，奇迹出現了：呼嘯而來的洪水突然在我家房後一百多米處自動向兩邊分開，分兩路繞房而過。左側的大橋沖斷了，右 側的水田吞沒了，而小土房却安然無恙。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我家房前的菜地依然果實累累，泥濘沾腳的小土路變成一條細沙鋪就的路。水位雖然高過小土房的 窗臺，屋裏却一點水也沒有，師父的法像完好無損。我泪流滿面的跪在師父法像前，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

通過學法我醒悟了，過去在佛教中修行長達 9 年，什麼也沒明白。其根本原因，正像師父所說的：“佛教中的法只是佛法中的一小部份”（《轉法輪》）“不知道高層次中的法就沒有法修；沒有向內去修，不修煉心性不長功。就這兩個原因。”（《轉法輪》）師父還說：“釋迦 牟尼講，到末法時期，寺院中的僧人都很難自度，何況居士，更沒有人管了。別看你拜了師了，那個所謂的師也是個修煉的人，他不實修也白搭，不修這顆心，誰都 上不去。皈依是常人中的形式，你皈依了就是佛 家的人了？佛就管你了？沒有那個事。你天天磕頭把頭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燒香，也沒有用，你得真正實修你那顆心才行。”（《轉法輪》）我茅塞頓開，如夢方 醒。現在不正是釋迦牟尼佛講的末法時期嗎？我在寺廟淨土法門修行 9 年，根本不懂如何去修，以為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修佛了，認為念

經，念佛，拜佛就能成佛了。在那充滿矛盾是非，爭名奪利的環境裏，我爭鬥心很強，把名看的很重，自認為自己是寺廟負責人，是會長，又是遠近聞名的大居士，從不把別人看在眼裏，趾高氣揚，惟我獨尊，說一不二，在矛盾中從不知向內去修，向內去找，總是挖苦別人，指責別人，在與僧人，居士的爭鬥中，總是占上風。今天我才知道，帶著這麼多執著的東西和一個骯髒的心靈，怎麼能成佛呢？

大法直指人心，是師父的洪大慈悲和高深大法使我明白了宇宙的真理和修煉的實質，真正走上了大法修煉之路。

一天，我同一位輔導員從煉功點出來，正走在街上，突然從路旁邊沖出一個女人來，不由分說，指著我破口大罵，各種污言穢語不堪入耳。仔細一看，原來是我已離婚了的丈夫的妻子。我與丈夫已分手6年有餘，其間沒有任何往來。此時對於她的這種突如其來的辱罵，感到莫名其妙。就在我內心深處想動怒的時候，腦海裏想起師父的話：“……往往矛盾來的時候，不刺激到人的心靈，不算數，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轉法輪》）“這都是你自己的難，我們爲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讓你過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過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過，想過就能過得去。所以今後遇到矛盾的時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轉法輪》）想到這，我的心馬上平靜下來，沒有爲其所動。她見我不動聲色，便更加氣勢汹汹，變本加厲的高聲辱罵起來，並跳上一輛腳蹬車，跟在我的身後，一邊走一邊罵，一時間引來衆多的行人觀看。可是我仍然不予理睬，沒有怒意。她氣的暴跳如雷，猛地從車上跳下來，揮拳向我打來，我仍然沒動。我走到哪，她就跟著罵到哪，罵了足有一裏地，才肯罷休。第二天，她又來到

我單位樓前破口大罵，足有一個小時。這時我的心不平了，這不是欺人太甚了嗎？我剛要發火，瞬間耳邊又想起師父的教誨。我的心又一次的平靜了。于是我走進她，心平氣和的對她說：“你別罵了，昨天你罵我那麼久，我沒支聲。今天你又來罵我，你能告訴我這是為什麼嗎？”她氣憤的說：“聽別人說，你們準備要複婚。”這時我才明白了她罵我的原因所在。我耐心的安慰她說：“過去就因為我們不是同路人而分手的。我們之間的緣分早已斷盡，複婚之事是永遠不會存在的，你放心的回家吧。”她聽完了我的話，竟哭了起來，拉住我的手說，我真對不起你，聽說你是煉法輪大法的，確實和別人不一樣。她滿意的走了。此時我的心底掠過一絲從未有過的快樂。

我體會到在磨難來時，如果不把它放在心上，把它看得很小，自己就變的很大，這難一步就邁過去了。正象師父所說的那樣：“在真正的劫難當中或過關當中，你試一試，難忍，你忍一忍；看著不行，說難行，那麼你就試一試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話，你發現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轉法輪》）我在大法中切實地感受到了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師父的洪大慈悲，產生了洪揚大法的願望，其間我的心裏總是惦記著佛教裏的居士僧人，他們至今仍未能得法，仍沉迷于末法時期無益的修行中而不能自拔，我就開始向居士僧人洪法。

一天，佛教協會邀請我參加佛殿奠基典禮，我帶著師父的講法錄像帶去了，給他們放了師父的講法錄像。有的居士在錄像帶裏就看到了師父的法身。居士們被師父博大精深的法理所吸引，久久不願離去，一直看到深夜兩點鐘。不久他們都拋棄了佛教而走入大法。過去，我曾認識外省縣的很多居士和僧人，至今他們未得法，我就通過書信向他們洪法。有一部分人也幸運的走上了法輪大法的修煉之

路。然後我又去北京、千山、瀋陽等寺廟向僧人弘法，在寺廟裏給他們放師父的講法錄音。當我把《轉法輪》送到一位僧尼手中時，她雙手捧過頭頂，流下淚來。當時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人身難得，機緣只有一次。我要加倍珍惜這萬載難遇的法輪大法，在有限的人生，抓緊時間，以法為師，扎扎實實的修煉，早日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沿著師父指引的光明大道，奮力精進，直至圓滿。

相關文章：

- [太古記憶：聖王授記](#)
- [當代“釋迦親傳弟子”的傳奇故事](#)
- [九華山傳奇](#)
- [密勒日巴佛修煉故事（五）](#)
- [一個韓國佛教徒的滄桑尋法路](#)
- [人心向善，才是每個人給自己打造的“諾亞方舟”](#)
- [密勒日巴佛修煉故事（十一）](#)
- [雲游僧人揭示外星人之迷](#)
- [告訴你真實的法輪功（上）](#)
- [從佛教會長到法輪功學員](#)
- [心海：現代宇宙學與另外空間](#)

本文標籤：[另外空間](#), [大洪水](#), [大道](#), [慈悲](#), [成佛](#), [輪回](#), [釋迦牟尼](#)

雲游僧人揭示外星人之迷

[氣功修煉網](#) 2012年11月28日 16:15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本人今年 46 歲，出家為僧已二十多年。我的家鄉在雲南某地，但我是在緬甸猛臘某寺廟出的家。我們家鄉佛法盛行，幾乎村村寨寨家家戶戶都信佛，如果某人出家為僧，這個人的整個家族都會感到榮耀。據我母親講，我剛滿月的時候，就受了戒，成為了佛弟子。我是 1990 年出家的，當時我 25 歲，我大兒子 8 歲。剃度的那一天，我們全村的人都來給我祝賀。我們那兒就這風俗，有家室的人剃度出家，他的妻兒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我出家的寺廟很小，加上我也不到十個人。我師父是個很老的和尚，平時不怎麼說話，但是附近的村民却很尊敬他。在師父的教導下，我開始了修行生活。我們的寺廟屬於小乘佛教，只供奉釋迦牟尼佛為祖尊，其他的佛啊菩薩啊什麼的，我們一概不予承認的。

修行的生活基本就是這樣：種地、吃飯、打坐誦經，此外再也沒有其他內容。但是這些對我來說却很困難，因為我不認識字，看不懂佛經，所以誦經這塊我就做不好。不過師父沒有強求我去認字，他說不認字反而是好事，看不懂佛經也許不是壞事，他只要求我嚴守戒律、打坐參禪即可，誦經就免了。當然，後來我又認字了，但那是有另外的機緣所致。

我們小乘佛教是通過持戒攝心，由攝心而入定，由入定而開慧。也不知為什麼，我的師兄弟甚至包括師父在內，入定都很困難，一年下來，難得真正入定幾次，但我却不同，修行了三個月之後，我就經常能在打坐中入定。我知道，很多在家的居士自己也打坐過，但却未必體驗過入定的感受。其實入定就是這樣，你往那裏盤腿一坐，當雜念漸漸滅盡時，你會進入一種一念全無的寂靜，在這種寂靜中，人體感官的功能全部喪失，你感覺剛剛過去幾分鐘，甚至是幾秒鐘，但是出定時

一看時間，却是過去了幾個小時。師父說我之所以能這麼快入定，其實就是不認字帶來的好處。

1991 年夏天的時候，我出家已經一年多了。某晚，在師父的帶領下，我們全寺的和尚在釋迦法像前圍成一圈打坐，不知不覺我又入定了。但這次入定不同以往，當時我自己感覺應該是定了一個小時左右吧，但出定時，師兄們却告訴我，我已在佛前整整入定七天，而且這七天之中，我的頭頂上方一直有七彩光影流轉，日夜不息，即使普通人用肉眼也能看得見，但這光影來自何方，却是誰也說不清楚。

出定之後又過了幾天，我偶然發現，自己閉著眼睛竟然也能看到東西，而且比用眼睛看更清晰。我去請教師父是怎麼回事兒，他說我這是開了天眼神通，是好事。從此，我更加努力的用心修行。到了 1992 年年初，有一天早上拜佛的時候，我突然發現釋迦法象大放光明，同時感到有股火一樣的熱流從我頭頂涌入體內，漸漸在周身彌漫開來，我整個人也進入了一種懵懂狀態，仿佛時間都停止了一般。那感覺非常的美妙，就像在睡夢中洗熱水澡一樣。等到這整個過程結束時，我突然 感覺自己不一樣了，我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同時我的天眼神通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那一瞬間，我看到了佛像上釋迦牟尼佛的法身。光這還沒完，我還記憶起了前 生前世的許多事情。

原來，在過去兩世之中，我都是出家修行的和尚，但因生生世世積攢的罪業深重，障礙重重，都沒修成正果。不過，每次圓寂之前，我都發了誓願下一生還要 接著修，故此生又走入了佛門再續前緣。因前兩世的修行，我的罪業已消，又積累了功德，所以這一次修行起來格外的容易，是普通人無法比擬的。

依照我的根基和三生的洪願，只要意志堅定，今生修成正果是一定的。但可悲的是，我剛剛記憶起前生往事，釋迦法身馬上就開示予我，佛祖說他傳的法已經不行了，不能渡人了，不能再讓人修成正果了，而且佛祖即將撒手世間，再也不管人間之事了。聞此噩耗，我無比悲痛，當時就流下了眼淚，我說佛祖撒手人間，誰來看護度化我們這些信奉您的弟子呢？釋迦法身說，有人走，自然就有人來，八萬四千法門中，自然有能度化你們去往涅槃彼岸的路。說完，釋迦法身就消失不見了。我把佛祖告訴我的情況轉告了師父和其他人，師父問我準備怎麼辦，我考慮了很久，對師父說我要去雲游，去尋法，去尋找那通往涅槃彼岸之路。

1992年3月，我告別了師父和師兄，離開了寺廟，隻身一人，分文未帶，只帶了一個鉢盂，就踏上了雲游之路。後面的篇幅中，我將說一些我在修行中的感悟，以及這些年雲游的見聞。關於外星人事情，就是我在雲游中碰到的，後面自然就會寫到，還請大家耐心等待。

上面說到我有天眼神通，我知道很多人對這個感興趣，這裏呢，不妨就說一說。所謂的天眼，其實就是人的松果體，也就是道家說的泥丸宮。每個人都有松果體，只要經過修煉，經過能量的加持，都能開天眼，這沒有什麼好神秘的。

用天眼看世界，跟肉眼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不是你能够想像的。咱們用肉眼看東西，你只能看一個方向，一個層面對吧，用天眼看呢，是全方位的、立體的、全息的。就是說一眼看去，四面八方、左右上下、從內到外，全部信息一覽無遺。比如看一個人，你用肉眼只能看到他的一個側面，而且只能看到表面上，而用天眼看呢，這個人的每一個細胞我都看的清清楚楚，連他心裏在想什麼，我都能看的明明白白。開了天眼之後，特別是記憶起我前世的事情之後，我就又能够認

字了，但 都是繁體字。不過現在的簡體字也難不倒我，拿過一本字典來，或者別的什麼書，連翻都不用翻開，我掃一眼全明白了。現在所謂的高科技，在我眼裏，都是兒戲， 一眼全部看穿。

佛家的天眼分爲五個層次，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我剛開天眼的時候，是肉眼層次，等開始雲游的時候，就是法眼層次了。到了法眼這一步，我不 光能够全息的去 看人看物，還能看到一個生命過往三世的經歷，能看到過往的三世姻緣。可惜的是，我看不到一個生命的未來走向，看不到他的終結，那得證得漏盡 通才能做到。

其實天眼這個東西，一點都不迷信，完全可以用科學道理解釋。你比如，人的肉眼只能看見可見光，那些 x 射綫、伽馬射綫什麼的，人就看不見了。而比伽馬 射綫穿透力還強大的光綫多了去了，可以說是無限多，而且是無處不在。松果體就能看到、感知到這些光綫，所以能够透視人體，能够看到肉眼所不能見。普通人的 松果體是被封閉的，通過修行呢，可以慢慢的打開這種封閉，使它能够看東西。

那我又是怎麼知道別人心中所想？又是怎麼知道別人三世姻緣的呢？這更簡單了。很多人都知道，人的大腦，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是被封閉的，根本利用不起 來。笨人呢，被封閉的多一點，可能達到百分之九十五，聰明人呢，被封閉的少一點，可能他的大腦只被封閉了百分之八十五。還有的人，腦子切除了半邊，智商什麼的一點不受影響，可以正常生活。

那麼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多出來的那些大腦幹什麼用呢？我告訴你，那是儲存記憶用的，你生生世世的所有記憶都在裏面儲存著，甚至整個宇宙的信息裏面都有，只是被封閉著，你用不上而已。這些信息，用天眼看去，都是完整清晰的畫面，而且有色彩，就像小電影那樣，連聲音都有。你心裏想什麼，也會在大腦裏形成圖像，所以你想什麼，你以往的經歷，我都一目了然。

開了天眼，除了能看到人所不能見，我還能夠看到一些神仙、鬼怪等靈體，并能與它們溝通上。但是一般情況我不理它們的，因為我是聽過佛法的人，不宜理會這些層次較低的神靈。你肯定好奇，神仙鬼怪是怎樣的一種存在方式呢？那形式太多了，各種各樣的存在方式都有，五花八門的。但這些東西比起佛祖來差太遠了，連比都不能比，所以我基本不理它們。

有的人也許知道，動物是不准聽佛法的，也不允許它修煉的。為什麼呢？因為動物不具備修煉佛法所需的必需因素，也就是人體。那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究竟在哪里呢？有兩點，一個是丹田，另一個就是泥丸宮，也就是松果體。丹田中存儲著宇宙中的先天之氣，這種氣是超越陰陽二氣的，又叫元氣，非常的珍貴。松果體呢，它是大千世界的縮影，你的靈魂就印封在這裏，裏面有你投生人世之前，佛給你留下的印記，為什麼人人都有佛性，就是靠這點印記，這也就是你善良的本性所在。有了這兩樣東西，人才能夠修煉，才能配聽佛法。人身之所以珍貴，就珍貴在這兒。說人是萬物之靈，就是因為人身上有佛留下的印記啊。

動物它沒有松果體，也沒有丹田，也就是它不具備善良的本性，所以不讓它聽佛法。不信你去解剖一下動物看看，無論什麼動物，保證沒有松果體，這個東西只有人才有。說到這兒，我想起了達爾文的進化論，說人是猴子慢慢變來的，這完

全是胡扯了。現代醫學、現代科學家，對松果體的解釋是人類退化了的第三只眼。那麼好吧，為什麼猴子、猩猩、猿、狒狒所有這些靈長類動物，都是兩隻眼呢？它們怎麼不是三隻眼呢？而且你去解剖這些動物，它們都沒有松果體，這怎麼解釋呢？

告訴你我用天眼看到的真實情況吧，達爾文其實是魔王轉生人世，為的就是禍亂人間，他拋出進化論，目的就是打擊人們對神佛的信仰，讓人們相信自己是猴子變的，而人們居然就真的相信了達爾文的歪理，這真是可耻又可笑啊。為什麼釋迦牟尼佛撒手人間啊，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人都都不相信神佛真實存在了，佛傳下的法也就度化不了這種人了，所以佛祖也只能不管了。

神佛大智大慧，大慈大悲，具備無上神通，但是也有神佛解決不了的問題，那就是人心。人心不動，神佛也無能為力。現代人不相信神佛，也不想修佛法，可動物不是啊。動物它沒松果體，那麼他的靈魂和大腦也就沒有印封，有的動物得了靈氣，什麼都明白，就千方百計要得人體，用來修煉。這就是今天的真實情況，這個世界上很多人，你別看他有人形，也說人話，看上去就是個人，但他早不是人了，他其實是動物的靈魂附在了人體上。

現在中國這兒那種妓女特別的多，有些妓女是被生活所迫，也可以說是前世作惡，所以今生淪為了娼妓。但是，還有很多人主動去當了妓女，主動的去做這種最下賤的營生，這些主動去當妓女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狐狸附體，它們用這種方式盜取人的精血。前一段時間，北京不是查了個叫天上人間的妓院嗎，在那裏賣 yin 的女人，全都是狐妖附體，沒有一個是純正的人類。用天眼去看那

個天上人間，真的是妖氣沖天啊。爲什麼說 Piao 娼這種事情折壽折福呢，就是因爲妓女裏面混有太多的妖怪，它們就是靠這種方式盜取人的精氣啊。

大家知道植物人吧，那個肉體完好無缺，機能正常，爲什麼就是沒有思想意識呢？因爲他的靈魂早就進入輪回了，早不在了。有的植物人多少年後又蘇醒了，不過記憶丟失了很多，智力也低了很多。凡是這種情況，基本都是動物附體的。有些修煉時間短，道行淺的動物也很無知，它不知道附到人體上，它就下不來了，而且它的智慧也要被封閉，所以它一上人體，那個植物人就醒了，但是智力却大大降低。當然，有的動物修煉了千八百年的，具備了很大的神通，這時它再上人體就不會出現這種問題，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一般人根本察覺不到。

在東北，還有南方一些山區，有的人家裏喜歡供奉一些動物的牌位，說什麼保家仙，還有人求著動物來附體，覺得有個附體好像挺牛的。讓我看，這種人愚蠢到了極點，動物上了你的身後，可能不會主宰你的身體，也不干擾你的思想意識，但是，它卻會偷走你丹田那口元氣。如果你沒有這口元氣，立馬就死掉的，連植物人都不是。一般情況，這種附體能暫時給人帶來一些好運氣，或者財富什麼的，但是，它用這些做誘餌，拿走的却是你最珍貴的東西。總之，爲了蠅頭小利，人去崇拜這些動物，那真是天理不容啊，但這是人自己求的，誰也沒辦法干涉。人心不動，神佛也無奈啊！

剛剛開始雲游的時候，我想既然釋迦牟尼佛說他的法已經不靈了，那麼大乘佛教應該也好不到哪兒去，也就是說佛教的法應該都已不靈了，那麼道教的是不是還能渡人呢？抱著這樣的想法，我進入了中國境內，我想去武當山或者龍虎山等

著名道教聖地看看，或許還能找到真法真機。只要能成正果，管他佛還是道呢，孫 悟空不就是由道入的佛嗎。

經過幾個月的跋涉，我于 1992 年秋天來到了武當山，準備考察一下情況。當時剛到丹江口市區，還沒上山，就在大街上遇到了一個道士。我用天眼一看，這個道士滿腦子都是鈔票和美女什麼的。當然，一個普通人腦子裏想這些事情無可厚非，但是這個道士的丹田中，有一個陰陽魚的圖案，這說明他是得了真傳的入室弟子。一個得了真傳的玄門清修之士，竟然滿腦子鈔票和美女，不用問，他們道教的法也不靈了，不然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可是，當時我還有點拿不准，于是我就對著武當山的方向跪倒在地，默默禱告，希望道家的三清祖師給點開示。禱告了有一個小時，三清的法身沒有出現，但是我聽到了聲音，也不知道是三清中的哪一位，大體意思這這麼說，道教的法確實也不靈，道教的神早就撒手不管了，更無法讓人修成正果。我請他給點指示，到哪裏去尋找真法真師。這個聲音說，只要我找下去，自然能碰到度化我的人。我沒辦法了，只好繼續雲游，以期能早點遇到真法真師。

就在我準備離開丹江口的那天，在公路上我碰到了一男一女，他們都是二十五六歲的年紀，長的都很漂亮，穿戴也很時髦。但是我一看就知道他們不是人類，而且也不是普通的動物附在人體上。也就是說，這兩個“人”具備著人的外形，其實却不是人，但也不是動物附體。我很奇怪，不禁對他們多看了兩眼，想要探索一個究竟。看了這兩個人大腦中存儲的信息，我才知道，他們原來是外星人，並不是地球上的人類。

這兩個外星人很快發現了我在用天眼探索他們，一下子變的很恐懼。他們跑到我跟前跪下磕頭，求我不要拆穿他們的秘密，放他們一馬。我說隨便，你們愛幹 啥幹啥，我才不管你們的閑事呢。他們很高興，說了許多感激的話。既然知道了究竟，我也就不再好奇，也不再理會這倆外星人，準備即刻走人去別的地方看看。誰 知，這倆外星人却由此粘上了我，他們跟在我身後，說死說話求我收他們當徒弟。

嚴格來說，外星人就是動物，他們也沒有松果體和丹田，沒有善良的本性，不配聽聞佛法，也修不了佛法。但我一個人雲游很寂寞很孤獨，有兩個伴也不是壞事，所以我雖沒收他們做徒弟，却允許他們跟著我一起雲游。就是從這兩個外星人嘴裏，我知道了更多關於他們的內幕。

據這兩個外星人說，在地球之外，存在著衆多的外星文明。有的文明歷史之久遠，大大超出地球人的想像，他們知道的，用地球上的時間計算，最古老的在三 十億年以上。外星文明的科技水平，也遠遠超越人類，達到了不可思議的高度。但是，無論歷史多麼久遠的外星文明，他們的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進步 了。最主要的一點是，無論科技多麼發達，他們的人壽命到了一定的年限，還是要死掉，也就是說，無論用什麼樣的科技手段，也延長不了一個生命的壽命。

其實說到家，外星人就是智慧和科技高度發達動物。但是，他們的社會中，只有科技，沒有文化。你必定想不到，外星人那裏沒有人懂美術、音樂、文學和哲 學，更沒有道德規範和對神的信仰。但是後來，外星人發現了地球，他們發覺地球人對神的信仰是正確的，是遠遠超越他們科學技術的。

很多人在猜測外星人科技那麼發達，他們到地球上來幹什麼呢？到底有什麼企圖呢？你站在人的立場上，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的。我告訴你吧，他們垂涎的就是地球上的文化和藝術，他們想學習人對神的信仰。當今的世界上，人類社會中潛伏著數量驚人的外星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外文明，這些文明的科技發達程度以及所走的科學路綫千差萬別，但他們來地球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就是學習文化藝術，學習人的道德規範，學習人對神的信仰。但是，這些外星人却在有意無意中把他們的科技泄露給了人類。現在所謂的高科技，比如核彈、電腦、克隆人等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這些外星人搞出來的。這一點有的人早就知道，美國科技為什麼那麼發達，就是他們得到了一艘外星人的飛船，受到了外星科技啟發的緣故。

問題是，外星人雖然竭盡全力要信仰神佛，但他們畢竟還是動物，神是不會度化他們的。外星人在他們的星球上，仿照地球人的樣式，建造了規模宏大的教堂、寺廟，以及神佛的塑像，但是神佛還是不理他們，不度化他們。外星人沒辦法，于是就大批的來到地球上，偽裝成人類，企圖學著人類的樣子，讓神佛度化他們。這是不是很諷刺，科技高度發達的外星人，拼了老命要信神，而原本就信仰著神的地球人，却把外星人的科技作為信仰來對待。

那外星人到底長的什麼樣子？又是如何隱藏在人類社會之中呢？外星人普遍的生命形態非常醜陋，無論男女，都非常的醜陋，在他們的概念中，也沒有人類的醜和美的分別。但是外星人也不是說電影上的那個樣子，大腦袋、大眼睛、細長的脖子，不是那樣的。外星人的身體有點像那種章魚和變色龍，他們身體的形狀顏色可以隨著環境任意變化。所以來到地球上後，他們會模仿地球人，變成一

個地球人的樣子迷惑你，單從外表，你是分辨不了的。當然，外星人裏邊也有好的，也有真 心在學習人類古代文化藝術的，但那是少數，我碰到的這兩個，算是不錯的。關於外星人，暫時先說這麼多。

離開武當山後，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到那裏去求法呢？釋迦牟尼佛的法不靈了，道家三清的法也不靈了，不知道大乘佛教的法怎麼樣呢？按照我們小乘佛教的觀點，大乘佛教應該算做是“附佛外道”，他們裏面的全部法門，都是附佛外道。比如淨土宗，他們念阿彌陀佛的佛號，便可往生極樂，這跟釋迦牟尼佛傳下的戒、定、慧完全沒有關係呀，不是佛祖傳的法啊。再比如密宗，他們修的是身、口、意，還有男女雙修的東西，供奉的是大日如來，這跟戒、定、慧更不沾邊了，對不 對？這肯定也是附佛外道啊。還有律宗，制定了二百多條戒律，很多戒律都不是佛祖傳下來的啊，這也是外道吧？禪宗就更不用說了，釋迦牟尼佛傳法四十九年，從 沒傳授過僧人武功啊，而且達摩創立禪宗時，佛祖已經涅槃 1500 多年了，所以禪宗更是附佛外道了。大乘佛教中的其他法門我就不一一點名了，反正無論怎樣， 他們都是附佛外道，都與釋迦牟尼佛的戒、定、慧不沾邊。

可是，佛祖從沒說“外道”就不是佛法，更沒說過“外道”就是邪法啊。我突然悟到，佛祖傳下的戒、定、慧，只是八萬四千法門中之一，大乘佛教中的那些 修行法門，所傳也是佛法啊，應該也在修佛的八萬四千法門之中，只不過不是釋迦牟尼佛所傳罷了。釋迦牟尼佛所傳的法，只是他自己對佛法之證悟所得，未必就是 佛法的全部啊。如今乃是末法時代，萬魔亂世，妖孽橫行，外星人都滿大街了，只要能讓人修成正果，我管他是不是外道呢。就這麼著，我準備考察一下大乘佛教的 四大道場，也就是所謂的佛教四大名山。

我知道，有許多看帖的人在笑，也有人在罵，他們根本不相信我說的，這都正常。過去是不笑不足以爲道，現在已經是不罵不足以爲道了。但是我告訴你，佛法是真實不虛的，我舉兩個例子，保證讓所有舉著“迷信”棍子打人的傢伙都要閉嘴。一個是舍利子，另一個就是肉身菩薩。

你不要說舍利子是結石，爲什麼只有佛門高僧或者信佛的居士火化後才有舍利子呢？那個舍利子怎麼就不怕火燒呢？有些科學家，研究舍利子的成份這麼多年了，怎麼就弄不明白其中的奧妙呢？火化的普通人以億計，怎麼沒有一個燒出舍利子的呢？那個佛門高僧涅槃後尸身不腐，又怎麼解釋呢？你解釋不了，保證的。但 是你會強詞奪理一番，嘴硬，總之你不會承認神佛的存在。

我在這裏要善意的告訴你，有個古人，叫范縝，著名的無神論學者，死後下了地獄，在地獄裏受了千年的苦，然後又下了煉獄，那是比地獄還可怕的地方，到現在他也沒出來，估計是永世不得超生了。這是我用天眼看到的情況，你自己小心點吧。我可不是恐嚇誰啊，我只是純粹善意的提醒你，即使你不信神佛，也請保持 對其他生命和信仰的尊重，你可以信仰你的科學，人家也可以信仰人家的神佛，人家又沒強制你怎樣，對吧？對於你還不瞭解的事情，不要張口就罵、就笑話人家。 其實你罵我我根本不在意，也不放在心上，但是你却承擔不起這樣大的罪業，根本承擔不起的，我這完全是爲了你好。

我還知道，看帖的人中，不乏佛教居士，心中還有著善念和佛性，對佛法也堅信不疑。在這裏，我不敢去解釋佛法，更不敢去給佛法下定義。我希望你也不要 這樣去做，一個普通人，在顯耀自我之心的驅使下，亂解佛經、妄論佛法，也是要

造下無邊罪業的。切記！切記！但是，在這裏，我可以結合我自身的經歷，來講一講我個人對於佛法的證悟，希望能對你有所啓發和借鑒。

1993年四月中旬，我帶著兩個外星人雲游到了山西五臺山。五臺山是文殊菩薩道場，但是，山上寺廟很多，宗派林立，禪宗、密宗、天臺、華嚴都有。我去五臺山的目的是考察禪宗的清涼寺。那天一大早我從繁峙縣城出發，徒步往五臺山行進。以我的步行速度，這不到一百華里的路途，應該在天黑之前就能到達，但是，路上遇到了一件事情，耽擱了我的行程。

當時臨近中午，我走到一處村子，正準備化緣，却碰巧遇到一戶人家要殺狗。那是一條普通的黃狗，被繩子拴在樹上，可憐兮兮的，大概三四十斤的樣子，準備殺狗的人是個四十歲左右的魁梧漢子。我用天眼一看，這魁梧漢子前生是一條野狗，而待宰的黃狗呢，正是前生殺死他的仇人。這就很明瞭了，前生作孽，所以這輩子身化黃狗來還債，也要挨那麼一刀，才能了結仇怨。一般這種事情我是不管的，不是我不慈悲，因為這是宿怨所致，就應該這樣。

我不管，却不代表別人也不管。當魁梧漢子把黃狗倒吊起來，準備用涼水噏死黃狗時，一個老太太出現了，這個老太太表示願意出一百塊錢買下黃狗，使它免受一刀之苦。誰知，魁梧漢子死活不同意，非要殺了黃狗不可。老太太沒有放棄，她增加價碼，把出價提高到二百。魁梧漢子還是不為所動，並且表示不是錢的問題，他就是要殺了這條狗來吃肉，否則心裏不痛快。

老太太口才不是太好，沒什麼道理講給漢子聽，只有不斷的抬高買下黃狗的價錢，以期能夠打動那魁梧漢子。最後，老太太把價錢增加到了三千塊，魁梧漢子

才终于同意放過黃狗，但是他要求老太太付現款。老太太二話不說，馬上就回家取錢去了。1993 年，山西的農村并不富裕，一千塊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啊。在老太太救援黃狗的整個過程中，我看到了她那顆善良的心，那真的是像金子一樣閃閃發光啊。

救下黃狗後，老太太把黃狗牽到村外放生，想讓黃狗自生自滅。這時我阻止了老太太，我告訴她不要這樣做，希望她能把黃狗帶回家去喂養，一直到這條狗的天年終結。為什麼我要這樣勸導老太太呢，因為黃狗的生命本來已經到期，就該死了，因為它的命運就是那樣安排的。可是，由于老太太的干預，讓黃狗沒死成，那麼，老太太必須為黃狗剩下的生命進程負全責。否則，黃狗以後做下的任何罪業，都要算在老太太身上。比如，黃狗咬了人，偷吃了別人的東西，或者傷害了其它動物的性命，這些罪業都會記在老太太身上。

有句老話，說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一般人不理解其中的真正含義，這其實就是說，你做善事，必須要有始有終，要負責到底，不然那善事你做一半不管了，很可能最後的結果就變成壞事，反而增加你的罪業。現在有許多所謂的信佛的人，每年搞放生，說是積功德，得福報，我看很難啊。為什麼呢，比如有的人他弄一條大黑魚拿到池塘去放生，他說他也積功德了。我說也許他能積點功德，但是由此帶來的罪業可能更大。你想啊，那個大黑魚還不把池塘裏的小魚吃個乾淨啊，這與放虎歸山何異呢？行善啊，一定要理性智慧的去做，要考慮到後果，要量力而行。我們不能為了行善而行善，否則就是自欺欺人啊。

有的人可能有疑問，既然黃狗的生命已經到了盡頭，為何老太太救了它之後，它不馬上死掉呢？這是因為凡是碰到這種事情，神為了呵護人的善念，會給黃狗延

續一段生命，但不會太長。不然，剛從刀口下救了一個生靈，轉眼就死掉，以後誰還願意去行善事呢？

後來老太太聽從了我的建議，又把黃狗帶回了家去喂養。老太太這一善舉可謂是功德無量，通過他的努力與付出，善解了一段怨緣，減少了一起殺戮。這就是佛性的閃現，是人最可貴的一面。如果人人都有老太太這樣的心，那麼天下大治，神佛也不會撒手人間了。

告別了老太太，我繼續向著五臺山進發。到了天黑的時候，終於來到了五臺山脚下。五臺山方圓五百里，我并不知道清涼寺的具體位置，所以，我在公路邊找了一個村莊，準備向村民詢問去清涼寺走那條路。

當時我一進村子，馬上有村民湊過來問我是不是要找住在他們村的某某活佛。我很奇怪，我說我要找清涼寺，不是找某某活佛。村民說某某活佛就要升天，很多喇嘛、和尚都來送行，他還以為我也是來給某某活佛送行的。聽村民這麼一說，我也動心了，我倒要看看這個活佛是怎樣升天，于是就請村民指點了那個活佛的住處。

這個活佛住在村邊的一個很小的寺廟中，我趕到的時候，寺廟周圍已經聚集了上百的喇嘛與和尚。當時這個活佛盤坐在寺廟前的一塊石頭上，身披絳紅袈裟，閉著眼睛，手裏拿著念珠，看上去大約七十八歲的年紀。我剛一到場，這個活佛就睜開了眼睛。我吃了一驚，因為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出于禮貌，我合什行了一禮。

這個活佛微微點頭，也向我單掌合什，在這同時，他用思維傳感的方式向我發來信息。大體意思是說，他是密宗最後一個修成得道的人，從此以後，密宗之法將絕傳世間，世人再也不能通過修行密宗之法得度了。而且他知道我是爲了求法才來到五臺山，但是他說五臺山已經沒“法”可求。我又問他大乘佛教之法還能渡人否？活佛說，不止是大乘之法，創世以來，人類社會中流傳的所有宗教、以及秘修法門都已末法，無法可傳，何談渡人？我很失望，我說哪里有法呢？衆生又怎麼辦呢？活佛說，末法亂世，邪魔當道，世人愚迷，本已無藥可救。然而天心慈悲，已有度人者行走于世間，普度衆生，教化世人，有緣之人、善心未泯之士，自然能够得法得度。

說到這裏，活佛停止了對我發送信息。接下來，他開始打手印，非常漂亮的各種手印，應該是密宗的秘傳大手印了，但我看不太懂。不過我用天眼看到，隨著活佛的手印，無數金色的蓮花從天而降，灑落在寺廟周圍。這套手印足足打了有十幾分鐘，等到停止時，活佛周身開始發出耀眼的紅光，這光芒之強盛，直冲天際。強光持續了大概五六分鐘之後，活佛身化一道長虹飛天而去。活佛坐過的地方，留下了許多的舍利子，不下數百顆，有紅、黃、白三種顏色，大的如核桃，小的似米粒。

千里迢迢來到五臺山，雖然沒有求到法，但能目睹一位密宗大喇嘛證得“霓虹法身”，也是我機緣不淺了。只是很可惜，密宗的法，大乘佛教的法竟然也都已到了末劫。看來我只好繼續雲游下去了。

離開五臺山之後的這些年中，我走遍了中國的所有名山大川，遇到了很多世外清修之人，也遇到過一些像我一樣雲游尋法的人。很多的大城市我也都去過，比如

北京、上海、廣州、瀋陽、武漢、深圳、南京等，都去過，在那匆忙的人流中，可能你我也曾擦肩而過，只是你沒有留意到罷了。

這麼多年過去，數萬公理走將下來，我對紅塵世間的感受是：現實的誘惑太多了，妖魔也太多了，不要說相信神佛，如今的世人已經分不清好和壞、善與惡、醜與美，這些最基本的東西了。但是我還看到，有很多人，在努力的掙扎，儘管他在紅塵迷霧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但是他還沒放棄尋找回家的路。

比如，有的人儘管看不懂佛經，但他還是喜歡拿著本佛經看，很多人儘管自認信仰科學，但却喜歡在身上佩戴神佛的雕像，還有很多人喜歡去到寺廟禮佛拜佛，儘管他們在求佛賜予他們現實的利益，但畢竟他們心中有佛，那一念的善根未曾泯滅。在心靈的最深處，人們還是知道為何要投生到這險惡人世的。

我還曾碰到很多的佛教居士，他們向我請教如何修持佛法。比如，有的人喜歡參禪打坐，可是他一坐在那兒，滿腦子都是不能控制的紛亂思緒，真是翻江倒海、萬馬奔騰啊，根本不受控制。他們問我為什麼會這樣呢？如何才能心無雜念呢？還有的人，花了很多錢，在家裏建了佛堂，請了佛像，早晚上香供奉，日日磕頭頂禮，可是在他們遭受劫難的時候，佛却不顯靈，不給予任何的開示和點化，這樣的人也問我為什麼拜佛不靈驗？在這裏，我不妨把我用天眼看到的真實情況說出來，也許你就明白為什麼佛要撒手人間了。

半個多世紀以來，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從小學就被要求入隊，中學呢會被要求入團，等將來到了社會上，受到利益誘騙，生命負面的因素促使人削尖了腦袋

申請加入某個“黨”。無論是加入以上的哪個組織，履行手續的時候，它們都要求申請加入者發下毒誓，把生命獻給其組織。

這裏我要問了，以上提到的這些組織，信仰的是什麼思想呢？我想你應該知道的，是無神論啊！是否定神佛存在的理論啊！你們知道文革時期的“破四舊”和 50 年代的那些運動嗎？是誰發起的！寺廟、修道院全都拆了，佛像、神像全部、燒掉，僧、尼、道士、修道士全部用暴力驅逐出寺、廟、宮、觀。也許你不清楚 這些事情，但你回家問問老人吧，他們會告訴你當年都發生了什麼，

試問，一個發誓把生命獻給這個信仰無神論組織的人，他再去誦經、參禪、拜佛，再去求佛保佑，這是什麼行爲？這是兩面派啊！神聖偉大的佛，能去給一個 兩面派開示嗎？不能啊。就是在紅塵俗世中，當一個兩面派也是爲人所不齒的卑賤行爲啊，你說對不對？是不是這個道理？因爲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都被誘騙加 入了這些組織，所以，神佛也就只能撒手人間了。這就是導致末法時代的最直接原因，也是邪魔當道、萬魔亂世的真正含義所在。

什麼是魔？今天的中國人，你告訴他因果報應，修佛向善，大多數人動的念頭是“這是迷信”。衆生的這一念絕對是來源于魔界，在人間是誰在灌輸這些理論，是誰在在破壞著衆生的正信，誰在宣揚暴力鬥爭哲學，宣揚無神論，那不是魔又是什麼？請你冷靜理智的想一想，我說的對不對？

神佛不管人了，那魔就要管人啊，它們可不會客氣的。我用天眼還看到，凡是加入過以上三個組織的人，丹田和泥丸宮都被魔給印封了。無論你修煉何種功 法，信仰哪個神佛，都不會真正起作用的，神佛不會管你，也沒法管你。因爲你已經

發誓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別人嘛！神佛如果强行管你，那就是幹壞事了！而且，一個人身上若帶了魔的印記，百年之後去哪兒呢？除了地獄，哪兒也不收啊！！！！

如何解除你丹田和泥丸宮上的印封呢？很簡單，只要你真心對天地對佛祖發個願，自願退出前面提到的那三個組織即可。前面說了，人心不動，神佛也無奈！但是，只要人心一動，只要人的善念一出，那是震動十方世界！佛其實就是大慈悲、大智慧的神，佛法則是金剛不壞、圓融不破之真理，只要你能發下這個願，神佛 就能替你了斷這場因果，就能替你消除丹田和泥丸宮上的印封！再難神佛也會給你做！不信你就試試看，發了這個願後，無論你去求神還是拜佛，保證會有不一樣的 感受和效果！絕對的！

看到這兒，我知道一定有人會跳出來說我搞政治，指責我參與政治。我說你糊塗了，我是在勸人退出政治，我是在引導那些還有佛性、有善念的人，還有希望回家的人退出政治，讓他們以純淨之身心事佛。我本人四大皆空，神通足具，世俗權力對我而言沒有任何意義，我沒有任何的 political 訴求，你說，我搞政治有什麼用呢？你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我僅僅是希望善根未泯的那些人們，依靠其最後的佛性，能够擺脫魔鬼的掌控！

轉輪聖王慈悲下走救衆生 莫失機緣

[氣功修煉網](#) 2011 年 12 月 28 日 23:02

【題記：久遠以來，神爲了讓世人能在本次人類歷史的最後時刻明白天 意、瞭解真相、得到救度，以各種方式透露著天機。有大覺者的教誨，有先哲們的預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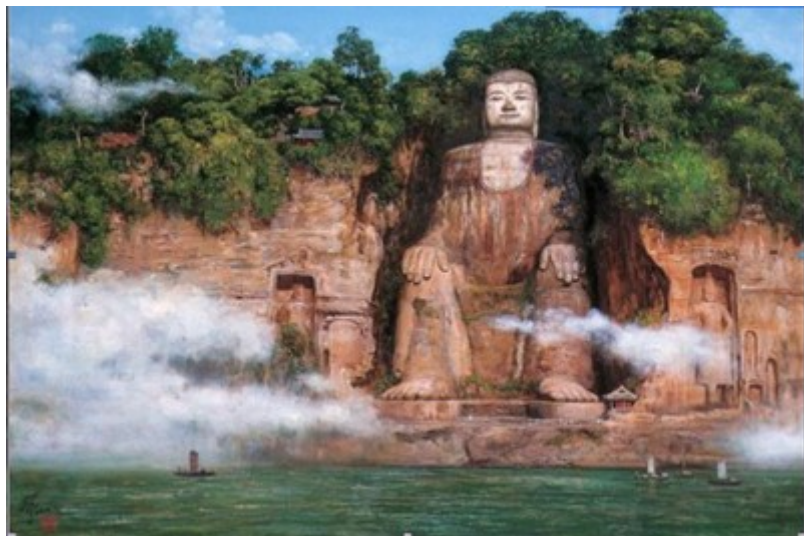
也有各種異象 的警示。在這萬千異象之中，最應關注的是稱得起“警世”的四大奇觀。因為神通過這些奇觀等于把與人類命運休戚相關的重大天機直白的告訴給了人們…】

《諾亞方舟驚世啟示 2》紀錄影片于 2011 年 10 月在香港放映，引起了全球震動。這是一部紀錄香港與土耳其探險考古隊于今年 4 月在土耳其東 部的亞拉臘山歷經艱險終於到達諾亞方舟遺址并成功進入方舟船體的影片。該片以詳實的樣本、圖片和科學測定的資料證明了《聖經·創世紀》所記述的大洪水和諾 亞方舟的故事是本次人類之前所發生的一段真實歷史。影片留給人們的震撼那就是神曉諭給人類的警示毋庸置疑：那些不聽神教誨、敗壞到不配做人的人必然遭到神的懲罰——在劫難中被淘汰；對於像諾亞一家那樣尊天敬神的善良之人將受到神的呵護——在劫難中登上救度方舟！所以，許多朋友面對世界尤其是中國大陸道德淪 喪、世事紊亂、天怒人怨、災禍連連的現狀，已不再懷疑人類大淘汰的不可避免，急切的思考和尋覓著能夠度過劫難的救生方舟。

久遠以來，神為了讓世人能在本次人類歷史的最後時刻明白天意、瞭解真相、得到救度，以各種方式透露著天機。有大覺者的教誨，有先哲們的預 言，也有各種異象的警示。在這萬千異象之中，最應關注的是稱得起“警世”的四大奇觀。因為神通過這些奇觀等于把與人類命運休戚相關的重大天機直白的告訴給 了人們，讓世人順天意而行以救自己，這是神的慈悲！

奇觀之一 天下第一大佛像——轉輪聖王 宇宙至尊

聞名遐邇的四川樂山大佛被譽為天下第一大佛，原名全稱為嘉州凌雲寺大彌勒石像，座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匯流的凌雲山，是唐代海通法師和他的繼承者們花費九十年的心血雕鑿而成的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彌勒坐像，佛像高 71 米，迄今已 1200 多年（見圖 1）。



世世代代，人們千里迢迢來樂山瞻仰膜拜，祈求大佛的護佑。但是，可曾明白先祖們為什麼要以近百年的浩大工程創建這天下第一大彌勒佛像 的奇迹呢？這是因為深諳天機的海通法師遵照神的意志，通過這一警世創舉提醒後人牢記釋迦牟尼佛的如下教誨：末法時期人類將有大劫難，但他所傳之法已經不能 救度世人；其時有轉輪聖王（天上稱法輪聖王， 也稱彌勒）將下世傳法救度。轉輪聖王是宇宙中神通最為廣大的如來，他擁有與佛一樣的 32 相 7 寶，是不用武力用 正義轉動正法的輪，以此來支配世界的理想王。所以，樂山大佛石像就是轉輪聖王之像！海通法師在建造彌勒佛像時就以凸顯“最大”為特徵，明白的告訴後人：以

彌勒佛乘下世傳法救人的轉輪聖王是宇宙中層次最高、法力最大的佛——宇宙至尊！

佛教從一開始就稱釋迦牟尼佛為“現在佛”，稱轉輪聖王（彌勒佛）為“未來佛”。“未來佛”就是傳說中的創世主，在《聖經·啓示錄》中稱創世主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信仰佛教的朋友只注重了對“現在佛”的膜拜，而淡忘了“未來佛”。爲了糾正世人以爲“現在佛”與“未來佛”只是個下世前後的差異，而且“未來佛”來到人間還遙遙無期的誤解，所以神安排在甘肅南部的夏河縣于三百年前建造了一座以敬奉“未來佛”爲主題的拉蔔楞寺。該寺有兩尊彌勒大佛（轉輪聖王）的鑲金銅像，其中有一尊佛像就是雙手向世間轉動法輪的造像；而拉蔔楞寺的原名扎西齊寺（漢意爲吉祥旋寺）的涵義就是法輪旋轉呈吉祥。更值得關注的是，拉蔔楞寺的大金瓦殿中央同時供奉著“未來佛”和“現在佛”像。彌勒佛（轉輪聖王）是一尊高 10 米的鑲金銅像，其前方安放著釋迦牟尼佛的小銅像。這種把兩尊佛像一前一後、一大一小、一高一低的擺放在同一個供壇上的造型、布局實爲罕見！這不只是在說明“現在佛”與“未來佛”來到人間的先和後，更重要的是此處以釋迦牟尼佛爲參照來烘托轉輪聖王（彌勒佛）層次之高、法力之大遠非“現在佛”可比，釋迦佛當年所傳之法也無法與轉輪聖王將要下世洪傳的[宇宙大法](#)同日而語。而彌勒佛像下身半蹲半起呈準備下走姿勢的造型，則諭示著轉輪聖王即將帶著法輪向人間下行（見圖 2）。



至此，我們就會明悟一個重要天機：歷史上所有先期來人間傳經布道的覺者——釋迦牟尼、耶穌、老子……和與他們相關的宗教都是在為“未來佛”下世傳法救度做著鋪墊！明白了這些，再來仰望樂山大佛，就會更加懂得建造這尊世界第一大彌勒佛像的非凡意義！

樂山大佛背靠凌雲秀峰，坐觀大江東去，經歷了上千年的人間風雨，靜靜的在人間恭候著創世主（未來佛）——轉輪聖王真身的到來！

奇觀之二 天降優曇婆羅花——神到人間 傳法救度

未來佛何時來到人間？這是所有信仰正教的朋友最為期待的問題。當沉睡千年的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于 1987 年 5 月 5 日在陝西省法門寺的地宮中 再次面世時，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許多僧人已經悟到神通過這一方式曉諭眾生：未來佛——轉輪聖王已經來到人間，所以，他們奔走相告：神回來了！神用佛指 舍利再現的時日——1987 年（兔年）5 月 5 日（古曆四月初八）詔示轉輪聖王來到世

間的時間——兔年的四月初八；同時提醒世人關注佛教《金剛經》所記載的 釋迦牟尼佛的教誨：當三千年一開的仙界奇花——優曇婆羅花在世間開放時，意味著轉輪聖王正在人間正法。

1997 年 7 月，韓國京畿道廣州郡一座寺院的方丈在金銅如來坐像的前胸部發現了 24 朵優曇婆羅花。2005 年，韓國的須彌山禪院、正覺寺、龍珠寺、清溪寺、戀主庵等多座寺院相繼在佛像的身體、面部開放了優曇婆羅花（見圖 3）。寺院的主持們將這一喜訊迅速傳出，不僅引起了宗教界的轟動，也引發了世人的思考。當人們重新審視自 1992 年開傳的以“真、善、忍”法理教化世人的法輪大法已洪傳上百個國家和地區的現實，聯想到法輪功創始人李大師的誕辰日（1951 年 5 月 13 日）恰為兔年的四月初八的事實，立即明白了釋迦牟尼在兩千五百年前關於轉輪聖王下世傳法救度的預言已經應驗成真！



近年來，優曇婆羅花在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陸續開放，已經成為人間的一大奇觀（見圖 4），《山西日報》和《陝西電視臺》還對仙花的開放的新聞公開報導。為什麼說優曇婆羅花是仙界奇花呢？因為她的來歷神奇、顯現的方式神奇。這種只有 1 公分高的小花雖然也有花蕾、花朵、花莖，但卻沒有根須，小花附著在沒有泥土的佛像、牆面、石板、玻璃、木板、金屬、紙張、……水果或植物的葉莖上，仙花不需人間的水份和營養，不怕日曬和風霜，真所謂“無土無根 隨心放，有形有色如意發”，人間的任何花卉都與她無法相比。今年 12 月 2 日《正見網》上刊出了來自陝西的一篇題為《守望優曇婆羅花》的報導，記述了在一幢高樓的南陽台玻璃窗外發現了婆羅花的情況，文中的兩段描述真實的記錄了仙花的神奇：



“在玻璃內側能清晰的看到這 17 株小花都被一個吸盤似的東西牢牢的、均勻的緊貼在玻璃上，真的奇妙無比。那麼，是誰在這高層樓房的玻璃上創造出這巧奪天工的杰作呢？此處離地面數十米之高，上下左右光滑如冰，不可能是人爲；毋庸置疑，婆羅神花天上來！我立即聯想到了天女散花！”

“就這樣，一天、兩天……我默默的守望著、思考著。在這些日子裏，我常因天氣的驟變而對仙花牽挂，也爲他們無法吸收水份和營養而莒心。然而，四十天過去了，婆羅花經受了多少個烈日暴曬和風吹雨打，又經歷了入冬後的霜寒，仙花却完好如初！我終于堅信婆羅花不需人間水土，不受三界環境的制約；她不是世間俗卉，而是仙界奇花！”

當然，這一奇觀的出現不只是讓當今的世人有幸瞻仰仙界奇花，更重要的是帶給了全世界最大的福音：轉輪聖王正在人間弘傳法輪大法、拯救人類！

奇觀之三 大佛寺內“藏江墓”——亂世魔頭 禍國殃民

1989 年在四川樂山發生了一起十分轟動的奇事。在一次滑坡中，大佛寺內的山根處露出了一座東漢時期爲葬死人而開鑿的崖墓，墓中竟藏了一個人的造像，造像的模樣頗像剛剛爬上中共權力頂峰的江澤民。在造像的背後有一塊“功德碑”，記載著民國初年爲建造此像捐款者的姓名，其中姓江者有 13 人。後來就有人將 13 解釋爲“澤民”兩字爲 13 劃、江 xx 統治中國 13 年（1989～2002），依此證明此造像非江 xx 莫屬。當時就有投機鑽營之輩捧其爲“喜生彌勒”，匆忙張燈結彩、焚香膜拜，裝修墓門、鐫碑刻文，將一張假彌勒的紅底彩照懸于凌雲寺的展廳（見圖 5）。



江 xx 接到被加封爲“彌勒”的喜訊，迫不及待的趕到樂山以睹自己的“尊容”。當江在崖墓中看到造像確與自己相像時，以爲自己真是神佛下世、喜不自勝，興奮的哈哈大笑。隨從們齊聲捧頌“像，太像了!”江還補充一句“就差一副眼鏡!”二十多年過去了，隨著江的下臺和他的惡行、醜聞世人皆知，所以造像也被冷落。儘管缺乏維修，燈光昏暗，像體肮髒，但面部輪廓仍不失江 xx 的明顯特徵（見圖 6）。



爲什麼在民國初年江 xx 出生前後，就有高人能建造出一個與半個多世紀之後江澤民的模樣惟妙惟肖的人像，而且恰在江上臺的 1989 年與世人見面呢？筆者悟到是神要通過“藏江墓”這一奇觀向世人透露與江澤民其人相關的如下機密。

〔墓中蛤蟆〕

當“藏江墓”剛被發現時，有人興沖沖的將那張爲造像披紅挂彩的照片遞給峨眉山的一位得道高僧。高僧看後只說了一句話：“此人與水有緣！”道出了他所看到的天機：此人的元神是一隻來自江澤之民的蛤蟆！

如果仔細端詳造像就會看出，那凸出的眼泡、鼓鼓的肚皮和那幾乎沒有脖頸的體形不正好勾畫出了蛤蟆最爲明顯的特徵嗎？這也印證了上海民衆早就呼江澤民爲江大蛤蟆的高明！

早有高人說過，江澤民在轉生人身之前是一隻久藏古墓的蛤蟆精。

〔人中敗類〕

崖墓造像的始創者爲什麼要把江 xx 的像塞進一個不見天光的古墓中呢？這是在告訴人們：江 xx 是一個害怕陽光、不敢見人的丑類。如果反觀他的身世、歷史、人品和他的惡行，就會看出江 xx 是一個其醜無比的人中敗類。

1・漢奸世家的繼承人。江澤民的父親江世俊是汪偽時期的日本漢奸。在其父的力薦下，江參加了偽中央大學的特務組織《青年幹訓班》第四期的訓練，成爲日本漢奸、特務，爲日偽監視抗日進步學生并搜集情報；上世紀五十年代，江 xx 赴蘇聯留學時在金錢和美女引誘下成爲克格勃遠東局的特務，承擔收集留學生和中國大陸各種情報的任務。江 xx 是日、俄兩國的漢奸特務。

2・最大的賣國賊。1999 年 12 月，江 xx 爲了換取他的雙奸身份不被揭穿，背著國人擅自與俄總統葉利欽簽訂了《關於中俄國界綫東西兩段的 敘述議定書》，把相當于東北三省（相當于幾十個臺灣）的 100 多萬平方公里疆土拱手送給俄羅斯，等于從 13 億中國人每人手中奪走了 1 畝肥沃的耕地；江又用 黑箱操作的方式向印度、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菲律賓、越南等國出讓了大片領土。江 xx 是被全球華人唾罵的最大的賣國賊。

3・全球聲討的罪酋。江 xx 作爲迫害法輪功的元凶首惡在世界三十多個國家以“群體滅絕罪”、“酷刑罪”等被起訴，被阿根廷聯邦法院裁決有罪且被下令逮捕。全球公審江 xx 的怒吼已使江成了過街老鼠。

儘管中共對江 xx 的醜惡歷史和罪行竭力掩蓋，但神目如電、民心似鏡，在事實面前他無法逃脫世人的口誅筆伐。至于他的腐敗、淫亂、嫉妒、怯懦、賣弄、張

揚和獻媚取寵等惡劣品行與上述醜惡相比那是小巫見大巫。所以，江 xx 堪稱古今中外人中丑類、敗類之“極品”！

〔亂世魔鬼〕

筆者在大佛寺內“藏江墓”前見到一位導游，她對著崖墓說給游客的一段話耐人尋味：“這裏不是佛堂，也不是仙洞，而是一座崖墓；這座造像並不是什麼佛，充其量算是一個泥菩薩，因為它沒有內臟！”言外之意，擺在墓穴中的哪有神佛？只能是鬼！那麼為什麼要把這個沒心沒肺、披著人皮的陰鬼擺到距離樂山大佛石像只有咫尺之遙的崖墓中呢？顯然在諭示此鬼沖著轉輪聖王而來！

回顧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開始由江 xx 一手挑起的對法輪大法的迫害而引發的正邪大戰，看看他與中共相互利用阻撓和破壞轉輪聖王傳法救度，用彌天大謊欺騙世人，妄圖毀滅人類的滔天罪行，就會明白神用崖墓陰鬼這一奇觀警示世人：江 xx 是禍害全人類的人間魔鬼！

〔邪惡小丑〕

樂山大佛象徵著正義力量，崖墓陰鬼象徵著邪惡勢力。所以，神用凌雲大佛石像和崖墓中的魔鬼造像在造型上的天差地遠，警示世人認清在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正邪大戰中正與邪的力量對比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凌雲山大彌勒佛像雄視天下，與日月同輝；崖墓中的假彌勒（實為魔鬼）龜縮墓穴，怕見天光。這一真一假、一明一暗、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的明顯反差，凸顯了轉輪聖王的光明、偉大，反襯出江 xx 是一個陰險、渺小、自不量力的邪惡

小丑，標志著邪不壓正；預示法輪大法洪傳世界、拯救衆生的偉業必成，江 xx 和中共欺騙、毒害、毀滅人類的夢想終將破滅、邪惡終將被正義滅盡是歷史的必然！

奇觀之四 貴州平塘“藏字石”——神的審判 天滅中共

2002 年 6 月，在貴州省平塘縣發現了已裂為左右兩塊的百噸巨石，右塊巨石的斷裂面上突現出“中國共產黨亡”六個大字，被稱為“藏字石”。經專家鑒定該巨石是二億七千萬年前生成、五百年前從山上滾下裂開的，六個大字天然生成，無人工雕鑿加工痕迹，堪稱曠世奇觀。這就是說“藏字石”絕非人力所為，實乃上天之作，六個大字就是天意！

“藏字石”的神奇不只是它的生成和內涵，而它的斷裂也十分神奇。當巨石從山上滾下而裂為兩半時，正好將六個薄薄的平排大字（每個字近一尺見方）完好無損的裸露在右側的斷面上。若非神力，何能如此精確、不差毫厘？

平塘縣的官員們為了借石生財，未經上司批准，把“藏字石”作為旅遊景點，擅自在 2003 年 10 月搶先對中外游人開放。儘管對外宣傳時只提“藏字石”的前五個字（不提“亡”字），但在價值 50 元的門票上“中國共產黨亡”六個大字却清晰可見（見圖 7）。游人都心知肚明，“藏字石”就是“亡共石”——這是天意！



巨石滾裂已五百多年，爲什麼久隱山林、遲至 2002 年才正式面世呢？國爲“藏字石”裏的六個大字是神給中共的一個尙待宣布的判決令，何時宣布由神決定。中共是一個被邪靈附體的邪惡組織，在另外空間它是一條紅色惡龍，竊政後所犯罪行罄竹難書。它致死八千萬中國民衆，毀壞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出賣國土、破壞山河，迫害正信、獨裁專制，但神一再容忍，給它弃惡從善的機會；然而它却在人類面臨劫難、大法洪傳救度的關鍵時刻與江澤民相互利用，詆毀轉輪聖王之法，殘害轉輪聖王之徒，欺騙、毒害聖王要拯救的衆生，喪心病狂的製造自焚偽案、挑動仇恨，令衆神震怒、忍無可忍，终于在 2002 年 6 月亮出了對它的判決——天滅中共！

後記

當朋友們明白了這四大奇觀的涵義一定會心生震撼，因爲每個奇觀都體現了神的意志！如果注意到這四大奇觀中的三個都出現在相互毗鄰的四川和貴州兩省，可能就會思考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川有“藏江墓”、黔現“藏字石”，這兩者有何聯繫？“藏江墓”被發現在江 xx 上臺的 1989 年，而“藏字石”（亡共石）却被發現在江 xx 下臺的 2002

年，這種時間表的安排是在表明江 xx 禍害中華的十三年對中共的最大“貢獻”就是親手把邪黨送上了被天所滅的不歸之路！

第二，貴州貴在何處？神把“藏字石”擺放到這裏，讓他歷經兩億多年的滄桑、在 2002 年突然面世。更難能可貴的是成千上萬的游人只需花 50 元錢就可以在這裏從容的去目睹、思考讓中共爲之喪膽的那石中的六個大字，就會被這一奇觀所警醒，明白天意，摒棄中共從而得到救度，這就是貴州之貴的真正所在吧！

神用這四大奇觀在人類面臨大劫難、大淘汰的時候，向世人發出了人間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最爲重大事件的警示：大法救度、正邪大戰、神的審判、天滅中共和新紀元的到來。明白了這些，人們就會在這場正邪大戰中正確擺放自己的位置、選擇未來；也就會理解法輪功學員爲什麼要冒著風險向世人講真相、勸“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的原因：他們希望每個朋友都能在天滅中共之際遠離邪惡，抹去邪黨的印記（《聖經·啓示錄》稱之爲抹去獸的印記），誠信“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成爲歸神所管的人，在神的呵護下平安度過劫難、走向人類的新紀元。他們是在遵循著創世主——轉輪聖王的教誨，向世人傳送著真正的福音！

正是：

四大奇觀寓神意

人間正道破浪行

聖王傳法拯大宇

優曇花開傳福音

邪黨魔頭謗天法

衆神降令滅邪靈

摒弃中共快“三退”

誠信大法慶新生

彌勒佛和彌賽亞：末劫時期東西方的救世主

[氣功修煉網](#) 2013 年 05 月 26 日 16:12



甘肅拉卜楞寺是藏傳佛教宗主寺之一，拉蔔楞寺中未來佛彌勒造像為彌勒大佛半蹲半起的鎏金銅像，諭示彌勒佛已起身離座，帶著 法輪來到人間救度世人。

《聖經》預言，在人類的最後時刻，以色列複國之後，救世主彌賽亞將來到人間；而東方的佛經也稱，在優曇婆羅花開放之時，未來佛彌勒已下世普渡衆生。現在，所有預言中的事已相繼出現，東西方的救世主是否已來到我們的身邊？

佛經與《聖經》都提到人類在末劫時期會有救世主降世拯救衆生。佛經認為末法時期會有未來佛彌勒下世救度衆生，而《聖經》認為末劫來臨之時，會有彌賽亞

降世拯救衆生。如果佛經與《聖經》是可信的，那麼人類將會出現兩個救世主，除非佛經中的彌勒就是《聖經》中的彌賽亞。

彌勒佛和彌賽亞是同一人？

已故著名國學大師、佛學家、翻譯家季羨林和其徒弟錢文忠教授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發現了佛家與基督教之間的聯繫，那就是“佛家的未來佛彌勒佛和基督教的救世主彌賽亞是同一個人”。

根據上海復旦大學錢文忠教授的考證，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包括西亞、北非、小亞細亞、兩河流域和埃及在內的廣大地區，流行著一種未來救世主的信仰，耶穌宗教裏的彌賽亞，就是這種救世主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這種信仰在聖經《舊約》裏面就已經有了。而印度的彌勒信仰，在學術界已經確認，和這種全世界範圍的救世主信仰是密切相關、彼此影響的，印度的彌勒信仰就是救世主信仰的一個組成部份。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彌勒之所以是未來佛，是未來的救世主，有印度的根源，也有更廣大範圍的全世界或者古代世界的根源，是當時普遍流行的彌賽亞信仰的一個部份。

漢語當中彌勒這個詞語從何而來？這實際上蘊含著人類文明世界一個大謎。

據收入《季羨林文集》第十二卷的〈梅呾利耶與彌勒〉一文考證，早期佛經的原本大多是“胡本”，是用中亞和古代新疆的語言文字寫就的，並不是規範的印度梵文。因此，“彌勒”很可能是從新疆吐火羅語的 Metrak 或 Maitrak 直接音譯過來的，這個字和梵文的 maitri（慈悲、慈愛）有關，所以，“彌勒”又意

譯為“慈氏”。故而，早在中國後漢、三國時期，大量漢譯佛典資料中“彌勒”和“慈氏”（菩薩）同時出現。

確實如此，彌勒從時間上和廣度上 都超越了佛教範疇。在中國，最早得到民衆信仰的，不是觀世音菩薩，也不是阿彌陀佛，而是彌勒菩薩。人們發現，彌勒信仰從一開始就是人類整個文明世界的一個 優秀文化凝聚體，在佛教當中找不到除此之外的第二個菩薩或者佛具有如此廣闊而深厚的國際文化背景。

彌勒，在梵文裏面叫 maitreya，巴 利文裏面叫 metteya，會中文的人一聽就跟彌勒的發音沒有關係。大唐玄奘法師在翻譯中發現了這一點，因此玄奘說譯錯了，應該翻譯成“梅呬利耶”。但大 家並沒有接受玄奘這位頂尖高僧的意見，還是約定俗成的叫彌勒，“梅呬利耶”遂成為玄奘法師的個人專利。

西方等待的神叫“彌賽亞”，英譯文 Messiah，是從希伯來文 Masiah（有時寫為 mashiach）翻過來的。希臘文把它翻成 christos，“受膏的”，由此引出“基督”（Christ）。“彌賽亞”與“基督”基本上意義相同，《新約》作者亦把他等同于猶太的彌賽亞。

Maitreya 和 Masiah 二者音近。事實上，源自吐火羅語中的彌勒就是希伯來語當中的彌賽亞，同一個詞，只不過在西方要讀彌賽亞，而在我們這邊就念彌勒，這樣類似的情況在人類文明史上很常見。



甘肅拉卜楞寺是藏傳佛教宗主寺之一，拉蔔楞寺中未來佛彌勒造像為彌勒大佛半蹲半起的鑲金銅像，諭示彌勒佛已起身離座，帶著法輪來到人間救度世人。

拉蔔楞寺彌勒佛像造型藏玄機 佛經上知，彌勒是“萬王之王”在末世由最高處下走時所使用的佛號，法輪聖王是“萬王之王”下到法界時的法號（人間稱轉輪聖王），所以釋迦牟尼告訴他的弟子：法輪聖王也稱彌勒。

慈悲、光明、希望是未來佛彌勒的精神內涵。地處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拉蔔楞寺中的幾尊造像，揭示了彌勒下世度人的玄機。

拉卜楞寺創建於清康熙年間（1709 年），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的六大宗主寺之一。拉卜楞寺的原名很長，簡稱扎西奇寺，其漢意為“吉祥旋寺”。

因為創建該寺的一世、二世等寺主都是深諳天機的活佛，所以拉蔔楞寺佛之造像深藏玄機，尤其是寺中的兩尊彌勒大佛的造像意味深邃。

在 寺院大經堂近旁的西後殿裏供奉著彌勒大佛半蹲半起的鑲金銅像，佛的雙手在胸前做著手勢。據導游喇嘛在向瞻仰游人解答關於佛手勢的提問時說：“這是

彌勒佛在 向世間轉法輪！他半蹲半起，諭示彌勒佛將帶著法輪來到人間救度世人。”據悉，拉蔔楞寺的原名為扎西奇寺（意為吉祥旋寺），其涵義就是法輪轉動呈吉祥。

大金瓦殿中央供奉的彌勒大佛，是由本寺二世寺主在兩百多年前特邀尼泊爾工匠鑄造的鑲金銅像，佛高 10 米。在彌勒佛像的正前下方安放著一尊釋迦牟尼佛的小銅像。這種把兩尊佛像一前一後、一大一小、一高一低的同時安排在一個供壇的造型、布局實屬罕見。

據 導游喇嘛向游人解說：“在前面的小佛像是釋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後面的彌勒佛手拿法輪，他是宇宙中神通最廣大、最有能力的如來，他將帶著法輪來救度宇宙衆生，也是宇宙衆生唯一的拯救者。”顯而易見，造像突顯彌勒佛（轉法輪聖王）層次之高、法力之大，而且，其救度整個人類的浩大慈悲也通過其造像與釋迦牟尼佛的大小對比而充分的反應出來。該寺把供奉釋迦牟尼佛的殿堂稱小金瓦殿、而將彌勒佛殿稱為大金瓦殿。

神在人中

《聖經》裏無論新約還是舊約都預言了救世主彌賽亞在人類最後時刻將要降臨。在他們的宗教傳說中救世主彌賽亞來到人間之前，其中一個徵兆是以色列復國，并且以色列復國後的那一代人就可以看到救世主彌賽亞。

二 戰結束，以色列人經過幾千年的流浪在世界的注目下真的復國了。1948 年 5 月 13 日，耶路撒冷發表猶太大會宣言，宣布“以色列復國”。雖然西方主流社會是 基督教、天主教等，而以色列是猶太教，但要控制耶路撒冷，即這個神回

來的條件之一，向來是那麼的重要，因而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主流社會一直非常堅定地支持 以色列，在這一點上完全拋棄了歷史上的宗教紛爭。

在東方同樣也記載了未來佛彌勒（轉輪聖王）下世的另一重大信號。佛經《慧琳音義》卷八載明：“優曇婆羅花為祥瑞靈異之所感，乃天花，為世間所無，若如來下生、金輪王出現世間，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現。”



2011 年在美國馬裏蘭州盛開的優曇婆羅花

（攝影／John Yu）

佛經《無量壽經》中也記載：優曇婆羅花是祥瑞之兆。《法華文句》四上：“優曇花者，此言靈瑞。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自 1992 年以來，韓國、日本、臺灣、泰國、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美國各州、加拿大、歐洲、中國大陸各省，皆相繼發現聖潔的優曇婆羅花。人們可以 通過網路圖片搜索，一睹其高貴聖潔之風采。婆羅花無根、無葉、無水、無土；玻璃、鋼鐵、佛像、樹葉、紙箱、塑膠均可開放，有花開超過一年仍生機盎然。自古 以來無人得見，今天的植物學家也為之瞠目結舌。今年（2011）按佛記是 3038 年，優曇婆羅花已在世界各地盛開，實乃上天垂相。

民間造像與預言明示

中國民間保留有一個彌勒的造型，一尊笑哈哈的佛像，在身體周圍有十八個小孩子，玩耍，各具形態，稱為十八子彌勒。而十八子，合成一個“李”字，即預示“彌勒佛要在末劫時下世傳法度人，凡身姓李。”這個傳說伴隨著彌勒佛十八子造像一直流傳至今。

韓國《格庵遺錄》預言：何為聖人，木子姓氏（姓李），屬兔，四月出生在三八級（南北朝鮮分界綫）以北，三神山下（即長白山公主嶺）……此聖人是天上王中之王，即法輪聖王，此次下凡人間稱彌勒佛。

劉 伯溫的《推碑圖》也曾預言道：“而時彌勒佛透虛到南闔浮提世界中天中國金鷄目奉玉清時年，劫盡，龍華會虎，兔之年到中天，以木子姓”，就是說“未來佛”彌勒佛，會在兔年轉生在“中天中國”，并在中國這只“金鷄”版圖眼睛所在的地方（指吉林省）降生，以“木子”“李”為姓。

1951 年 5 月 13 日，農曆四月初八，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生于中國吉林省公主嶺市，屬兔，這一天正好是佛教中的“佛誕節”；同時這一天也是從 1951 年復活節算起的第五十天，幾乎就是基督教的“聖靈降臨節”。至此，心有感悟之人，或許對西方宗教的重要節日“復活節”（Easter）為何稱為“東方來者”，對為何人們一直保留著用復活節兔（聖人屬兔）和復活節彩蛋（與中國金鷄有關）來作紀念活動的古老習俗，都會有一個全新的領悟。而聖誕節家家供放著的一段子木，其中的暗示更是讓人感受到神意玄妙。

法國人諾查丹瑪斯在其著作《諸世紀》預言集中，準確地預言了過去幾百年來世界各地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人物，其中第二紀第二十九首，《諸世紀》明確預言了在人類末世裏救度衆生的救世主。

一位東方人離開他的家鄉，
穿越亞平寧山脉到達法國，
他將越過天空、海洋和冰雪，
每個人都將被他的神杖打動。

這首預言詩預言的是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結束了在中國大陸的傳法後，來到了西方，并在西方的許多國家傳法，使法輪大法洪傳到了全世界。諾氏在第十紀第七十首第三句提到“偉大的赫耳墨斯”，來形容法輪功創始人洪傳大法是爲人類講述和傳播宇宙神佛之道，而“赫耳墨斯”有一根神杖，用來喚醒世人，所以本預言詩的第四句說“每個人都將被他的神杖打動”，即是預言法輪大法的洪傳將使每一個世人被打動，而他們對待大法的態度將決定他們的未來。

據佛經記載，轉輪聖王擁有與佛一樣的 32 相、7 寶，是不用武力用正義轉動正法的輪，以此來支配世界的理想王。不論佛教、基督教、儒教，只要不斷向人們給予慈悲，就可能有緣相見轉輪聖王。但好事多磨，神真的來了，人却遲疑起來。

世人迷中不醒

世傳布袋和尚爲彌勒俗世化身，他在後梁貞明二年（西元 916 年）3 月 3 日，示寂于奉化岳林寺東廡下石凳，留有辭世偈，“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

布袋和尚的辭世偈告訴世人，在未來佛彌勒降世救人時，儘管真相不斷的展現，但世人却不能面對現實。

《聖經》《約翰福音》（1:10-11）：“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却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倒不接待他。”《聖經》還說，救主降世救人時，他的光要瞬間照亮世界，如閃電從天這邊一閃，直照到天那邊，可是世人却并不認為他是救主，并且他要先受許多苦，遭到不明真相世人的詆毀。

《諸世紀》中的預言也唯一的標明了此重大事件的年月：“1999年7月，為使安哥魯亞王復活，恐怖大王將從天而落……”

1999年7月的確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日子，被《諸世紀》標為反基督的人物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大法修煉者的全面鎮壓。一時間，腥風血雨，誹謗謠言，魔難在中原，令世人迷惑、跟風。這場《聖經·啓示錄》記述為羊羔與獸的正邪最後之戰——哈米吉多頓，至今已經近12年了，無數的大法徒在堅忍中承受著無名魔難的同時，從未放棄過他們講真相、救眾生的使命。中共公然對抗“真善忍”宇宙佛法，在這場正邪較量中，已深陷泥潭。唐代《推背圖》中“九十九年成大錯”一語成讖。

最終要歸向神

《長阿含經》卷十八：“轉輪聖王出世……時東方諸小王見大王至，皆捧珍寶以示歸順。余南、西、北三方亦如是。”

《聖經》《啓示錄》（7:9-10）：“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數過來，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

儘管要歷經魔難，然而最後人却都要歸向神，這些人來自各方、各國、各族。佛經與聖經在這點上的描寫一致。

新天新地新人類

在救主降世拯救衆生之後，人間迎來了新天新地新人類。

《彌勒下生經》：“國土咸富盛，無罰無災厄；彼諸男女等，皆由善業生。地無諸棘刺，唯生青草，履踐隨足，喻若睹羅綿。自然出香稻，美味皆充足。諸樹生衣服，衆彩共莊嚴；樹高三拘舍，花果常充實。時彼國中人，皆壽八萬歲，無有諸疾苦，離惱常安樂”。

《聖經》《以賽亞書》（65：19-20）：“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其中必沒有數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以賽亞書》（65：23-25）：“他們必不徒然勞碌，所生產的，也不遭災害，因為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他們的子孫也是如此……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耶和華說的。”《聖經》《啓示錄》（22:2）這樣描寫新天新地：“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或作“回”）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由此，經過這場正邪之戰後，能因維護佛法之道義而留下來的人有福了。他們長壽安樂，無罰無災，花果充實，美味充足，和平相處，沒有爭鬥，人類從此進入了新的紀元。

安貧小姊妹會六位修女的神奇故事

[氣功修煉網](#) 2013 年 04 月 05 日 12:48



慈善機構“安貧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的修女們表示，遵從神的旨意，她們于1月10日一起來看“全球華人新年晚會”。(大紀元記者張華攝)

來自麻州桑默維爾市(Somerville)的慈善機構“安貧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六位修女和兩位教友觀看了1月10日在波士頓歌劇院的“全球華人新年晚會”。他們表示：禱告時聽到聲音要我們參與這台晚會。

修女們告訴記者，她們是通過廣告得知晚會的消息，感覺很喜歡，但是由于她們是慈善機構，很難找到觀看節目的資金，所以開始并無意買票。

可是在離晚會演出還有幾天，當她們禱告的時候，這六位修女多次聽到一個聲音告訴她們：“要我們參與這樣的活動。”

晚會訂票組的彭先生向記者表示，當修女打電話來告訴他，關於聽到神的指示要來看演出，他震驚的不知說什麼。在經過組裏討論，考慮到修女們的經濟情況，決定給修女們一個很優惠的票價。

六位修女在晚會中一直不停的熱烈鼓掌，演出結束後派翠西亞修女(Sister Patricia)對記者說：“這台晚會表現出了‘真、善、忍’的內涵和對自己信念的忠誠堅持。我們是天主教的修女，也應該這麼做。”

她們表示欣賞所有的節目，每個都非常優雅，技巧高超，男女演員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整體的舞步都達到了完美的和諧，特別是有的舞蹈表達了要為別人著想這一理念，讓她們產生了共鳴。

同時派翠西亞修女還特別告訴記者：“晚會的服裝既含蓄、謙虛，又很漂亮，表達了對自己身體的尊重，能看出來這台晚會對中國人的傳統非常重視。”

注：“安貧小姊妹會”是 1839 年創始于法國的扶貧組織，專門照顧有需要的長者，目前服務地區已擴展至五大洲的 31 個國家。

人神同在的日子已經到來？

[氣功修煉網](#) 2013 年 04 月 05 日 13:08



禱告是基督或天主教徒日常的功課，也被虔誠的信徒視為是人和神彼此接觸的機會。基督或天主教徒相信人是神的器皿，能够因為信神敬神而得到神的恩典，可以將完美的神性注入到這個器皿中，讓帶著缺陷的人性有走向或升華至神性的機會，而那也意謂著生命境界的向上提升。

美國波士頓有六個修女，在不同的各自禱告中，分別聽到不同的另外空間的同樣一句話：“你們必須去看全球華人新年盛典。”（指神韵紐約藝術團和神韵藝術巡迴團，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巡迴上演的全球華人新年晚會）這件事之所以會為人所知，是因為一個受理訂票作業的接綫人員，在每一通電話訂票的過程中，都不忘記問上對方一句：“請問您是如何得到晚會的資訊啊？”

據說六位修女齊刷刷坐了一排，更令人們吃驚的是，每一個節目常常是，人家已經不鼓掌了，她們還在使勁鼓掌。或許正是她們都曉得那是神的意旨與恩典，她們相信平日對神誠敬的信仰與虔誠的禱告，已經讓自己純淨的一顆心升華成神的器皿，所以神回應了她們的禱告，指引了方向，引導她們來欣賞這場“全球華人新年盛典”。

想來，修女們似乎沒有必要，爲了替“全球華人新年晚會”增添任何光采而說謊，在真言的教義下，她們也絕對不能說謊。故值得關注的焦點是，一位被信仰爲全能的神，已經透過了神職人員傳遞了一個非常重要且微妙的信息，而這個信息的答案，一定就在兩個神韵藝術團的全球新年晚會巡迴演出裏。

耶穌曾說過他會再來，到時，他將會處理罪惡，將撒旦和他的跟從者帶上法庭，對他們施以刑罰。在那樣一場形同“世界末日”的景象到來之前，他承諾會先拯救那些在恩典之門關閉前尋到他的人。

神韵晚會的演出內容主要系闡揚，中華文化來自天上諸神所傳的真諦，也揭露法輪功學員所受到的殘忍酷刑迫害，并未涉及其他宗教的教義。但一向給人排他印象的基督或天主教，却由他們心中偉大的神引導其門內真修的人前來聽聞福音，這個象徵意義顯然非同小可。

若說循著禱告中神的回應，前來觀賞神韵晚會的六個修女，已經從晚會中明白了基督所言“撒旦和他的跟從者”，指的是哪些正于此末世行極大不公與不義的邪惡之徒，并找到了她們真正的救世主。相信任何人在神的恩典之門關閉前，只要懂得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欣賞神韵機會，也必定將與神的恩典相逢，并從中領悟生命境界 向上提升的奧秘。

當世人都日漸遺忘了人的來源與爲人的意義所在，當人性普遍離神性愈來愈遠，究竟誰還有此能力能再次舞動神韵與神傳文化的風采？是否諾查丹馬斯

（Nostradamus）在《諸世紀》中所提未來一段時間，地球上將是人神同在的日

子已經到來？那三千年盛開一次，花開意指有大覺者正在世間度人的優曇 婆羅花，正在世間各處現踪，或許正說明了一切。

六位修女的神奇故事和復活節驚世預言

[氣功修煉網](#) 2013 年 04 月 05 日 13:16

復活節是現今基督教徒的重要節日之一，定在每年春分月圓之後第一個星期日。基督徒認為，復活節象徵重生與希望，乃紀念 耶穌基督于公元 33 年被釘死後第三天復活的事迹。在西方，與復活節相關的物品有復活節兔和復活節彩蛋。《天主教百科全書》指出“復活節吸納了許多慶祝春回 大地的异教習俗。”蛋象徵初春一切恢復生機，兔子象徵多產和生命力。

基督教的這個流傳久遠的節日到底是想要告訴人們什麼？

其實，復活節(The Easter)以及復活節兔子和彩蛋的習俗是一個救世聖人預言：再來基督為“東方來者(Easter)”，即救世聖人將復活于東方，復活節兔預言聖人屬 兔，兔子是不下蛋的，彩蛋是金雞下的蛋，復活節雞蛋顯然讓人聯想到下蛋的雞，而當代中國地圖形狀就是一隻金雞。

更有意思的發現是，古今中外不同民族流傳的預言故事，似乎都不約而同的講述著類似的故事。

預言均提示聖者來自東方

《路加福音》17：24 因為人子在他降臨的日子，好像閃電從天這邊一閃，直照到天那邊。

《馬太福音》24：27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儘管主在世間初時不被人認識，可是神之道依然像閃電一樣快速從東傳向西，傳遍整個世界。《啓示錄》7:2 說“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拿著永生神的印。”“從日出之地上來”指來自東方，“永生神的印”暗喻救世主永生神來自東方。

《以賽亞書》43：5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西方招聚你。“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我們據此知道神之道是從東方發出的，然後傳到西邊，傳遍世界。為什麼神要在西方招聚人呢？也許是神在東方遭受了迫害，或出于種種原因來到了西邊吧。

《諾查丹瑪斯預言》：“一位東方人離開他的家鄉……用他的神杖喚醒世人”，“他還會回到亞洲…他會超越所有東方的君王”。《凱西預言》：“中國將出現一種對神（佛）的信仰，中國將會成為全人類共同信仰的搖籃”。《霍比預言》：“巴哈那代表來自東方的神聖力量”。

《推背圖》：“而今中國有聖人”、“紫薇星明”；劉伯溫《金陵塔碑文》：“大木兩條”、“能逢木兔方為壽”：救世聖人降生地點東方為木，降生時間木兔年即辛卯年五行屬松柏木，合起來故為“兩木聖人”。《格庵遺錄》“西氣東來上帝再臨”預言可知就是“中天印符即‘弓乙’靈符”、“廣濟蒼生人符”，暗喻來自東方。

《步虛大師預言詩》：“世字三分，有聖人出，玄色其冠（黑髮），龍張其服（黃衣服，佛）”；《西游記》：“人身難得，中土難生，佛法難聞”、“東來佛

祖”；《格庵遺錄》：“金鳩木兔”、“紫霞真主”、“白馬公子”、“救世真主”、“道神天主”、“日光東方光明世”、“無疑東方天聖出”、“和氣東風真人出”、“東方一人出世也”、“西氣東來上帝再臨”、“木兔再生保惠士”、“聖神降臨金鳩鳥”、“保惠師聖海印出”、“萬乘天子王之王”。

佛經上就說當三千年才開一次的優曇波羅花開的時候，就是轉輪聖王下世度人的時候，而這兩年，全世界各處都有優曇波羅花開的消息傳來。

觀看《神韻》的六位修女的啓示



神韻晚會是近年來海外華人藝術團體，致力于重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藝術晚會。有意思的是，美國波士頓有六位修女，在不同的各自禱告中，分別聽到不同的另外空間的同樣一句話：“你們必須去看全球華人新年盛典。”（指神韻紐

約藝術團和神韻藝術巡迴團，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巡迴上演的全球華人新年晚會）。這件事之所以會為人所知，是因為一個受理訂票作業的接綫人員，在每一通電話訂票的過程中，都不忘記問上對方一句：“請問您是如何得到晚會的資訊啊？”

據說六個修女齊刷刷坐了一排，更令人們吃驚的是，每一個節目常常是，人家已經不鼓掌了，她們還在使勁鼓掌。或許正是她們都曉得那是神的意旨與恩典，她們相信平日對神誠敬的信仰與虔誠的禱告，已經讓自己純淨的一顆心升華成神的器皿，所以神回應了她們的禱告，指引了方向，引導她們來欣賞這場“全球華人新年盛典”。

想來，修女們似乎沒有必要，為了替“全球華人新年晚會”增添任何光采而說謊，在真言的教義下，她們也絕對不能說謊。故值得關注的焦點是，一位被信仰為全能的神，已經透過了神職人員傳遞了一個非常重要且微妙的信息，而這個信息的答案，一定就在神韻藝術團的巡迴演出裏。

耶穌曾說過他會再來，到時，他將會處理罪惡，將撒旦和他的跟從者帶上法庭，對他們施以刑罰。在那樣一場形同“世界末日”的景象到來之前，他承諾會先拯救那些在恩典之門關閉前尋到他的人。

當世人都日漸遺忘了人的來源與為人的意義所在，當人性普遍離神性愈來愈遠，究竟誰還有此能力能再次舞動神的韻味與神的風采？是否諾查丹馬斯在《諸世紀》中所提未來一段時間，地球上將是人神同在的日子已經到來？那三千年

盛開一次，花開意指有大覺者正在世間度人的優曇婆羅花，正在世間各處現踪，或許正說明了一切。

點擊閱讀：[六位修女](#) 的更多相關文章。

來源：正見網

歷史的天空：東周大道修煉之無極法門

[氣功修煉網](#) 2012 年 10 月 25 日 12:41 [評論»](#)

前言

下面這篇文章是受同修委托整理成文，文中所述是一位同修過去生一世修道經歷。在中國古代每一世修煉的人要吃許多大苦，相比這一世我們修煉李洪志大師所傳宇宙大法法輪大法，有師尊慈悲看護，短短十幾年修煉即可有望成道，真是無比幸運了。

東周大道修煉

上部

東周末年，天子無道，諸侯割據，群雄逐鹿中原。天災人禍橫行，黎民百姓苦不堪言。

我轉生山東泰山境內一奴隸家中。年稍長，十二歲給主人家放牧羊群。夏季一場暴雨，羊群散失過半，不敢回主人家，懼怕責打。在山中尋找失散羊群，入山林漸深，迷失其中，行三日，饑寒交迫，臥于樹下。耳畔聞聽草叢異響，回首見一白額猛虎轉眼行于近前。張血口欲咬，忽聽一人呼叫“陸兒，住口”，白額猛虎遂向喊聲方向伏地，呈恭順狀。

一奇裝異人分藻草而出。見我臥于樹下問曰：小兒，為何在此？答曰：丟失主人羔羊，入林尋找，迷失林間三日。那一頭頂竹簪髮髻異人曰：隨吾來。我于是隨異人入林。白額猛虎則尾隨我二人之後。行半日，至山間兩茅草屋內。異人取水與我，後置我安睡。白額猛虎則站于草堂門外，亦不入內，似好奇般一直望我。時久，臥于門廊下，然虎目不離我左右。異人入內室，瞬時既出，問曰：小兒，汝何名？我答道：無名。異人默然沉思，眼目精光一閃，曰：吾乃神仙，汝與吾有緣。汝可留下修仙，如不願，吾亦可送汝回鄉。我想：我丟失主人大小羔羊七十四隻，回主人家，必被杖責，生死兩可間，決心不回。起身向异人行一禮，跪其面前，言：神仙，吾決意不歸，請收留吾為弟子，願侍奉神仙。異人拈髯微笑曰：可。明日吾收汝為徒。汝不必懼怕此虎。此虎名曰“陸兒”，乃有靈神獸。異人向猛虎招手，猛虎入室走到異人近前，異人手指于我，向猛虎言道：此乃吾徒，汝定當看護。猛虎好似聽懂人言，轉身走來，靠于我身示好，我很高興，手觸其背，猛虎亦溫和使頭頂與我。

第二日，師正式收我為徒，拜歷代祖師，行師徒大禮後，師曰：吾門乃先天大道之無極法門。宙宇原本混沌稱無極；後生雲氣稱有極；清氣升，濁氣降是為太極；太極化生萬物……吾乃無極法門第三百七十四代掌門，法號“靜玄”，汝即為三

百七十五代弟子，法號“道明”，切記！師取一柄黑劍賜予我曰：此劍名為辟天劍，意為開天闢地之意。吾用之劍名曰：聖天劍，意為聖人替天行道之聖劍也。又曰：吾門乃性命雙修之上乘道家大法。汝先須煉外功助基內力。吾先教汝五行拳。師取一紅色丹丸授我用水服下，曰：此後一月服一丸。此丹藥，為師耗時近百年，采天下奇珍靈藥煉就而成。具有培本固元，通經活絡之大功用。常人服食三顆即可長命百歲了。服食後，覺肚腹暖熱，漸行四肢百骸。不覺困倦亦不覺饑餓。

次日，師教我五行拳。傍晚，陸兒捕回二隻野兔，我拾些乾柴，在灶下將野兔燉熟，喚師同食，師曰：不食。取一丹和水服下，入內室盤坐不語。我又取些肉食與陸兒，陸兒亦不食，我于是食後入睡了。如此，煉拳站樁百余日，師又教我一些盤坐吐納之法。過數日立一大木樁于草堂前，將我喚來曰：汝吐納通經，忌怕幹擾，亦不可動，須將汝綁于此樁上，以防不測。我將雙腿盤好，綁上布帶，雙手結印，上身靠于樁上綁好。師曰：吾入深山采藥，三日可歸。言畢，飄然而去。留下陸兒，陸兒臥于我身邊，大睡。

每隔五日需煉三日盤坐通經。初始力不能持，後力能持，終不覺苦也。白日煉習外功站樁，晚，夜不倒單，盤坐吐納。不睡反覺精神百倍。

第二年五行拳煉得熟練，師又教我十三路槍法。

第三年師開始教授我煉習劍法，但劍法名曰：“馭劍術”分手劍術和神劍術兩部。神劍術意為用神通術控劍隔空殺妖之法。

每日師除教授外功，吐納外，亦講修道法理：人體經絡運行，星辰運轉；天體奧秘及人體與自然聯繫，對應關係；如何同化，順應自然。

八九年後，外功煉得日漸純熟，法力神通亦有所開放，展現。

一日師曰：汝入山隨吾修道近十年，外功已初見成效，從今日起需重修吐納定力。生命萬物因道而生，無道而亡。人法地，沉沉不動，為地仙；人法天，朗朗空明，為天仙；人法道，一切盡無，則為神仙。……

隨定力增長，一坐數日，不食不水，身心安泰。數年後隆冬，與陸兒取毛皮，藥材往山下集市換些糧油。回返，途經一山村，陸兒出異狀，煩躁不安，想是前方山村必有妖物。入村探知近一年村內狐患，已有七名青年男子為狐精害死。憶師所言道法，應替天行道，滅除妖邪，維護人道。與陸兒于山中靜候。夜三更，西南方一股青色妖氣飛竄入村中，在一戶人家門前，妖氣聚成人形，為一少婦形象，穿牆而入。我與陸兒速至農戶門前大喝：妖孽，禍亂人間，還不出來受死。片刻，只聽吱呀一聲門被推開，一絕色白衣美女站于門前，一手叉腰，一手中提一根木棒槌，欲開言。陸兒一聲虎嘯，猛撲上去，白衣女子見勢不好，轉身立刻化一道青氣向西南方逃去。我取出辟天劍拋向空中，運法力，辟天劍急速飛出，耳聽半空中一聲哀嚎，循聲走去，陸兒正圍一受傷銀狐不住吼叫。銀狐受重傷，奄奄一息。我取回辟天劍，將銀狐裝入囊中，交由師處。

師見曰：罪過，此狐已修行一千三百年，為靈物。只可惜不入正道，吸人精血害死七人，罪過。一聲長嘆，吩咐我將死狐葬于後山。這幾日陸兒興奮異常，如得勝將軍一般，搖頭晃尾，在我面前走來走去的。

山中無憂無慮的日子又過了四年。一日，師喚我入草堂，神情肅穆，曰：徒兒，汝隨師修道二十載，小成，已百脉皆通。如要永生不死，逍遙宙宇間還需雲游世間，吃盡世上苦，磨礪心性，方可成就大道。我合十答曰：謹遵師命。師又言：世間雲游非比尋常。一需乞食，不可多，僅用一餐；二勿借宿，勿入常人居所及廟宇；三時限為八十一年。徒兒，汝復何求？答曰：無。師曰：備物起程吧。答曰：是。

這樣，我開始了八十一年雲游苦修。

下部

辭別恩師，下山。遠遠仍可聽到陸兒悠長的虎嘯聲，仿佛又見陸兒依依惜別情景。

行二日，入一山村。村中殘垣斷壁，戰亂村民受兵匪洗劫，死尸狼藉。世人于人世中，任意滋為，作惡衆多，惡業輪報，永無了期。這更加堅定我修道之心，無他法，只得于林中尋些野果，野菜暫食。食後在一背風處打坐修定。第二日天降秋雨寒風瑟瑟，衣衫盡濕，不為所動，三日後出定繼續前行。天氣逐漸轉涼，秋盡而冬來，北方冬日，寒冷異常，滴水成冰。日至傍晚，風雪交加，我見前後渺無人烟，坐于雪中修定。衣衫單薄，饑寒交迫。運功循行于脉絡數周，漸入深定，身有 道法，于酷寒中無礙。十幾日出定。多日暴雪，積胸高，僅頭頸出雪

外，後幸遇有緣贈與棉衣，苦熬至春。然恩師教誨，銘刻在心，功法演煉從未間斷，日復一日，精進不止。

轉眼悠悠人世二十載，猶如風逝。雲游至川貴高原。見番邦異族，乞食多不予理睬或偶遇辱罵。心道：我乃修道之人，半神。不可與一俗人同，如與其計較，與俗人無二，道法盡失矣。遂不在意。

時至三伏，竹林中納涼。一異族女子路過向我微笑致意，我起身行一禮。前行，尋僻靜處，將五行拳，劍法演煉一遍，打坐吐納到傍晚，入村寨乞食。見一竹樓，即叩門，巧遇白日異族女子，見是我，拿出許多吃食與我，又出一老婦與衆多人。乞食後旋即離去。至竹林中打坐修定。次日午後，那異族女子來至我面前用漢語言：吾乃神女教教主，你可否留于本教爲婿？吾神女教教衆亦願奉養仙人。我聽女子出此言立明曰：我乃苦修道人，需守戒去色，謝教主美意。神女教主不去，言多時，見我不言亦不動，忽從囊中取出一把藥末投向空中，我忙屏息，出手點女子要穴，起身將女子送回竹樓，行一禮離去。

因各地戰亂，多缺男丁延續香火，此種情形多遇。

修道之人，須嚴守戒律，戒除色心。如留于人中行人道，即是人，精盡血枯之時立亡。入三界輪回，苦海無盡，不可解脫根本。

花開花落，月復一月，一切皆化塵土。道法日漸精深，世間萬事因緣了然于胸。入甚深定中，可經年月，數年不動如山。時光飛逝如電，寒暑往來，世間歲月二十載安然渡過。

一日雲游至江浙沿海。該地物產豐富，百姓安居樂業，少戰亂，集市人聲鼎沸。聞一瘋婦哭喊。衆人雜言：婦人小兒于海濱遊戲，忽一大浪將婦兒沖走，婦人思兒心切，痴痴而迷，瘋矣。衆人又言：近來海濱多丟幼兒，不知何故？聞衆人言朝向海中望去，開法眼通，見黑氣沖天，爲一蛟龍（海龍與河蛟混種），偷食幼兒。夜子時，至海灘，使神通將蛟龍攝出水面。蛟龍伏地，我問道：汝爲何偷食人之幼子？此乃禍亂人世必遭天譴！蛟龍低聲道：真人有所不知，此地漁人傷我水族甚重，此次前來乃索債也。“因果循環，天理昭昭，汝亦不必多爲。如若複偷幼兒，必誅之。”蛟龍言道：遵真人法旨。蛟龍慢慢退入水中。過三日，蛟龍化人形游方道士上于岸，對衆假言曰：此地乾旱三載乃漁人傷水族衆多，天譴。需供童男童女一對于龍王，方可免此災。……

我于山中修定，見此蛟龍惡性不改，取辟天劍欲誅之。但恩師曾言：妖邪禍亂人世，必滅之。然龍衆不同，需天庭審處，僅因其多爲神衆護法。遂將蛟龍運法力攝于近前，由天神綁交天庭候審。經此一事，天庭盡知原委，時有天人供養。

數十載後，我勤于修道，道法蒸蒸日上。有色界天人求法，我至色界天于衆天仙開講道法數日。又衆多天人求法，應接不暇。衆天仙意欲留我于天宮與衆仙共享天福。我心想色界天爲三界之內，仍需入六道輪回，不爲長久，只暫享天福，天福享盡，仍下地獄，亦不能永生不死，應速離。辭別衆仙，返還人世，繼續雲游苦修。年復一年，光陰似箭，掐指算來，雲游這許多年，離恩師所定時限近矣。遂雲游至華山，尋一仙洞入深定。定中，身心兩忘，世上一切有形、無形皆化爲混沌，于混沌中盡無。

數年，覺時限已到，待起身回山複師命。忽聞洞外師言：徒兒，為師來也。忙起身出于洞外向師行禮。師曰：徒兒，汝苦也。想我無極法門，乃大道修煉。祖師遺訓：世間每八百年方出一大德法器承傳吾門道法，需苦修百年方可成道。未來，汝之弟子于八百年後降生華山，切記！吾定時限已到。言畢師單手立掌向我施一禮曰：“賀真人成道”。瞬間我感覺過去、未來無所不知；上天入地無所不能……至此真道已得。見天空祥雲繚繞，沁香撲鼻，神界種種奇景眼中盡顯。有詩曾雲：

證果聖人

看世間風起雲湧，歲月滄桑，

悟天機神行自在，萬古長存。

相關文章：

- [深山修道三百年，雲游遇高德大法](#)
- [電視訪談錄：談談“眼見為實”](#)
- [著名武術氣功大師修煉氣功的體悟心得](#)
- [一個特異功能者眼中的現世人生和 2012](#)
- [鳳凰法王的悲哀](#)
- [輪回紀實：選擇](#)
- [無以言表的震撼！法輪功創始人所展現的神奇（二）（圖）](#)
- [中國古人對自然的理解和歸納](#)
- [一學生談煉氣功：從記不住顏色到全年級第四](#)
- [人有兩種命運\(圖\)](#)
- [因果故事：屠夫的誤解](#)

本文標籤：[五行](#), [仙洞](#), [修行](#), [先天大道](#), [歷史的天空](#), [地獄](#), [宇宙大法](#), [慈悲](#), [打坐](#), [正道](#), [法器](#), [法眼通](#), [經絡](#), [輪回](#), [道士](#), [除妖](#), [龍](#)

外星人和月亮的故事

作者：鐘原

在上一個地球的某一時期，法輪大法在人世間洪傳，由于大法威力無比，從而使整個人類的道德水平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也創造了一個高度發達的人類文明，月亮就是那個時候造出來的，它的作用不僅僅是照明，同時它對地球的生態環境也起著一種良性的協調作用。它還是一艘可以長期遨遊宇宙的飛船，并擁有強大的武器系統，可以保護它和地球不受外來星系邪惡生命的入侵和破壞。

月亮的外形是橢圓的，一端永遠對著地球，所以從地上看它是圓的。它的外殼可以打開，打開時它像一朵盛開的蓮花。啟動它的鑰匙是一把被注入強大能量的寶劍。它的各種功能的強弱是由駕駛者心性的高低決定的。當這個文明該結束的時候（每個文明存在的時間都有定數），人類的道德不但沒有變壞，反而比以前更好了。這就不能毀滅它，但又不能讓它影響下一期文明，于是那一期的人類和他們所創造的文明一起被神送入另外一個美好的空間。但是月亮却被留了下來。

到了上個地球最後一茬文明的末期，人類變得極其敗壞，爲了爭奪能源，陷入了長期的戰爭，最後地球在戰爭中爆炸。但有一批好人在爆炸前被一位大法的承傳者救上了月球。并在地球爆炸時啟動月亮飛離，從此開始了一場星際旅行。旅行中遇到了很多外星文明，有的很好，就把其精華帶上了月亮。其中就有密宗修煉方法和金字塔文明。有的很壞，甚至想奪取月亮，結果被月亮重創。與外星人結下的這些緣後來成了宇宙中邪惡勢力允許外星人來到地球的藉口。

新的地球誕生後，月亮又回到太陽系，停到了離地球很近的軌道上（比現在的距離近）。由于當年被救到月亮裏的人已繁衍的很多了，他們又回到地球上。神不允許他們生活在地上，他們就去了地下。在那裏，他們組成了五個國家。因為擁有先進的技術，他們經常駕駛著飛行器往返于地、月之間，或在太陽系自由的飛行。他們同時又是地球的保衛者，由于道德高尚，他們生活的既富足，又快樂。他們普遍都很長壽，尤其他們的王都是修煉者，往往壽命特別長。修煉到一定程度，他們就會到月亮裏生活。他們雖然不和地上的人類接觸，但有時會用暗示的方式教給他們一些知識。就這樣一直到了一萬多年前，在宇宙中邪惡勢力的操縱下，發生了一場巨變。

起因是兩個國家發生戰爭，結果殃及月亮，月亮的外殼受到損傷，發動戰爭的兩個國家遭到神的嚴懲，他們的國土和人民都被沉入海底。地內人把月亮開到了現在的軌道上，對它的外殼重新進行了修補，但是月亮調節生態環境的能力大受損失。地球上許多森林逐漸消失，氣候逐漸惡化。地核的能量也開始減弱，倚賴這種能量存在的地內文明所擁有的科技也大不如以前了。到了五千年前，更大的麻煩又來了，一支龐大的外星艦隊出現在太陽系，它們要占領地球。本來對地內人來說趕走它們不是問題，但此時地內文明大不如以前，竟不是它們的對手，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好啟動已受傷的月亮，消滅了這支外星艦隊。但啟動月亮的鑰匙，那把神劍却因此斷了。守護月亮的神後羿和嫦娥把斷裂的神劍插進地內世界的一塊巨石中，並留下預言：將來誰能拔出此劍，誰就是能修復神劍和月亮的人。他們二人因為失職，也被打入凡間，後來嫦娥又修回到月亮裏，後羿却在人世輪回。

後來外星人又來入侵，地內人節節敗退，直到被外星人完全封閉在地核內，同時外星人創造了“科學”和“共產黨”，徹底斷絕了人與神的聯繫，從而完全控制了人類。幾十年前一位地內人的國王拔出了那把神劍，于是他被授命到人間尋找拯救民族和月亮的法門。他沖出地內後被外星人殺死，但元神轉生到了中國，并得了法修煉法輪大法，四年前他回憶起這一切，現在寫了出來。

幾天前我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月亮的故事](#)》，由于是臨時決定寫的，寫的比較匆忙，有些事情交待的不是很清楚。因為這幾天忙于別的事情，我今天才有時間上網，看了讀者的一些疑問，我想就一些事情作一些補充。

我先講一下嫦娥的故事。當年很多地內人的王修煉到一定程度就會帶著肉身飛升到月亮裏生活，同時作為月亮的保衛者。羿和嫦娥曾是地內世界一國的國王和王后，後來一同飛升到月亮裏。因為修的都是性命雙修的功法，他們的肉身都可以顯現在各個空間。以月亮保衛者們的能力，本來完全可以保護月亮不受傷，但那是天定的劫數，他們也不敢違抗。

攻擊月亮的國家就是傳說中的亞特蘭蒂斯，他們所崇拜的神西方人叫海神波賽東，中國人叫他水神共工。在大災難來前，他們當中有極少一些人逃到了中國這個地方，被稱為共工氏。月亮就是傳說中的不周山。月亮對地球生態環境的良性協調，使過去的每一茬人類都不會象今天人類這樣，因出現糧食危機和爭奪生存空間而造下巨大業力，從而使地球不會過早的變成一個業力球而毀滅。（[李洪志](#)大師在《[瑞士法會講法](#)》曾開示：[我先講一講外星人是怎麼回事兒](#)。大家

知道，我們這個地球不是這個宇宙中的唯一有生命的星球，地球也不只這一次。我是講，在這個地球這個位置上以前曾經有過以前的地球。以前那些個地球廢掉了，也有的是炸掉了，有過很多次。這個數字已經相當的大了。每一次在這個地球的最後階段的時候，都是處在生命最敗壞、物質不純了的時候，也就不能再要了。整個這個球體變成一個業力球，就淘汰掉了。因為生命會轉生嘛，轉生成土、石頭、植物、物質，轉生成什麼他就帶著業力走，到處都是業力，就變成業力球了，那個時候就淘汰掉。地球上還有好一點兒的人，極少，也就是個別的了，把他們拿出來，放到三界中的另外一個星球上去。可是這個地球久而久之它已經換了不知多少次了，每一次都有留下來的人。那麼這樣的生命留下來的久而久之也就多了。每一個時期神造就人的形像都不同，所以差异就非常的大。還有一些是在其它星球上產生的，這就是外星人。)

等到這一期文明開始後，月亮的保衛者們紛紛轉生到中國，只有羿和嫦娥留在月亮裏，因此巨大的月亮被稱為廣寒宮。意為廣闊而冷清的天宮。到了堯帝那個時代，一支來自于十個星球的外星艦隊入侵太陽系，羿消滅了其中九個，高層的神認為殺戮太重（這似乎只是個藉口），削去了他們大部分神力，他們也無法在月亮裏生活，只好來到人間。

到人間後羿做了堯帝的臣子，并以剩下的神力殺死了一些危害人類的妖精，因此堯封羿為當時一諸侯國的國君，羿與嫦娥死後，國君的位置由其子孫承襲。二百多年後，到了夏朝，羿又轉生到這個諸侯國做國君，他的妻子還是嫦娥。因為善射，世稱後羿（羿當年也善射）。由于當時的夏王無道，後羿帶兵驅逐了他，擁立了另一位王室成員為王，後羿作為宰相輔佐朝政。但是後羿夫婦喜歡修道，

因此後羿把相位交給了一個叫寒浞的野心家，自己與嫦娥去 崑崙山求道。十年後崑崙山上的衆神之長西王母告訴他們可以下山，臨行時贈給嫦娥兩粒仙丹，讓她在危急時方可食用。

在他們離去的十年，寒浞已架空了夏王。後羿的歸來使他害怕，于是發動政變殺死了後羿與夏王以及他們的家人，嫦娥在危急時 吃下了兩粒仙丹，帶著肉身飛到月亮裏去了。在這場屠殺中，有一位王子的妻子，因為懷孕呆在娘家，躲過了那場災難，後來她生下一個男孩，叫少康，他長大後， 在其舅舅部落的幫助下殺了寒浞和他的五個兒子，重建了夏朝。少康就是後羿轉生，在以後的輪回中，後羿與寒浞一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直到今天。奇怪的是他們 竟然長得很像。

嫦娥的層次并不高，每過若干年後，她就要轉生到人世間重新修煉才能返回月亮。其中一世是楊貴妃。許多歷史記載只是表像，許多關於她的傳說多是文人杜撰，她當年在馬嵬坡以兵解的方式去了月亮。她在上個世紀又重新修回月亮裏，但因曾做過邪黨黨員，《[九評](#)》出世後她被從天上直接打入地獄。2007 的冬天，兩位大法弟子殺死了看守她的一條黑蛇，把她救了出來。當然還有許多細節，限于篇幅，我就不寫了。

到了南宋的時候，銀河系的外星人經過多年的征戰，形成了兩大勢力集團，它們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地球。它們幾乎同時來到了太陽系，地內人與它們的戰鬥也 從太陽系邊緣開始了。最初，很多正神和深山裏的修道人都來幫助地內人，使地內人經常打贏數量遠遠多于他們的外星人。但是後來很多邪神和許多修道人加入到外 星人一方，地內人開始慢慢敗退。而外星人也竟逐漸被一些執行宇宙中邪惡勢力命令的修道人所控制。

到了明朝的時候，地內人已經退守到地球了，很多戰鬥都發生在海洋和人迹罕至的地方。偶爾也會殃及人類。戰鬥也在很多空間 發生著，在高層，支持地內人的正神竟多次被支持外星人的邪神阿修羅擊敗，很多支持地內人的修道人也莫名其妙的離去了。而出現在太陽系的外星人却越來越多， 之後地內人只能退守地核，地表完全被外星人占領。就像中共能够占領中國大陸，却占領不了臺灣一樣，外星人進攻地核的戰爭却多以失敗告終，直到今天。

我再大概講一下地內人的生存方式，因為沒有陽光，地內的光是人造的，產生光明的是五塊巨大的晶石，它們被許多修煉者加持 過。首先由月亮在宇宙空間中吸取正的能量，然後把能量傳導到地球，地球上的許多高山（主要是五岳）如天綫一樣把這些能量吸收傳導到地核中的那五塊晶石中， 集中到晶石中的能量保障著地內世界光綫充足，萬物興盛，地內世界植物茂盛，動物繁多，水源純淨充足。只不過那裏的時間比人類快。那裏的法律與人類社會變異 的法律差异很大，在那裏，最大的罪行是褻瀆誹謗神佛。罪者不僅要被處死，尸體也不能埋葬。而是拋進岩漿湖中銷毀，因為犯此罪者業力極大，他的每一個細胞裏 都會裝滿壞物質，若埋葬會對環境造成污染。但是現在人類對山川的破壞使地內人的生活變得極其艱難。

外星人占領地球之後，開始對人類進行有步驟的改造，當然它們彼此爲了爭奪地盤也是打的不可開交。它們來到地球主要原因是 避難，在一些邪神和執行宇宙中邪惡勢力安排的修道人的蠱惑下，它們以爲如果奪取了人體，它們就可以在宇宙大淘汰中生存下來。有一批外星人來的地方自然環境 極其惡劣，爲了生存，那裏的生命也極其自私殘忍。就是這些外星人把它們的邪惡理念——共產黨學說

傳給了人類。這種邪說與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文化都無淵源。但 是它對人類道德的破壞却起著驚人的作用。那些邪黨培養出來的人，不管幹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如活體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都沒有心裏負擔，其實它們就是披著人 皮的外星人。就像蛆喜歡生活在腐物裏一樣，在神傳文化中培養出來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想是外星人這種低下的生命根本受不了的，它們就算能上的了這樣的人 體，它們也呆不住。于是它們對人類思想進行大改造，把各種符合它們觀念的、邪惡低下學說傳給人類，傳統文化都被它們摧毀了。當它們終于可以控制人體時，它們却發現了一個問題，此時人體的質量遠遠低于它們剛到地球時的人體質量，人體中許多好東西在道德敗壞中消失了，附在這樣的人體上是逃不過即將到來的宇宙劫 難的。這使它們非常惶恐，正在它們一籌莫展的時候，法輪大法開始在人世洪傳，它們驚奇的發現，大法能够真正使人類道德回升，從而使人體中散失的好東西回補 回來，這讓它們興奮不一，它們誤以為[李洪志](#)師父和過去幫助它們的修道人一樣，和它們是一夥的（李洪志大師在[《洛杉磯市法會講法》](#)開示過：**一開始啊，沒有生命知道我在做什麼，連那個外星人都以為我是它們一夥的。**）。但是慢慢它們發現，人類道德回升後它們就又控制不了了。尤其大批中國人開始修煉大法，這讓控制中共的外星人極度恐慌，從而也就發生了邪黨讓人不能理解的無 端迫害大法弟子（當然這只是我們這層空間某個層面的原因）。雖然不同的外星人的邪惡程度不同，但是它們的目的——奪取人體是一致的，它們都不希望人類的道 德回升。

雖然從更高的角度看，外星人也只是被宇宙中邪惡勢力利用的傀儡，可是它們那些邪惡低下的理念不僅障礙著衆生得救，也在一定程度上障礙著大法弟子的升

華，外星人和外星文化必將被鏟除，在外星文化下培養出來人類呀，你們的選擇也將決定著你們的未來。

本文為作者修煉法輪功在漸悟狀態中所見，層次有限，不一定完全正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李洪志大師關於外星人的開示是千真萬確的，李洪志大師在瑞士《瑞士法會講法》曾開示：

弟子：老師說，清理宇宙時有外星人逃到地球上來，那麼他們生存形式是附體呢還是別的什麼形式？

師：我先講一講外星人是怎麼回事兒。大家知道，我們這個地球不是這個宇宙中的唯一有 生命的星球，地球也不只這一次。我是講，在這個地球這個位置上以前 曾經有過以前的地球。以前那些個地球廢掉了，也有的是炸掉了，有過很多次。這個數字已經相當的大了。每一次在這個地球的最後階段的時候，都是處在生命最敗 壞、物質不純了的時候，也就不能再要了。整個這個球體變成一個業力球，就淘汰掉了。因為生命會轉生嘛，轉生成土、石頭、植物、物質，轉生成什麼他就帶著業 力走，到處都是業力，就變成業力球了，那個時候就淘汰掉。地球上還有好一點兒的人，極少，也就是個別的了，把他們拿出來，放到三界中的另外一個星球上去。 可是這個地球久而久之它已經換了不知多少次了，每一次都有留下來的人。那麼這樣的生命留下來的久而久之也就多了。每一個時期神造就人的形像都不同，所以差 異就非常的大。還有一些是在其它星球上產生的，這就是外星人。

它們成了歷史的那麼一個記載一樣，就象一頁歷史留下的痕迹放在那兒了，只起這麼一點 作用。它是當時地球末期所留下來的，它帶有當時的技術進入到那個星 球上去，起點比較高。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們所掌握的宇宙的情況已經遠遠的超越現在地球人。它的身體可以進入到另外的空間，在另外的空間場裏適應另外的空間 場的狀態，都達到這種成度了。它所乘坐的那個飛來飛去的、人叫它飛碟的那個飛行器，也能够進入另外空間，在另外的時空裏飛行。如果它在一個很快的時空裏 走，它進去一會兒就已經去很遠了，所以它那個速度對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所使用的燃料根本就不是現在科學所能認識到的那種物質及技術理論概念。

在漫長的歲月中，這些外星人在不斷的發展，不斷的變異。這個宇宙中真的就出現了這一 類生命生存的那種不正常的社會關係，貪婪和欲望使它們那裏真的發生了星球大戰一樣的事情。還沒有威脅到人類，是人類沒有那個能力威脅到它們，所以它們沒有打擊人類。如果你威脅到它，它就會打擊人類。可是外星人雖然沒打擊 人類，但是它知道人類的身體是最完美的。所以它們相中了人體，它就想竊取人體。用科學充實人類所有的領域，叫人堅信和依賴科學。人的思維和生存方式完全同 化它們，到那時它們把人的元神一換掉就是它們了，最終代替人類。

說來話長，西方社會從出現工業革命開始它就全面的來了。在這早期以前它們就來了，但 是它沒有操縱。它們全面來的時候是從白人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時候開始的。它們爲了占領這個地球做了充份的準備，做了系統的安排。它給人創造了科學，所以這個科學是外星人搞出來的。它的目的地是統一人，把人這個思想

變的簡單，象機器一樣規範。知識也統一起來，將來它們容易操縱，好接替人。再有呢，它們又選擇了幾個民族作為它未來全面操縱人類的先導。日本是在技術上它所帶動的先導；美國是衝破地球所有古老文化的先導，連最古老、最封閉的國家的文化都沒能擺脫，全世界都受著美國現代文化的衝擊。而英國是早期在機器製造方面的先導；而西班牙是混雜人種的先導。外星人要人擺脫神的辦法是混雜人種，使人變成無根人，就象人們今天的雜交植物一樣。南美洲人、中美洲人、墨西哥人和東南亞的一些人都被混亂了人種。這一切都逃不過神的眼睛。外星人它已經做了相當充份的準備來接管人。

會操作電腦的人，人人都給編了號了。當然我們學員不存在這個問題。你們一旦得法之後，我要把它們所占有的那一層身體清理掉。它們在人的身體裏已經形成了它們的一層身體，非常的可怕！是人們從小學到大學，學的全部是它們帶來的科學，還有當今人類所使用的一切都是無處不在的科學造成的。人的思想在電腦上、在技術上所來的靈感為什麼突飛猛進的發展？是外星人操縱著人類形成的它們那一層身體搞的。就是由于它們的技術、科學在人身體裏形成的這一套東西操縱著人的思想這樣做。目前電腦發達的簡直不得了，它不是人的技術。人類要是長此這樣下去，就將面臨著被外星人代替。可是大家想一想，外星人也畢竟是常人這個三界之內的生命，它敢于這樣做，也是有另外原因的，也是因為宇宙的法偏移了出現的，神不管了，所以與高層生命也是有關係的。要扭轉這件事情必須得從上面開始扭轉。因為它們有一個觀念：認為人不行了，道德也敗壞了，都不行了，換就換了，反正要淘汰的。佛慈悲于人是因為如來和菩薩離人類是最近的，最低一層佛。高過這層佛很多層次的佛，回過頭來看一看如來佛也是常人。那人是什麼呢？什麼都不算，一看不好了，毀掉重來，就這概念。

慈悲在他們頭腦中不是對人而是對佛。那 更高層次上的神，他回過頭來看一看，說那人根本就啥也不是，連微生物都不如，是不是這樣一個道理？！有的人還在講，說老師你度我們，你應該這樣度，那樣 度。我說，佛不度你心裏難受有癮是不是？不是這樣的，是佛慈悲于人，慈悲于你們才這樣做的。人去挑選，人去想要怎麼樣得度，怎麼樣修煉，人不知道自己在說 什麼。

這個外星人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因為上邊在清理它們，一清理它們發現了，所以它們就跑 這兒來啦，這幾年就特別的多。可是它們不知道我做這件事情也是系統 安排的，它們跑到哪兒也逃不掉。它們所幹的一切壞事都得償還，這一點是肯定的。這個宇宙的理對任何生命都是絕對的合理的，所以它們做的一切，它們得去償 還。至于說它們的生命最後怎麼處理，以後絕不會再有外星人的存在。如果外星人裏邊真的是有好的，它的生命可以轉生成其它的生命。而不好的生命就要淘汰掉 了。所以一切生命所幹的一切都是在擺放自己將來的位置，包括所有的人。人在做什麼，也都在擺放著自己的位置。

目前大多數外星人它們跑進來是來逃命的，它們已經知道了最後它們很難逃掉了，所以有 些外星人和地球人就通婚。但不是正當通婚了，誰也不會和它們結婚。 它們抓一個農村的女性想留下它們的後代。還有的在常人中隱藏著。它們不管怎麼隱藏也隱藏不住。龐大的功是從微觀上來的，不管你鋼呀、鐵呀、木頭、人體、 水、石頭、空氣、植物、動物、物質等一切都在從微觀向表面上來。你說它們往哪兒逃吧，遍及一切的都是，都在往表面上沖，所以它們看到了，無處躲，無處藏。 它們怎麼存在呢？附體倒沒有，但是它們有的變成人的形像在街上走，你也不知道它們是誰。有的就藏起來不出來，但是數量已經相當少，非常

的少了。過去它們能 隱藏，它們的飛碟能够飛起來跑到另外空間。可是另外空間已經全部都解決了，那全都是龐大的功在往這兒過，它們也藏不起來了。它們只能藏在這個空間的哪個山 洞裏，海底下，那也藏不住。反正是它們面臨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切生命都在這件事當中擺放自己的位置。

李洪志大師講法內容中多次開示過關於外星人和月亮的天機，欲做詳細瞭解，請閱讀[法輪大法經書](#)。

外星人爲何研究人類

記得在山中的夏令營，一位同修帶我去了一處深林，他說他在那裏曾經修煉了很長時間，日以繼夜的打坐修煉，吃的幾乎都很少，把時間都用在思維佛法的妙處，在過關中不斷的提高自己，不斷的領會法輪大法的法理。迫害開始後，同修在李洪志師父的點悟下，明白了應該下山去救度更多的衆生，于是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中，繼續修煉。

同修回憶說：在山裏修煉的那段時間，曾經有幾次和外星人交談，它們的飛船就停在附近。有時，同修發正念時，打出去的那些光際耀眼的輝光，各種功能，功的形態，令外星人躲在飛船裏，不敢出來，不敢靠近。有時同修打坐時，外星人只能在遠遠的地方看，它們想方設法的靠近，但是無論如何，它們都進不了大法弟子的能量場。因爲外星人是掌握了高等科技的生物，所以它們對各種能量都非常的感興趣。

由于近期看到新唐人電視臺錄製的幾檔關於外星人的節目，所以想在這裏，從修煉的角度進行佐證。本文的內容，均是源于這位同修的口述。

從李洪志師父早期的講法中，我們知道，外星人以前是地球這兒的主人，因爲正法的需要，造就了三界，造就了人類。當外星人，看到地球上，出現了人類這樣的生命，都驚訝的目瞪口呆。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中，外星人一直在不斷的觀察人類，研究人類。因爲它們看到了一些現象，就是人這樣的生命，可以通過修煉的方式，達到長生不老，而且通過修煉產生的特別的能量，可以保證身體不會腐爛。儘管外星生物擁有高科技，但是它們也苦惱自己的生命不能保證不滅亡，也不能保證不消耗能源。而且它們非常非常的羨慕，那些修煉有素的人，不用駕駛任何的飛行器，

自動就可以起空，穿越空間。這對外星人是個很大的夢想，就連外星人之間，都在展開競爭，看誰能先解開人體起空的奧秘。所以它們一直研究，甚至研究到，能够把人類封閉的大腦部分打開到百分之七十左右。我們經常看到新聞，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失蹤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外星人帶走了，進行各項實驗，以解開人體之謎加以利用。

儘管它們的科技研究，能使人類的大腦封閉的部分打開。但有一個問題，儘管打開了人類的思維，被研究的人類能掌握很大很强的功能，但是把擁有功能的這些生命（它們的研究所致），發送到更高層的空間時，發現這些生命不能在那裏停留，只得又回來。修煉的人都知道，神是不允許沒有道德標準的外星生物，通過高科技手段進入神的世界，所以對外星生物的各项研究，一直在抑制。并且，就連外星人自己也發現，它們給予人類的各種科技，成了人類毀滅自己的武器，并且給很多的星球帶來了污染。歷史檔案記載，當初美國想向月球發送兩顆原子彈，但是原子彈却在空中消失的無影無踪。確實，月球上有一個很大的外星人設立的研究基地，它們看到了人類自己在毀滅自己的可怕後果。

通過很多實驗後，外星人漸漸的明白了，人類真的是神造的，人類體內完美無比的運行機制，外星生物是如何都無法仿造出來的。即使很勉強的造就出來，但是也無法和人類本身的生命機制相比，因為外星生物不具備人的本性，所以怎麼造，都是非常的冷酷，肌體不是鮮活的充滿靈性的。

在這些研究中，外星人還明白了，人類這樣完美的機制，是有很深的用意。神是希望人類，能够通過這個完美的機制，通過修心這樣一條提升道德的途徑，達到養生長生，達到進入更高的境界，免于生老病死的折磨，這是外星人再高的科技，也無法達到的。

于是漸漸的，外星生物之間爲了自己的安危，紛紛達成了一項共識：不再把高科技再帶給人類。外星生物，也有類似于人類警察職務的工作，所以各個星球之間的外星警察，都非常嚴密的監視控制，那些爲非作歹的“不法份子”（指外星生物中的不法份子）把高科技再帶給人類。

李洪志師父在《洛杉磯市法會講法》中說：“一開始啊，沒有生命知道我在做什麼，連那個外星人都以爲我是它們一夥的。”確實，很多的外星人都非常的崇拜李洪志師父的能力，幾乎所有的外星生物，把李洪志師父身上打出去的能量，認爲是不可攻擊，無懈可擊的最高保護它們星球生存的最佳能量，所以它們都紛紛把目光轉向了李洪志師父，甚至外星人認爲李洪志師父是它們這一境界中最智慧的。外星人有一項研究，發現各大星體都已經偏離了各自的運行軌道，彼此之間的聯繫搖搖欲墜，連它們的星球也不例外。但是它們無論如何努力，去糾正，都無濟于事。所以它們幾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李洪志師父的身上。這就是外星人目前的處境。

作者：王昊天 來源：正見網

相關文章:

- [2012 未來科學文化講座:中醫智慧、地球异象、外星人、天象人間、返本歸真](#)
- [歷史的天空：漫長的宇宙歷史中的法緣\(續一\)](#)

- [雲游僧人揭示外星人之迷](#)
- [月亮的故事（二）](#)
- [老和尚揭示外星人之謎](#)
- [外星人對地球人類的秘密研究](#)
- [月亮的故事](#)
- [貴州驚天藏字石大揭秘](#)
- [說氣功，道修煉之十五：天國世界早已敗壞，未來救贖就在眼前](#)
- [輪回修煉故事：空門](#)
- [宋大爺常念叨的故事](#)

[大陸直連看禁書禁聞禁文禁網禁片禁歌禁曲](#)

[禁書網](#)提供禁書下載閱讀, 禁書目錄, 禁書網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書下載基地,
中國禁書, 大陸禁書應有盡有。

禁書禁聞禁片大陸直連：<https://bit.ly/jinews>